精 / 选 / 古 / 今 / 中 / 外 / 故 / 事 / 佳 / 作

民间故事选刊®

订阅代号：18-28 定价：6.00元

灵芝王
沈家有喜
拴红头绳的鸡腿子

2020.4
【下半月】
总第555期



民间故事选刊微刊　民间故事选刊在线阅读

杜喜山作品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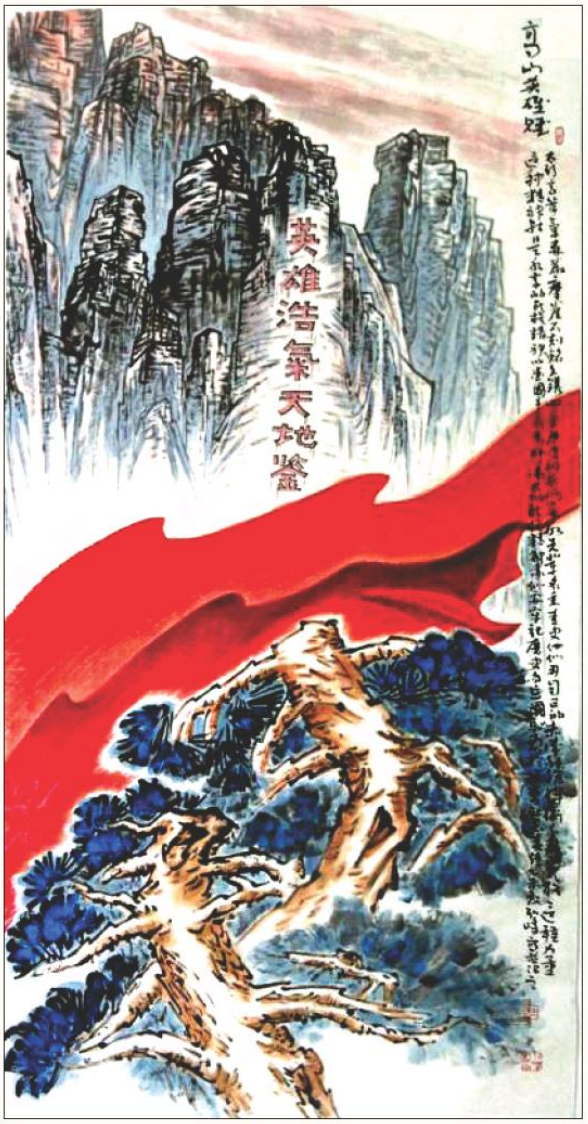


杜喜山简介

杜喜山，字弘峰，号鲁墨，醉墨阁主人。1956 年生于河北保定，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得著名书画家孙其峰、高冠华、钟长生、白云乡等先生亲传，擅写意花鸟、山水。现为中国民间书画研究会理事，河北省青少年书画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文化名人联谊会副会长，民革河北中山书画院理事，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作品及理论文章散见于《中国书画报》《书法报》《国画家》《书与画》等，在国家级、省级展览中多次获奖。







鸿运当头（国画）

大吉图（国画）

英雄浩气天地鉴（国画）杜喜山 / 作



多疑有祸

◇文/陈亦权　图/段明

崇祯皇帝在位时，一天，他在后花园散步，无意中听到自己最宠爱的田贵妃在独自弹琴。当时，大户人家的女子是不学琴艺的，弹琴往往是穷苦人家的女孩为了能在青楼谋生才学的技能。崇祯皇帝听了田贵妃的琴声后，心里就开始怀疑田贵妃在进宫之前会不会是青楼女子。他问田贵妃，琴艺是跟谁学的，田贵妃实话实说，告诉崇祯皇帝是跟着母亲学的，自己出身高户，母亲是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才女。

崇祯皇帝当即派人用马车把田贵妃的母亲接到宫中，让她们母女俩一起弹琴给他听。崇祯皇帝见田贵妃会弹奏的曲子，她的母亲果然也会弹奏，这才赏了一些银子给田贵妃的母亲，派人送她回乡。

田母回家后，兴致勃勃地对田父炫耀自己在宫里弹琴的事情。田贵妃的父亲摇头叹息道：“大明危矣。”田父发出这样的感叹，是因为他从这件小事里看出崇祯皇帝是一个心胸狭隘、生性多疑的人，他对自己的宠妃尚且如此猜忌，对朝廷重臣和封疆大吏们的态度便可想而知。

果然不出所料，崇祯皇帝此后频繁更迭阁部臣僚，特别是镇守边关的辽东巡抚袁崇焕被以“谋叛”大罪处死，更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崇祯在乎人才，却因为多疑而错杀良才，真是悲哀至极。

选自《学生读本》

民间故事选刊 目录

2020.4（下）【总第555期】

顾　问　方竹学
社　长　睢振威
主　编　王　瑜
副主编　戴　培
编辑部主任　孙　逗
编　辑　安立芬　王　静
编辑部电话　0311-87046170　87088404
投稿·建议邮箱　Mjgsxk@sina.com

设计部主任　李　冉
美术编辑　王　楠
美术邮箱　qian-shanyue@163.com

市场策划部
邢国琳
0311—87065018　13903311580
郭志军
0311—87828762　13930120002
广告邮箱　Xingguolin@sina.com
发行邮箱　Guozhijun16@126.com

合作网络　龙源期刊网　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博看网　中邮阅读

主管、主办单位　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地址　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邮政编码　050000
出版日期　每月1日
印刷　河北永盛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河北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邮发代号　18-28
发行范围　公开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3-1055/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3-255X
广告发布登记证　130105201900007
本刊法律顾问　贡子明
定价　6.00元

精彩首页

多疑有祸　陈亦权　1

今古传奇

义盗靴子李　张大春　4
泥人王　孙方友　7
改变命运的夜晚　王乃飞　10
一根裤腰带　青云子　13
真假天麻　卢树盈　15



险境迷踪

灵芝王　林华玉　18
徒步翻越大雪山　杨海滨　21

天下奇案

索命哨　魏炜　25
临刑喊冤　王枫　30

声明：稿件凡经本刊使用，如无电子版等方面的特殊声明，即视作同意互联网全媒体传播。本刊刊用所有图文可用于本刊网站、合作网站及数字出版，本刊支付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报酬。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minjiangushixuankan

宫廷秘事

和慈禧打赌　河西走狼　34

公主之死　章淳　37

世情百态

老街花爷　刘建超　39

拴红头绳的鸡腿子　张爱国　41

做你姐　安子　43

井下深情　南在南方　45

冬夜艳遇　韩冬　48

乡野异闻

师长卖马　徐全庆　51

二里半　张子玉　52

大侠水上飞　刘学柱　54

有害秘方　莲青来客　57



传世传说

沈家有喜　罗书錄　61

猛将庙灭蝗灾　金颂军　64

救主蛤蟆　水近冷　66



秘闻纵横

一起血案差点让澳门提前回归　陆茂青　68

澳门回归博弈记　罗燕明　70

蒋纬国晚年嘱托的三次大陆祭亲　方一戈　75

千里遣送暗较量　左燕燕　78

沧海拾贝

楚灵王的细腰癖　谢洪伟　9

悄悄退席　侯美玲　24

汉朝马车“烧油”多　36

唯美食不可辜负　42

宋太祖选才　张松　74

古代“通缉令”为何百试百灵　80

义盗靴子李

◇文/张大春　图/段明



宝中堂，宝兴，道光十八年初任四川总督，七月他迁，十一月再任，一直干到道光二十六年底，回京陛见。到了京里，检点宦囊所得，积赀巨万。

一夕，在官邸内室之中与宠姬凤兮对酌，忽然看见绣帘大动，有如被狂风吹起一般，接着便看见一名豪客手持白刃挑帘而入，屈下一膝对中堂说："中堂还安稳么？"宝兴大惊，忙问："你是什么人？"那豪客道："小人由成都一路护送中堂到此，今晚四下无人，特来向中堂请安。中堂如果不信，可以回头想想：您由成都启程，当天黄昏时分过穿云铺，夜里就在栀子集易氏乡绅家安歇一宿，昼夜颠倒不能成眠，还抓着凤兮的臂膀当枕头睡，又嫌她的发簪子'硌得慌'，让凤兮脱去簪子，放在枕箱旁边儿。次日一早，那簪子却找不着了，无奈行色匆匆，也没工夫寻它了，可有这事？"宝兴想想，确有此事。还未及开口应答，那豪客接着道："东西，小的给您收着了——"说时，自袖中摸出那物事，往酒案上一扔，打着了酒盏，铿然作声，人却接着说道："这是为了取信于中堂，所以才暂借几日的。"

宝兴早已吓得把半夜喝的酒都作一身冷汗发了，只好唯唯诺诺地问道："壮士要、要、要什么呢？"豪客道："想跟中堂大人讨点儿回四川的盘缠。"宝兴知道这是不免要破费的，索性直截了当地问道："需要多少呢？"

"十万八万不见其多，三千五千不敢嫌少。"豪客道，"小人讨赏，岂敢奢望呢？您出得了手，小人便拿得下手。"

“那么，”宝兴道，“给你五千两银子如何？”

豪客二话不说，再一屈膝，道：“谢中堂赏。”

宝兴这时忽一皱眉，道：“可是我初回京，如今宅中还没有这么大笔的银子，该怎么办呢？”豪客笑了，道：“这也不难，眼下这房里不是有一层夹室么？夹室之中不是有口杨木箱子么？那箱子上不是还贴着内府检点库银的封条么？里头不是放着一箱子黄澄澄的马蹄金么？中堂何不就拿它个三百两来犒赏小的，大约合于五千两白银之数，也就打发小的上路了吧。”

宝兴万般无奈，只好取出钥匙，进了密室。开了封箱，如数点了，放置在酒案之上。只见那豪客从腰间解下一条黄巾，抖成包袱，三下五除二捆扎停当，连手中之刀一并裹了，缚在背上，复拱手致谢道：“小人祝中堂添福添寿了。”说时一转身，忽又瞥见案头有白玉鼻烟壶一具，莹然夺目，遂道：“这壶甚好，但不知烟味如何？”

宝兴这会儿不大高兴了，哼声道：“难道你也识得此中雅趣吗？”

豪客道：“中堂好说，小人不肖，可还偏偏就有这么点儿嗜好。”说着，竟然抓起那鼻烟壶猛可一倒，狠狠吸了一鼻子，点着头说：“是不坏，可微微还透着些冷冽的香气，不算醇。中堂这一壶烟，小人暂借三日，待璧还之时，小的给您换一壶，那可是小的珍藏多年的极品，中堂尝一尝，算是小的给中堂添福添寿的那么一点儿意思得了。”

“你要拿便拿去，还托词借什么呢？”宝兴更不高兴了。

豪客却大笑不止，道：“钱是要的，壶是借的，借的非还不可，不敢欺骗中堂您老。”一面说，一面掀帘要走。

宝兴却又喊了声：“欸！来来来！有件事儿我忘了问你——”

豪客闻言，猛回头道：“想来中堂是要问小人的姓名吧？小人姓李，打小儿就没有名字，平时因为好穿短靴，小人朋辈都叫小人‘靴子李’。中堂明儿一早要是报步军统领、五城提督一体严拿之时，切不要忘了小人的称呼——‘靴子李’。”言罢，纵身过檐，像只大黑鸟一般地冲飞而去。

天明时分，宝兴立马遣人报拿，并且详细说明了夜来所见之人结束若何、年貌若何、音声若何，诸般细节，命捕役牢记在心。同时，宝兴还向官吏施压：三日之内，务必将人犯执来，当有厚赏；否则，不免移罪其缉捕不力，还是有重刑伺候的。

当此之际，自然是侦骑四出，兵役骚动，一天一夜之间，全北京城内外都动员了，却毫无所获。直到第二天近午，有个巡捕役丁在正阳门外一爿“南髯子酒铺”里见着一名酒客，年约四十，面瘦而额颡宽广，眼角斜里往下掉，短衣窄袖，足蹬浅鞠皂靴。此人当炉独酌，顷刻间豪饮数斗有余，还不停地唤店伙计添酒。这役丁想拿下他立功，又怕本事不济，遂驰告同僚，共同围捕。其中有个叫徐六驹的坊官，是个聪明人，一听这话，连忙阻止，道：“此非常人，不可以力取。我一个人先去同他谈谈，动之以情，或许还能成事。你们悄悄把四下里围上，万一有什么动静，再出手也不算晚。”

众人依计而行，四周布置下了。徐六驹单枪匹马进得南髯子酒铺。一入门便长揖及地，向那酒客道：“李大哥，久不见了！此番从何处来？”

那人抬眼一看，笑了，拍拍徐六驹的背，道：“你来了很好，我等你好一会子了，坐下来说话。”说时将上位让给徐六驹，一面提起酒壶笑道：“这哪儿是你要问我‘打从何处来’啊？分明是我该问你‘要将我带到何处去’吧？”

徐六驹低头欠身，道：“不敢！中堂之命，大哥谅必早已闻知了。如能蒙大哥见怜，则感激不尽；不然的话，我只有追随大

哥的马蹄尘，相率亡命天涯了。”

靴子李闻言大乐，道：“我要是想连累诸君，早就离开京师了，何必还在这儿苦苦等候你大驾光临呢？来，咱们满饮一杯。”

饮罢了杯中酒，两人把臂出门，徒步入城，径赴刑部而去。

将上堂时，靴子李还向左右环伺的差役说：“这儿是法堂哪！该给我加一副刑具不？”左右人等这才回过神来，将一干手铐脚镣给靴子李戴上。

这是指标性案件，非速审速结不可。不多一会儿工夫，承审司员升座，厉声问道：“你就是靴子李吗？”

靴子李答称：“正是。”

“前夜劫走了宝中堂五千两白银的，也就是你吗？”

靴子李应声道：“三百两黄金，约足五千两白银之数，是不错的。可金子是中堂赏赐的盘缠——小人怎么敢劫中堂的财物呢？”

承审司员立刻问道：“那么玉壶也是中堂的赏赐喽？”

“不！这是小人求借来赏玩赏玩，今夜就要送还的——它既非赏赐，也不是打劫而得的。”

司员怒道：“你小子实在狡诈，待本官请命于中堂，再来严办你。”说完，就下令把靴子李收押了。

众差役刚把靴子李拽下大堂台阶，只听靴子李道：“容我歇会子。”一面说，一面弯身从靴筒子里取出一支斑竹烟管来，然后一边儿吸着烟，一边儿四下打量着，说：“此处牢狱颓败得不像样子了，想来历年修缮营造的费用给堂上各司官克扣了不少，看样子都是挪作修筑私宅去了。我今天捐你们二百两银子，烦请诸君稍事修葺，起码得把破墙破壁的补上一补，也免得又有逃狱的。”

话才说罢，顿足一声大叫，但见他通身上下铁索寸断，镣铐等一班刑械便如同蝉蜕的空壳儿，都委弃于地，人却“嗖”的一声蹿上屋瓦，三转两转已然不见了踪迹。

这天晚上，宝兴不得好睡了。他知道靴子李是非来不可的，他也是非应付不可的。只得在室中环燃巨烛，燎照如白昼，令仆从持兵器绕室三匝。直等过了大半夜，外间却一点儿动静都没有。正庆幸着靴子李不来了，连鸡都已经叫了，宝兴还没来得及上床，蓦然间打从屋顶落下来一团黑影。此际仆从差役皆在，可一个个儿吓得面如土色，手脚软弱，动弹不得。

靴子李直趋宝兴，将玉壶放置在案上，从从容容地说：“小人之前跟中堂约了今日要来还这件东西，何必还大费白天里那一番周折呢？中堂请试试这壶烟，就算不合口味，我也算信守了承诺。小人日来即将远行，更有一番话要对中堂说，算是临别赠言吧。

“中堂也知道：当时您总镇蜀中的时候，吏治不修，纲纪隳坏，大小衙门就如同商店一般，什么都是生意，搞得地方上父老衔之刺骨。如此，没有天灾，必有人祸；没有人祸，也必有天灾。

“小人前番来，奉假五千两银，原来是准备着为中堂做些善事，不外就是替中堂积恩市义罢了；要是能稍稍赈济些穷困匮乏的百姓，也为大人赎一赎先前造的罪孽。谁知大人你见利忘义，不过区区之数，竟然也难割爱。人之庸愦顽愚，简直莫过于此了。小人想中堂既然上不畏国法、下不恤人言，所幸还有老天爷借我靴子李之手，得以在旦夕之间取你这条性命，让你知所忌惮，还不至于太猖狂作乱。中堂日后如果能稍知悛悔，勉强做点儿善事，说不定还保得住脖子上这一颗脑袋；不然，李某可是随时要来问候您老人家的。”

话说完，靴子李朝宝兴作了一揖，人就不见了。

选自《春灯公子》



泥人王

◇文/孙方友　图/段明

陈州城东门里偏南的内湖中，有一座单孔石桥，小巧精致，青石雕花栏杆，桥孔近水之处，又有红石雕龙一条，头北朝南，活灵活现，故而人称金龙桥。

据传宋仁宗时，陈州大旱三年，哀鸿遍野，路有饿殍，皇帝命曹太后之弟四国舅到陈州粜米，但他大斗进，小斗出，米里掺沙，刮民膏血，敛财聚富，强占民女，百姓叫苦不迭，后来，四国舅用御授紫金锤打死饥民张老汉，其女张桂英进京告状，开封府尹包拯受理此案。包公乔装打扮，私访查寻，终于在金龙桥畔将四国舅铡为两段，血染金龙，桥边草根顿成赤色，千年不变。

从此，金龙桥就成了抑恶扬善、扶正祛邪的胜地。凡来陈州的游客，多来此桥畔流连。但据有人说，历朝历代，当官的极少来这里。

由于此地铡过四国舅，也就有了刑场之说。人们忌讳血光，因而这地方住户极少，除去陈白脖儿家，还有一户姓王的。

王家历代以捏泥人为生。陈州泥人、泥狗闻名天下，素有“活化石”之誉，王家泥人自然也算内中一绝。说起王家泥人，种类并不多，几代人只捏四个人，而且全是从戏剧《下陈州》中演绎而出：包公驴扒王八、张桂英拦轿喊冤、老包怒铡四国舅……每个造型，可谓《下陈州》中一场折子戏。来金龙桥的人，在桥上眺望万亩城湖，看看红根草，摸摸红石龙，接下来便到王家，买上几个泥人，算是此行的留念。

做泥人要用胶泥，运胶

泥多去城东三里常刘庄和金庄一带。那里的胶泥细腻，经晒不裂又抓色。王家人买来胶泥后，开始扳泥、捏坯、晾坯，干了着色。晾坯要瞅好天气。晾坯的时候，满院子都是泥人。晾干了，装进苘子里，等天阴下雨，再着色。

因而，王家有着“一苘泥人一苘粮”之说。凭泥吃饭，自然也就特别讲究做工。

王家这一代的主人叫王二，年近五十，膝下有一双儿女，阖家四口人都会捏泥人。王家捏泥人全凭捏，历来不用固定的模子。“造型”在心，一会儿便捏了出来。由于是即兴创作，王家泥人的面目从不千篇一律。而是各有千秋，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赶得巧，还能捏出传世之作。贵在“赶巧”。因为真正的艺术品诞生都有很大的偶然、必然和随意性。就王家四口人相比，自然要数王二的手艺最为绝，每每捏出好的，他总是舍不得出售，小心地放在内室的木架上，让它阴干后再认真着色。几代相传下来，内室的木架上便放满了精品，众多的精品摆放在一起，就透出一种气势，王二把这些精品当作儿女们的“教科书”，没事儿就让他们观赏、琢磨，达到潜移默化之效果。

这一年，陈州城来了一位传教士。传教士是位洋人，蓝眼睛黄头发，但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到陈州不久，便听说了王家泥人，一日，他借观赏金龙桥之名，到了王家，说是要购买几套泥人。王二很热情，拿出一套，让传教士观赏。那洋人对东方民间艺术像是极感兴趣，爱不释手，掏出银钱，买下王二拿出的几套后，又问道：“我想买你们祖上传下来的精品，卖不卖？”王二摇头。那传教士说：“能否让我一饱眼福？”王二说可以。王二说完便领那洋人到了内室，拉开了挡架子的破布帘儿，那洋人见到木架上的精品，惊诧得张大了嘴巴。他轻轻拿起一件明朝初年的珍品，抚摸久久，最后央求王二全部卖给他。

王二庄重地摇摇头，说：“这是传家之宝，饿死也不卖的！”

“我掏大价钱！”传教士双目放出了绿光，说，“可以让你发财的！”

王二笑笑，说：“你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决不会卖的！弄这玩意儿，并不是为发财！”

“为什么？”传教士不解地问。

“一是为糊口，二是为技痒——技痒，你懂吗？一天不捏泥人，我手要发痒的！卖了这些，我就没了神！人没神是活不下去的！”王二说得很骄傲。

那洋人却显得很颓丧，贪婪地望了望那些东方瑰宝，恋恋不舍地走了。

几天以后的一个深夜，一股土匪从湖上而来，包围了王家，绑了王家大小。但匪首东找西寻，却不见了泥人精品，匪首大惊，问王二道：“你家祖传泥人哪里去了？”王二冷笑道：“就在这屋里！”土匪们又寻一遍，仍不见。匪首发怒道：“你不说我就杀了你！”王二笑笑说：“杀了我你更得不到！不过，你只要告诉我是谁雇你们来的，我就对你说！”匪首迟疑一下，说了。王二骂了一句那洋教士，对匪首说：“我把它们全与所卖泥人掺在一起，有眼力就自己挑去！”土匪们自然没眼力，挑来拣去大同小异，又见天色渐明，便带走了王二的独生子，命王二天明交出真货，否则，王家独根儿就血染城湖。

万般无奈，王二只得给土匪们送去了祖传泥人。儿子从城湖里回来后，很是抱怨父亲，王二却很高兴，拍了拍儿子的肩头，深情地说：“能和泥人同生死共患难，说明王家的真传你已学到手了！”

当下，王二寻到那传教士，说：“泥人我愿意卖了。”

洋教士颇感惊讶，不解地问：“听说你家祖传泥人被强盗抢走了，你还卖什么？”



“那是赝品！”王二笑了笑，诡秘地说，“实不相瞒，我知道真品早晚也保不住，不如换几个钱花！你到底要不要？”

洋教士疑惑地望着王二，思量了好一会儿，最后答应明天看货。当天夜里，洋教士派人给土匪送信说：“白给了你们银钱，弄了一堆假货色！”

土匪们大骂洋人挑剔，把泥人全都倒进了湖水里。

第二天，洋教士找到王二，要求先看货后交钱。王二满口答应，领洋人到了湖边，划着一叶小舟，一直带洋人到了土匪倒泥人的地方。

那里是万亩城湖的深处，茂密的芦苇和蒲草如波涛般摇荡。水鸟的叫声铺天盖地，如云般飘起，又如云般降落。土匪倒泥人的地方是一片内湖。湖水清澈，一眼见底，鱼儿悠然摇尾，水鸭闻声扎猛。片片涟漪平静之后，无数个泥人显露出来。通过水的映衬，显得更加鲜艳夺目，栩栩如生。王二指了指水中泥人说：“喏，全在这儿！”

洋教士看到真品被毁，知道上了王二的当，顿如炸雷击顶，白了脸色，双手捧面，痛心地哭了。

王二见洋人哭得伤心，颇受感动，问道：“你是真心爱这泥人？”

洋教士面对泥人，禁不住双手捶胸，吼道：“艺术！这是艺术！我并不是拿它们赚钱花。”

王二怔了，怔得目瞪口呆，好一时，他才脱去外衣，一下跳进水里，连连捞出三套，双手递给那洋教士说：“这三套，是我送给您的！”

那洋教士接过泥人，像接过一个虚拟的梦幻，惊诧得张大了嘴巴！原来那泥人经过一天一夜的浸泡，并不像他所想的那样已变成了不能摸碰的一堆烂泥。而是完好无损，仿佛比原来还更加灿烂夺目！他仿佛是看到了一个极其美妙的童话……

选自《市井奇人》

沧海拾贝

楚灵王的细腰癖

◇文/谢洪伟

女人可以不爱钱、不爱房子，但一定爱美!今天的女人如此，古代的女人也如此，其疯狂的程度不比现代人逊色。就拿减肥来说，在没有减肥药、瑜伽和普拉提的年代，女人们为了拥有苗条的身材，就纷纷对自己采取“魔鬼手段”——整天整天地饿肚子，结果很多人减肥没成功，却先成了饿死鬼。春秋时期的楚国，就是这样。

楚灵王有个很怪的喜好，即喜欢腰身纤细的人，不管男女，凡看见腰长得粗的，他就嫌烦。楚国的士大夫们为了拥有细腰，拼命地节食减肥，饿得头昏眼花，站都站不起来。坐在席子上的人要站起来，非要扶着墙壁不可，坐在马车上的人要站起来，一定要借力于车轼。谁都想吃美味的食物，但他们忍住了不吃，为了腰身纤细，即使饿死了也心甘情愿。

楚灵王还把减肥群体扩大到了女人和太监中，甚至是村野民夫也必须拥有细腰。其中受害最严重的还是女人，因为楚灵王在选后宫妃嫔时，首先就是比腰，因此他耗巨资修建的章华台又被称作细腰宫。

全国的美女们为了邀宠，以视肥肉为粪土的精神纷纷投入瘦身的千万大军中，于是，楚国的乞丐没饿死几个，反倒是美女饿死了一堆。

选自《文学月刊》

改变命运的夜晚

◇文/王乃飞　图/段明



关键时刻就跳闸

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个李家村，村里有个张跛子，村里照顾他，让他为村里看机器。张跛子好打牌，那看机器的屋子没多久就成了他开设的“赌场”。

经常来和张跛子打牌的，有三个牌友。一个叫李亮，四十多岁，家里有个生病的老婆。一个叫小山子，三十多了还打着光棍儿。这两个都是本村的，另外一个叫杨虎的是外地的，会锔大缸的手艺，在村里住了好几年，有了钱他也爱赌一把。

这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张跛子召集另外三个人夜里到他这儿来打牌，说好打一个通宵，谁也不许半路上先撤。

连打了几局，其余三人都互有输赢，只有张跛子背运，一局也没赢。新一局开牌，张跛子拿起牌一看，又是三张烂牌，不由得暗叫晦气。就在这时候，屋里突然一黑，什么都看不见了。

有人就说：“呀，跳闸了！”那时的农村供电不正常，一晚上跳几次闸不足为奇。张跛子心里却暗暗高兴，他顺手把牌甩出去，说：“大家别慌，我这就点蜡烛。”他摸着了蜡烛，点着后屋里就亮堂了。

大家又坐下，催促道：“来，来，接着打。”张跛子却说：“还打啥呀，这一跳闸，都不知把牌弄哪里去了。”话音未落，突然电灯亮了，张跛子趁势招呼：“来电了，咱重新开始得了。”

没打一会儿，又跳闸了，好在过了不久灯就亮了。大家都说今天晚上这是咋了，怎么总跳闸呀？

又打了几局，张跛子还是没赢牌。这一局，他偷偷翻过自己的牌一看，竟是最大的“豹子A”！终于要转运了，张跛子满心欢喜，正要亮出牌来，没想到屋里又黑了。

张跛子气得骂了一声，好在这回他留了个心眼，把手电留在手边，一没电，他马上打开手电，说："大家谁也别放牌，我这就点蜡烛。"张跛子早就把蜡烛准备好了，可手向背后一伸，却没摸着，回头一看，哪有蜡烛呀？

张跛子只好拿着手电到处找，可在屋子里竟没找到蜡烛，等打开门，才发现蜡烛在门外放着呢。

不是跳闸是拉闸

点亮蜡烛后，张跛子忙把牌亮出来，说："大家瞧瞧，有比我大的吗？没有的话，这桌子上的钱可都是我的了。"

大家直勾勾地看着张跛子手里的牌，就在他要划拉钱的时候，杨虎突然说："这牌不算数！"

张跛子急了："怎么不算数，你想耍赖？"

杨虎说："刚才你借着找蜡烛，围着屋里转了一遭，又出了门，谁知道你做啥手脚了？"

小山子也说："对，好好放在你身后的蜡烛，怎么跑门外去了？"

张跛子自己也为刚才的事纳闷，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了。李亮把牌一推，说："不玩了，老是跳闸，今天就不是个玩牌的日子。"

其实，大家也都没兴致了，站起来就走。张跛子刚才明明来了大牌，却没赢钱，心里气恼，也没留他们。三个人走出门，小山子突然喊了一声："不对，大家看！"

张跛子闻声也跑出去，只见远处村里家家户户都亮着灯，而自己屋里却黑着。小山子对张跛子说："这说明并没有真的停电，是你屋里的事。"

张跛子摸不着头脑，说："我屋里能有什么事？"

李亮想了想，说："是有人故意拉闸了。"

于是几个人摸进偏房，打开手电，果然见里面的闸是拉着的。大家都愣住了，还想说什么，却听到"轰隆"一声巨响，出去一看，刚才他们打牌的那屋子竟然塌了！那是一座老屋子了，没想到被大雪一压，整个塌了。

四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句话也没说，心里都后怕起来，没一会儿就各自跑开了。

屋子倒了之后，张跛子吓得不轻，回到家里好一阵没出门。这段时间里，村里也发生了几件事。

先是李亮病弱的老婆突发急症，幸亏发现及时，好歹抢救过来了。另一件事是，小山子和本村的刘寡妇结婚了，终于结束了多年的单身生活。还有就是，杨虎突然从村里消失，不知到哪里去了。

就这样，张跛子的牌局散了，他也没了打牌的心思，从此戒赌，学了一门修鞋的手艺。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张跛子的修鞋生意越做越大，还在镇上开了一家店。这天，张跛子正在店里忙活，有人进来，一进来就对张跛子说："跛子，你还认识我吗？"

张跛子端详了半天，终于认出来人竟是当年从村里失踪的杨虎，就说："虎哥，十几年不见，你到哪里去了？"

杨虎说："我回老家了，你们都还好吗？"

张跛子说大家都好，小山子两口子开了饭店，生意不错。李亮老婆的病好了，这些年两口子把儿子供上了大学，也算是功德圆满。于是，张跛子马上联系李亮，大家一起到小山子的饭店里聚一聚。

到底是谁拉的闸

当年的四个牌友终于再次坐到了一起。等一说起话来，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杨虎的去向。

杨虎告诉大家，其实，当年他是出来躲债的。那天夜里，屋子被大雪压塌后，他一下子想家了，他家里也是破墙烂屋的，这几年没回

去，也不知怎么样了。晚上，杨虎翻来覆去睡不着，天没亮，他就收拾收拾出发了。回到老家，他努力干活，几年里把债还上了，把家里日子过好了，这才想到回来看看牌友们……

说完，杨虎叹了口气：“说起来，还真得感谢那一夜跳闸呢！要不是跳闸，我们说不定会被砸死在屋里，也就没有以后的事了。”

李亮也说：“要说，那次跳闸，还救了我老婆的命呢！”

李亮说，那晚没打成牌，回到家里，他发现老婆脸色蜡黄，气息微弱。儿子李帅说：“妈刚才就说不舒服！”李亮慌了，马上套车，冒着风雪赶到了镇上的医院。医生说，再晚半个小时，病人就没救了。

李亮说完，一起来的儿子李帅笑了起来，他说：“爸，你还不知道吧，其实啊，那闸是我拉的。”

四个牌友一听，都很惊讶。李帅说，那时候他才七八岁，夜里父亲出去打牌，母亲突然说不舒服，叫他去找父亲。李帅到了父亲打牌的地方，却不敢进去，怕叫不回父亲，还要挨顿暴揍。怎么能让父亲不打牌呢？他就想到了让屋里没电，于是悄悄地溜到偏房，拉了闸。

张跛子问：“那三次拉闸，都是你拉的？”

李帅摇头说：“我只拉了一次，怕被你们发现，就赶紧跑回家了。”

李亮接着说：“那不对，一共跳了三次闸呢！”

这时候，正好小山子的媳妇端着菜进来，这些话她都听到了，就“扑哧”一笑，说：“其实，第二次是我拉的。”

小山子媳妇说，当年她和小山子住对门，她守寡几年后，两人产生了感情，她就想让小山子和她一起过日子。小山子却怕别人说闲话，没胆子和她好。

那天下午，她和小山子说，如果他再不同意，自己就远嫁外村了，小山子没吭声。到了晚上，她想再找小山子说说，可小山子不在家，等找到他打牌的地方，见他们点着蜡烛。明明有电，怎么点起蜡烛来了？她到偏房一看，发现那里的闸是拉着的。她把闸推上，屋里就来电了。等过了一会儿，她又把闸拉下来，为的就是破坏他们打牌的兴致……

听到这里，小山子对媳妇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呀！那天你给我下了最后通牒，我心里烦才去打牌的，没想到跳了三次闸，屋子还塌了。我觉得这是老天在暗示我：赶紧回去，不要逃避。所以回去后我就跟你求婚了！”

小山子媳妇脸红了，牌友们都笑了。张跛子想了想，问小山子媳妇：“你是不是过一会儿再推上闸，又拉了一次？”

小山子媳妇说：“我只拉了那一次闸就回家了，再也没来过。”

张跛子不解地说：“其实，奇怪就奇怪在第三次上。大家还记得吗？我明明把蜡烛放在身后，可第三次跳闸，蜡烛却不见了，后来在门外才找到。当时屋里除了我们四个没别人，蜡烛却跑到了屋外，还跳了闸，这是咋回事呢？”

屋里一阵安静，大家都在想这件事。过了一会儿，李帅说话了：“我看过一本推理小说，里面说如果有熟悉的人在你面前出现，你很有可能对他视而不见。那天晚上，一定有个你们都很熟悉的人进了屋，把蜡烛拿出去，把闸推上又拉下，只是你们专注打牌，忽略了而已。”

李亮说：“这个人是谁呢？”

张跛子想了想，眼里闪出了泪花，说：“我知道了，是我娘呀！”

大家一愣，这才想起，张跛子在外面看机器，他娘经常会来送饭。张跛子说：“一定是下雪天我娘不放心我，来看看。她见我那么晚了还在打牌，就生了气，把我的蜡烛拿掉，又推拉了闸。她是在提醒我，不要再赌了。”

张跛子的娘去年已经去世了。

以后，这四个牌友经常在一起聚会，可他们再也没打过牌，更没有再赌钱了。

选自《故事会》

一根裤腰带

◇文/青云子　图/黄胜



10岁的林涛最爱跟爷爷赶集，因为集市上人来人往驴嘶马叫，热闹极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好吃的都有，爷爷口袋里就是再紧巴，也会给他买上一碗馄饨或者一个油饼的，太好吃了。

可是这天赶集的时候爷爷却没有买好吃的给林涛，因为要买小猪娃，爷爷怕钱不够。爷爷说等买好猪娃后如果还有余钱就买馄饨给林涛吃，林涛听了只得咽咽口水，蹦蹦跳跳地跟着爷爷找小猪娃。

就在这时，林涛发现集市上有不要钱的好东西吃，那是两个身着一色工作服的超市人员在卖面包，她们面前的桌子上摆着小碟子，碟子内放着一块块切好的小小的面包，工作人员拿着话筒大声吆喝道："又香又甜的面包，先尝后买哟，不好吃不要钱。"

林涛看到有跟自个儿差不多大的孩子在吃面包，吃完后就走了，并没有掏钱买，而超市工作人员果然没有要钱。林涛便拉住爷爷说："我要吃面包。"

爷爷摆摆手，说："不许吃。"

林涛急了，叫道："爷爷，面包不要钱的。"

爷爷脸一虎："就是因为不要钱才不许吃，小孩子家家的，走！"

林涛委屈极了，可他怕爷爷，爷爷虽然慈祥，但发起火来林涛还是怕的。他只得垂头丧气地跟着爷爷走，一边回头眼巴巴地看着面包。

走了一会儿，爷爷买好了猪娃，把猪娃放进竹背兜里正要走，就在这时林涛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再一次瞪大了眼睛。他发现前面又有一家免费品尝的，我的个天，这家更馋人，竟是卖辣鸡块的！

只见卖辣鸡块的又白又胖的大姐姐用一种甜死人的腔调高声叫道："刚烤好的香喷喷的鸡块啊，免费品尝，好吃您就买，不好吃您就不买，您帮我扬个名就行了。"

跟刚才卖面包的一样，胖姐姐的面前摆着小碟子，里面放着鸡块，隔着老远香气就扑过来了，那个香啊！林涛看到同样有小孩子拿着鸡块就跑了，大姐姐果然没拦着要钱，他的口水一下子流出来了。

可是，尽管林涛扭得像蜜糖一样，爷爷却依旧虎着脸，说："不许吃！"

林涛再也忍不住，"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爷爷忙拉他，林涛赖着不肯走，爷爷说："涛子，咱吃馄饨好不好？"

林涛一下子不哭了，爷

爷见他这样，用手指刮他的鼻子，说：“小馋猫，刚才还哭的，一转眼就不哭了。”

林涛“扑哧”一声笑起来，虽说有点难为情，但毕竟能吃到馄饨了。

可是爷爷并没有马上领着林涛去馄饨店，而是放下背兜，然后伸手到怀里一抽，抽出裤腰带来，大声吆喝道：“谁要买裤腰带？卖裤腰带啦！”

林涛一愣，爷爷的裤腰带是爸爸在外地打工时买的，爷爷可喜欢了，听说老贵了，是牛皮的。林涛忙说：“爷爷，卖了裤腰带裤子会掉下来的。”

爷爷乐呵呵地说：“不会的不会的，爷爷裤子很紧的。”

林涛又问：“爷爷为啥要卖裤腰带？是身上没钱了吗？”

爷爷笑得更开心了，说：“有钱、有钱，这根裤腰带旧了，我早就想换一根，今儿个趁着赶集正好卖了。”

林涛这下放心了，跟着爷爷一起吆喝起来，可是过了好一会儿也没人买，谁会买一根半旧的裤腰带啊！

林涛正垂头丧气呢，爷爷又大声喊了起来：“正宗牛皮裤腰带啊，只要20块钱，老汉不会说假话的。”

这话起作用了，有人凑了过来。林涛紧张地看着，嗨，生意成交了，有个老汉看中了这根皮带，一番讨价还价过后，15块钱成交。

后来林涛美美地吃了一大碗馄饨，他大口吃时爷爷就这么笑眯眯地看着，一脸的满足。林涛张开油光光的嘴问道：“爷爷，您不是还有钱吗？您也吃馄饨啊！”

爷爷笑着摇摇头，说：“爷爷早上吃得太饱了，现在吃不下。”爷爷说着夸张地打了一个饱嗝，逗得林涛咯咯直乐。

可是在回程的路上，林涛看到爷爷一只手扶着背兜，另一只手一直拎着裤子。林涛问道：“爷爷，您不是说裤子很紧的吗，怎么老是要拎着啊？”

爷爷笑着说：“是啊，裤子怎么松了？不会就这么一会儿的工夫爷爷的肚子就小了吧？”

就在这时爷爷脚下一个趔趄，爷爷本能地张开双手，裤子没有手拎着，一下子滑了下来，慌得爷爷忙拉起来。林涛乐得眼泪都出来了，爷爷太逗了。

可是到家的时候爸爸发火了，爸爸见爷爷拎着裤子回家惊讶极了，等问清情况后要揍林涛，嘴里吼道：“小兔崽子，你为了一碗馄饨，竟逼得爷爷卖掉裤腰带！”

爷爷喝住林涛爸，说：“干什么你？他小孩子懂什么？”

林涛再小，这时也隐隐明白了什么。原来爷爷裤子并不紧，爷爷也不想卖裤腰带，之所以卖了只是为了给自己买馄饨，爷爷买了猪娃后身上没钱了。

林涛想起一个问题，问道：“爷爷，那些不要钱的面包、鸡块，您为啥不让我吃？您让我吃的话我就不吃馄饨了，您也就用不着卖裤腰带了。”

爷爷听了收起笑容，分外认真地说道：“那些不要钱的东西，不要吃，因为贪小便宜不是好事，会落下病根的，然后人就会一点点变坏的。”

林涛似懂非懂，最后发誓似的说道：“爷爷，等我长大挣钱后，一定给您买条最好最贵的裤腰带！”

爷爷听了一把搂着林涛开心地大笑起来，连声说：“爷爷等着，一定等着！”

时光飞快，一晃眼林涛大学毕业了、工作了，再然后，因为工作出色，林涛当上一个不大不小的领导。

无限风光在险峰，当上领导后林涛才发现原来身边的诱惑是如此之多，一个接着一个，形形色色的都有，一个人完全洁身自好真的太难了。可是好多年前的那一次赶集的经历牢牢印在脑海中，爷爷说过的，人不能贪小便宜，否则会落下病根的。

林涛没有忘了小时候的誓言，他好几次要给爷爷买一条崭新的昂贵的裤腰带，可是全被爷爷拒绝了。爷爷说：“涛子，爷爷老早就买过裤腰带了，再说你还得省钱买房结婚，钱要省着花哩。”爷爷坚决不让买，林涛犟不过爷爷，只好算了。

可是在拒绝若干次小便宜后，林涛发现自个儿有被孤立的迹象，圈子内渐渐不带他玩了，更要命的是，他的上升通道有被堵塞的风险。

要不，就跟大伙儿打成一片吧！

一旦开了这个口子，生活立即变得丰富多彩起来，也变得惊心动魄起来。林涛有时想刹车，却已经身不由己了。直到这天风云突变：因为一项工程出现质量事故，承包商被抓，连带招出了林涛。

翻了船的林涛一夜白头，度日如年。这天看守人员带着他出来，竟直奔他的老家！林涛怯怯地问去他老家干什么，看守人员说："你爷爷不行了，是被你气的。出于人性化的考虑，让你看最后一眼吧！"

风雨斑驳的老宅子内，爷爷已是奄奄一息。他一见林涛，浑浊的眼内一下子放出光来。林涛快步上前，想抱抱爷爷，想拉着爷爷的手，想说什么，可是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有羞愧难当。

爷爷衰弱地招招手，示意林涛靠近，然后气息微弱但又分外清晰地开了口："涛子，爷爷要走了……涛子，你把爷爷的……裤腰带带来！"

林涛放声大哭。

选自《故事林》

真假天麻

◇文/卢树盈　图/段明

最近，母亲的头晕病又犯了，秦淮城操碎了心。他带着母亲从市医院跑到省医院，从彩超到CT，全身检查了个遍，就是查不出病因。医生开的药堆成了山，母亲还是经常捂着头，说是天旋地转，不敢出门。

就在秦淮城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家火锅城没有消防设施就开了张，需要秦淮城去处理。秦淮城连忙去了火锅城，这里人口密集，又有火源，如果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

秦淮城是消防局长，他让火锅城老板关门整改，等消防设施符合安全标准了，再开张。老板是个四川人，名叫赵黑山，忧心忡忡地说："秦局长，我是外地人，什么也不懂，请您多帮忙。"

秦淮城热心地画了一张图纸，什么地方留安全通道，什么地方要安装消防栓，标得清清楚楚。赵黑山很感动，拉着秦淮城要一起吃饭。秦淮城摇摇头，说这是他的职责。

第二天晚上，秦淮城刚给母亲喂了药，赵黑山就来了，他把一个信封偷偷地放在书架上。秦淮城眼尖，把信封拿下来，只见里面有一张银行卡，信封上写着密码。

秦淮城生气了："你这是干什么？"

赵黑山说："秦局长，您就帮帮忙，明天让我开业。火锅城房租高，工人们都闲着，还要照常发工资。"

"消防很关键，人命关天，你只有消防达标，才能开张。"秦淮城说。

秦淮城母亲听到外面的响动，捂着脑袋出来了："你们嚷嚷什么？我听着心烦。"

赵黑山忙说："阿姨，对不起，我请秦局长办点事。您哪里不舒服？"

秦淮城母亲说："我头晕病犯了，吃了很多药不见好。"

赵黑山问："是不是天旋地转，头脑发晕，感觉随时



都能晕倒，不敢出门？”秦淮城母亲点点头，赵黑山高兴地说：“我妈妈以前也有头晕病，我去山里给她挖了野生天麻，她吃了后头晕病就好了。”

秦淮城听了很高兴，要去药店买天麻，可赵黑山拉住他，说原始森林里的野生天麻效果才好。当初为了妈妈的头晕病，赵黑山跟着挖药人进山三天，才挖到野生天麻。

秦淮城是孝子，说赵黑山既然能进山，他也能为母亲进山。可赵黑山摇头说，野生天麻五月份冒芽，那时候才能挖到，现在已经十月，进山也没用。

秦淮城心里这个急，等到明年五月，母亲还要遭多少罪啊。赵黑山雪中送炭，说家里还有野生天麻，已经磨成粉了，可以让他妈妈从四川寄来，但药效可能没新鲜天麻的效果好。

经过三天的等待，野生天麻粉寄来了。可赵黑山不要钱，却嘿嘿笑着说：“秦局长，我的火锅城明天可以开张了吧？”

秦淮城掏出一沓钱，塞给赵黑山，“这是天麻钱。火锅城的消防整改不达标，不能开业。”

赵黑山可怜兮兮地拉着秦淮城母亲的手，哀求说：“阿姨，我这火锅城的房租贵，关门几天，损失惨重，请您帮帮我。”

母亲心软了，直接下了命令：“城子，都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明天让赵老板开业吧。”

秦淮城不松口：“妈，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只要消防不达标，火锅城就不能开业。”

母亲生气了：“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这件事情我做主。赵老板，你明天开业，我就坐在门口，看谁敢把我挪开。”

赵黑山喜笑颜开：“谢谢阿姨！”

秦淮城跪了下去，说：“妈，儿不孝，如果你去火锅城，我就辞职，我不能对不起帽子上的国徽！”

“你，你，你……”母亲话没说完，一激动晕了过去。秦淮城急忙抱起母亲往医院跑，赵黑山灰溜溜地走了。

还好母亲的病没大碍，很快出院了。秦淮城用天麻粉炖了一只老母鸡，端给母亲。母亲喝了一小口，竟然全部吐了出来：“你给我加了什么？

怎么有一股尿骚味儿？”

秦淮城不相信，喝了一口鸡汤，一股尿骚味儿直往胃里钻。这下秦淮城迷惑不解起来，母鸡是他亲手杀的，里面只加了天麻粉，怎么有尿骚味儿？

天麻粉还剩了一点，秦淮城捏了点放在嘴里，里面也有一股尿骚味儿。秦淮城生气了：“赵黑山给了我一包尿粉，竟然说是野生天麻。”

母亲也发怒了：“天杀的赵黑山，把我们母子都骗了。现在就是他的火锅城整改达标，你也不准他开业！”母亲从一个极端跑到了另一个极端，让秦淮城哭笑不得。

第二天，秦淮城去了火锅城，发现消防通道已经达到要求，可灭火器是假货，需要调整。

这时赵黑山过来了，“秦局长，您看什么地方不行，请给我指出来，我马上整改。对了，阿姨吃了野生天麻，好些了吗？我的火锅城，明天能开张了吗？”

赵黑山一说天麻，秦淮城心里就来气：“你的消防整改还是不达标！”

“秦局长，我已经按图纸要求，全部整改了。”赵黑山有些绝望。秦淮城不说话，怒冲冲地走了。

回到家中，母亲还在唠叨，说那股尿骚味儿，让她现在还恶心。秦淮城心烦意乱，拿出父亲留下的军功章直发呆。记得父亲去世的时候说过，要秦淮城做一个正直的人，一定要为官清廉，不要给老秦家丢脸。

想起离开时，赵黑山绝望的表情，秦淮城开始自责了：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自己应该秉公办事才对，不能夹杂个人情绪在里面。

拿起手机，秦淮城拨通了赵黑山的电话：“你买的灭火器是假货，你到正规的消防器材公司购买正品灭火器，火锅城明天就能开张了。”

赵黑山喜出望外，说了很多感激的话，秦淮城没理他，放下电话如释重负。可母亲知道火锅城能开张后，和秦淮城赌起了气，就是不吃饭。

秦淮城拿出父亲的军功章，对母亲说：“妈，您忘了爸的军功章是怎么来的了吗？”

母亲当然不会忘记，自己的爱人是一个缉毒警察，拒绝贿赂后，被毒贩开枪打死了。想到爱人一直坚守的清廉，母亲流泪了：“我老糊涂了，怎么能为了个人情绪，干涉你的工作呢？还好你没犯错，没给火锅城带来损失。”

冬去春来，母亲的头晕病吃药才有所好转，停药就加重，成为秦淮城最大的心病。

这一天，赵黑山来了，手里提着一只母鸡，一个塑料袋，他说：“秦局长，我听说阿姨的头晕病还没好。我就趁着回家看妈妈，和挖山人一起进山，挖了这些野生天麻，您马上给阿姨炖上。”

从赵黑山一进屋，秦淮城就闻到一股尿骚味，等到赵黑山把塑料袋打开，味道就更浓了。秦淮城捂住鼻子，母亲也直恶心：“好你个赵黑山，去年拿着尿粉骗了我儿子的钱，今年又拿这种东西来骗我们！”

赵黑山急忙解释：“阿姨，您误会我了。”

“哼，我才没有误会你。我去药店买过野生天麻，就没有这股尿味。你是欺负我们城里人没有进过山，随便拿点破东西来骗人。”母亲没好气地说。

不管赵黑山如何解释，母亲就是不相信。赵黑山委屈地对秦淮城说：“秦局长，你们都误会了。野生天麻都有尿骚味，挖山人就是随着尿骚味找到野生天麻的。尿骚味越重，药效越好。”

原来是这样。秦淮城把赵黑山带来的野生天麻，炖给母亲吃，母亲的头晕病很快就好了，再也没有复发。后来秦淮城带着朋友去赵黑山的火锅城吃饭，用二维码付款的时候，特意多付了一千元钱，来感谢赵黑山的帮助。

选自《民间文学》2019.11

灵芝王

◇文/林华玉　图/周欣欣



清末，山东滕州聚鑫酒家老板王聚鑫得了头疼病，一疼起来脑袋就像要炸开，自觉生不如死。他儿子王良才找了很多医生，开了一服又一服的药，喝了却没有什么效果，看着父亲痛苦的样子，王良才焦急万分。

王良才听说离滕州不远的微山县有一个名叫胡华雀的大夫，有起死回生之医术，号称当世华佗，就赶紧骑马去请。胡华雀就跟着王良才去了他家，给王聚鑫诊了诊脉，说："你这病说重也重，说轻也轻。"王良才忙问："还请胡神医明示！"胡华雀说："这病吧，一般药材治不了，除非……"王良才说："就是用长白山的千年野山参，就是倾家荡产我也得给父亲买来。"胡华雀说："王公子孝心可嘉，那千年野山参花重金可得，可我说的这味药却着实难寻。"胡华雀说，在距滕州数百里之外，有个日照县，距离日照县城西北十里，有一座太阳山，山高林茂，山上有一棵生长千年的野灵芝，这野灵芝乃千药之王，有着起死回生的奇效，只有找到它，用整棵灵芝煎药才能救王聚鑫的命。

也巧了，王良才的姥姥家就在日照县，对于太阳山，王良才也不陌生，小时候，他和小伙伴去了也不是一次两次，而且有一次，他还救了一只小猕猴。

那是一个夏日，王良才独自一人进山，在一片野梨树林子附近，王良才忽然就听到前边传来一阵吱吱的尖叫声，他随身带着一把砍刀，可用来开路和防身，他抄起砍刀慢慢地朝前边走。

一往前走，他知道刚才那声音是咋回事了——一条成人胳膊粗细的大蛇正盘着一只额头有一撮白毛的小猕猴，那小猕猴被大蛇缠的，都快变形了。旁边有两只大猴子，估计是小猕猴的父母，正围着大蛇团团转，不时还用树枝和石头袭击大蛇，估计是想让大蛇放开它们的孩子，但大蛇却丝毫不为所动。

王良才赶紧上前，举起砍刀砍向大蛇的尾巴。大蛇的尾巴被砍掉，鲜血喷涌而出，大蛇疼痛难忍，赶紧放开小猴子，转而攻击王良才。王良才早有准备，在大蛇朝自己扑过来的那一瞬

间，砍刀已经奔大蛇的脑袋而去，大蛇的脑袋被砍掉了半边，眼见着活不成了。

两只大猴子见状赶紧上前，其中一只抱起小猴子。好在小猴子被缠时间并不长，大约一刻钟后，它的身体恢复如初。大猴子欢喜雀跃，让小猴子骑到自己的背上，一家三口迅速地爬上一棵树，眨眼就不见了踪影。

王良才听罢有些犯愁，说："那太阳山绵延上百里，谁知道灵芝王在什么地方呀？"胡大夫说："那就要看你和你爹的造化了。"王良才送走了胡大夫，就让家人给准备马匹、干粮，王聚鑫问："儿啊，你真的要去太阳山？"王良才点点头。王聚鑫说："那太阳山山高林茂不说，山中还多有豺狼，再说那灵芝王也是可遇不可寻，为父不想让你冒险。"王良才安慰了王聚鑫几句，第二天一大早还是骑上马儿就启程了。

经过数日赶路，王良才终于到了太阳山下，他把马匹寄养在山下一户人家，带着砍刀、绳索等物就进了山。他在山里转悠了整整五天，灵芝倒是见了不少，可都是些寻常之物，连灵芝王的影子都没见着。眼见着干粮即将吃光，王良才不由得心灰意冷，心想这样找下去就像大海捞针，三年五载都不见得能找到，那时，估计父亲早疼死了，还不如另想办法。这么一想，王良才就准备下山回家了。

王良才往山外走，在路上，他遇到了一个采药的老人，他朝老人施了一礼，问："老伯，你可知道这山里有一棵千年灵芝王吗？"怕老人不告诉他，他说了自己此举是为了救父。老人点了点头，说："知道。"王良才大喜过望，说："还请老伯指点。"老人说："那棵灵芝王就在后山的那片悬崖峭壁中间，采药人也都知道它的价值，都想把它采到手，但却没有一个人成功，还摔死了好几个人。"王良才问为啥，老人说："我还是带你去看看吧。"

老人带着王良才来到那处悬崖下方，但见那悬崖足有十几丈高。悬崖正中，有一棵灵芝，灵芝不大，只有茶碗碗口大小，幸好它是红彤彤的，不然不注意看，还真发现不了。王良才不禁有些怀疑："老伯，这灵芝这么小，怎么会是千年灵芝？"老人呵呵一笑，说："这灵芝不似其他灵芝，采朽木之精华成长，这灵芝是萃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而长，自然不同于一般灵芝了。"王良才看了看那灵芝所处位置，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果真如老人所言，那悬崖并不像其他悬崖一刀切下来，而是层次分明，灵芝正在第二层的位置。它的上方第一层岩石，凸出了足有六尺，即便人顺着绳子下来，也没地方落脚。

老人说："我看你还是打消念头吧。"老人走了，王良才看着那棵灵芝，犯了愁，找不到灵芝，心中无奈，这找到了灵芝，自己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取不下来，王良才心里很不是滋味。

正在纠结之际，忽然耳边传来一阵吱吱的叫声，王良才抬头一看，却是一只猕猴。那猕猴脑袋上有一撮白毛，这不正是自己那年救下的那只猕猴吗？

猕猴好像也记起了往事，它从树上爬下来，一下子跳到了王良才的肩膀上。王良才用手抚摸了一下猕猴的脸，说："几年没见，你都长大了。"猕猴也学着王良才的样子，用手抚摸王良才的脸颊，好像也在说："你也这么大了。"

王良才忽然想到了一个主意，人到不了悬崖峭壁，猕猴却可以啊，于是，他指着那棵灵芝，说："猴儿，你能不能给我取下来？"猕猴好像是听懂了，还吱吱地叫了好几声。

王良才带着猕猴爬到山顶，在山洞的上方找到一棵大松树，将绳子一端拴在上面，另一端放了下来，但见那猕猴顺着绳子就往下攀爬，不一会儿，就到了灵芝附近。猕猴把左手伸向灵芝，却够不着，它又用脚钩住绳索，用双手去够灵芝，还是够不着，猕猴急得抓耳

挠腮，吱吱乱叫。

王良才心说，这如此灵活的猕猴都够不着那灵芝，难怪这么多年没有人能够如愿。正在他着急之际，那猕猴忽然将绳子荡了一下，接着又是一下，就在绳子向灵芝那边悠的时候，猕猴一把抓住了灵芝，将它采了下来。

猕猴带着灵芝爬上了悬崖，交到王良才手上，王良才感动不已，说："猴儿呀，猴儿，你救了我父亲的命，让我怎么报答你，要不，你跟着我回家，我给你养老吧。"人家猕猴却不领他这份情，吱吱地跑远了。

王良才带着灵芝下了山，他经过一个村子，却听到村子里哭声连天，进去一问，才知道，原来，县城暴发了瘟疫，这瘟疫特别厉害，染病的人身上长满了金钱大的霉斑，有的重病号身上霉斑溃烂了，就在痛苦中死去。日照知县将全城的郎中都集中起来，商量对策，郎中们都没有见过这种瘟疫，束手无策，且有的郎中也患上瘟疫，死去了。

王良才想起胡大夫说的话：千年灵芝，又名还魂草，有起死回生之功效。他就带着灵芝去了日照县衙，找到知县，说要用千年灵芝救助县民。日照知县得知他采药是为了救父，大感意外，问："你不用它救父了？你父亲命在旦夕呀！"王良才说："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即便今日我父亲在这儿，他也一定会这么做的。"

知县大受感动，他命人找了数口大锅，将灵芝掰碎了，放进锅里煮，煮好后，召集灾民前来，让每位灾民喝上一小碗。见灾民们得了救，王良才这才松了一口气，但接着他脚下一软，瘫倒在地，泪流满面，他是为救不了父亲而悲伤啊。

王良才失魂落魄地回到老家，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胡华雀的回春药铺。胡华雀见到他，问："王公子，千年灵芝找到没有？"王良才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问："胡大夫，你还有没有其他药方，能救我父亲？"胡大夫说："有。"见王良才大感意外的样子，胡华雀说："其实，对我来说，你父亲的病不是什么疑难病症，我一服药就可以治愈，可我却不想让他好起来。"

原来，二十年前，王聚鑫就开着酒楼，有一天，有一个衣着褴褛的妇人带着她年幼的儿子前来讨饭，那天，酒楼的生意特别好，王聚鑫手下的店小二正累得心里窝火，就把娘俩推出了酒楼，妇人一个不小心，摔在了地上，碗也摔碎了，妇人的儿子一见母亲被欺负，上去就要和店小二拼命，却被店小二飞起一脚，踢出了老远。

妇人跑过去，扶起小孩子，泪流满面，这小孩却没有哭，他擦了一把嘴角的血迹，看着聚鑫酒楼的牌子，恨恨地发誓："这个屈辱，我一定要报。"

小孩子后来去了微山县，跟着一位医生当学徒，那位医生只有一个女儿，见小孩子勤快肯学，待他长到十八岁，就把女儿许配给了他，医生百年后，小孩子就继承了他的药铺。

胡华雀讲完，又说："也许你猜到了，我就是那个小孩子，我无时无刻不想着复仇，却一直没得到机会，这次听说你父亲得了重病，我去一看，并不是致命的病，我能治，但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报仇的机会，哪能放过？于是我故意说只有那千年灵芝能治疗他的病，为的就是让你父亲多受一点罪，没想到你还真的找到了那棵灵芝，更没想到的是，你为了救灾民，竟然把那么珍贵的灵芝都奉献出去了。"

王良才说："您说的那事，我父亲告诉过我，那天因为客人太多，他在后厨帮着忙活，是后来才知道此事的，他当时就把那个店小二给辞退了，还派人到处找讨饭的母子俩，却没有找到。"胡华雀大感意外，说："看来我冤枉他老人家了。"

胡华雀马上和王良才一起，去了王家，并亲自给王聚鑫煎药，只喝了一服，王聚鑫就痊愈如初。

徒步翻越大雪山

◇文/杨海滨　图/段明



1954年秋，刚毕业的吴邦玺响应“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号召，去了青海，以机要学员的身份，分配到刚刚诞生两年的青海省班玛县人民政府。要到班玛县，需要穿越海拔5000多米的阿尼玛卿大雪山。他们每人带两斤牛肉和几个馒头，准备穿越皑皑雪山。

高原反应

吴邦玺和十个年纪相仿的青年，穿着果洛州人民政府驻西宁接待处发的棉装，脚上套着翻毛皮鞋，坐上当时最先进的苏联高尔基汽车厂生产的“嘎斯”牌卡车的后车厢，沿着刚刚通车不久的简易公路，翻过日月山、河卡山、鄂拉山，进入一处开阔的有层积雪的草甸，目光所及，不见一人，只有远处黑点般的帐篷在凌厉的风中孤独地挺立着。

“嘎斯”卡车在断头公路前，拐向一处用铁丝网拦着的院里停住。白色棉帐篷扎着三排营房，一顶稍小的帐篷上探出半截生铁皮烟囱，一股浓浓的烟柱，被凛冽的寒风吹得抬不起头。领队老谢从驾驶室里跳下来，走到车厢后帮，掀起绿色帆布的挡帘，高声喊，小伙子们，花石峡兵站到了，下车吧。

吴邦玺最后一个跳下车，就在落地的瞬间，肚子底部涌起一股浊浪，来不及蹲下便吐出一股酸臭的苦胆水，直直喷到老谢的身上。他无力表达歉意，随即趴在地上，继续呕吐。吴邦玺像踩在柔软的棉花上，想走进帐篷，可就那几米路的距离，东摇西晃了半天才迈了进去，瘫躺在一张行军床上，在耳朵里尽是嗡嗡声中，睡了一晚。

说睡觉，倒不如说浅度昏迷。人就像喝醉了一样，再加上呼吸不畅不时被噎醒，这就是高原反应的表现，生不如死。直到第二天早上，老谢站在床边轻声叫吴邦玺醒来时，他才晕着头起了床，一看表，已是上午十点，但帐篷外的风像从未停止过似的凌厉呼啸着。

花石峡地处海拔4400多米，像吴邦玺这样从内地来的人，都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慢慢适应。不过，大约是年轻的缘故，他适应能力也强，虽然还有些晕眩，可感觉比昨天好了许多。到了餐厅，解放军战士熬好了大米稀饭，蒸的馒头刚出锅，但却像是死面饼。战士很腼腆地解释说，这里海拔太高，大气压力过低，用一般的锅根本蒸不熟，如果不想吃，还有一盆牦牛肉。

兵站里没有厕所，大小便都要到院子外的草滩上解决。这天傍晚，也许是吃了点牦牛肉消化不好，肚子疼，穿着皮大衣在草滩上把自己围成一圈，蹲在其中排便。正蹲着，黄色光线中出现一只狗，朝他跳跃而来，这里连个牧民都没有，哪儿来的狗？

正迷惑时，突然就看清它充满敌意，眼中泛着凶残淡绿的光，吴邦玺一个激灵，顿时反应过来是只荒原狼，连棉裤都来不及提，猛地站起身来，这举动可能也把它吓得一愣。吴邦玺趁机拼命朝兵站大门跑去，正好兵站的赖站长出来解手，忙拔出腰间的手枪，连射数枪，它才发出呜呜声，戛然刹住身体，跑向身后的草原深处。

这个季节的荒原狼非常凶残，要不是赖站长出现得及时，吴邦玺可能在花石峡已让狼给吃了。那时果洛草原上的狼比总人口数都多得多，你明白草原上的牧民为啥喜欢养藏獒了吧。

双腿麻木

1954年10月5日，在他们到达花石峡的第六天，从阿尼玛卿雪山方向，风尘仆仆地来了一队穿着藏服或汉装的骑马人，他们身后跟着十几匹马。果洛州政府的接应队到了。

当晚老谢召集大家开会，告知明天一早就出发，前往班玛县政府报到。前面第一道障碍就是海拔5000米的阿尼玛卿大雪山，这是高原上的高原，可能会出现缺氧和冻伤的情况，甚至需要弃马徒步来保证身体的热量。在高原上行走有许多讲究，不比平地那么随意，需要大家有心理准备，同心协力。为此州政府专门派老王他们来接应，以保证一路上的安全。

老王嘱咐大家，路上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因为沿路可能出现马蒋（马步芳、蒋介石）遗留下来的残匪，他们会在暗处偷袭，从两年前建政至今就发生过数起血案……老王还说，因为大家还不适应在高原上长途行军，为减少路程，咱们选择能省60公里的捷径路，虽然这样要爬过一处5000米左右的山垭口，但这是节省体力和时间的最佳线路。

初次上路，大家察觉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只关心啥时能到班玛，年轻人忍不住插话问，要走几天到班玛？老王笑着说，翻过雪山到达吉迈滩需要四天，吉迈滩到班玛还有150公里左右，正常情况下要三天。

就这样开始了向雪山顶进发。向导是位藏族人，脸色乌黑发亮，身体矫健，他背着像羚羊角的双叉猎枪，骑马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他不说汉语，只用藏语跟老王和老谢交流。随着海拔的逐渐升高，吴邦玺的高原反应再次出现，头疼晕眩。这时候老王和老谢要求所有人一律下马，牵着马缰绳徒步行走。

老王接着说，在雪山上骑马行军，血液不流畅，时间一长腿就会冻坏，下来走20里再骑。大家这才懒散地跳下马来，吴邦玺发现腿早已冻得麻木，像是失去了双腿和身体，只能坐在雪地上不能动弹。向导见年轻人被冻得不会走路了，赶紧跳下马，让他躺在雪地上，把棉裤脱下来，随手掬起地上的

积雪，捂在他的腿上。向导使劲地来回搓着，搓完这条腿又搓那条腿，直到两条腿都有了感觉，已过去了将近两个小时。

战友牺牲

终于走到了雪山顶上的大垭口，这里有无数根用牛皮绳拉起的五色经幡，纵横交错，层层叠叠，在剧烈的山风中飘扬，向导从怀里掏出一大把的“风马”（印有喇嘛教中供奉神像的正方形小纸片），挥手抛向空中。这是藏族人在路过任何一座雪山顶时都要举行的宗教仪式。

说实在的，那时候走路是失去了意念地瞎走，像没有灵魂的躯壳机械地迈动步伐，可就在这无意识的走动中，众人竟然就走到了人生的最高度，即便以后在果洛三十多年里，再也没爬过超过这个高度的山峰。现在的登山者大都是专业人士，都有现代化的装备、氧气瓶营养液、随队医生等等，那时的青年可是营养不良、面黄肌瘦，仅凭一匹马、两斤牛肉和几个冷馒头，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就走到了5000米的海拔。

最惊险的是在第三天傍晚。当众人来到阿尼玛卿山脚下一条流量较大的河的河边，看到对岸的草地上扎着两顶帐篷，更远处有几顶小帐篷，几头牦牛和绵羊在一旁啃草。老王就说，这里有牧民，一看就是牧民的冬窝子草场，今晚我们就和他们做邻居。

不久，对岸帐篷里的女牧民蹚过河流，特意送来了煮熟的羊肉，用藏语和向导说话。老谢翻译说，牧民见大家从雪山顶下来很辛苦，送了点新煮的羊肉。刚刚成功地翻越了阿尼玛卿雪山，众人也都很高兴，在吃了牧民送来的新鲜羊肉和干粮后，早早躺在牛毛毡上睡去。那时大约也就晚上八九点，孙大贵睡不着，起来往外走，睡在帐篷口的老王问他干啥，他说肚子疼，到外面蹲一会儿。

不料，孙大贵这一出去竟成永诀。他出了帐篷，四处查看地势，才找到适合蹲坑的河岸边蹲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叼出一根，那烟头在半明半昧的雪色衬托下，像是个靶子，隐在小帐篷中的土匪早已将枪口瞄准了他。然后就听到了清脆的枪声和孙大贵“哦”的一声，沉闷地像是倒抽了口凉气。

老王到底是军人，听到这喊声，一个鹞子翻身，大喊不好出事了，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就拿着摆在身边的枪冲出了帐篷，看到孙大贵躺在血泊中，老王摸了摸他的鼻息，然后说：“你们留下，我和魏军去追土匪。”老王横着劲要追杀，一定是见孙大贵被土匪打死，着了急，自己的保护工作没做到位。

当老王蹚过那条河往前又追了一截距离后，还是中了土匪的圈套，他本人都不知道从哪儿打来一枪，击中他的右肩胛骨，一头从马背上栽倒在地，跟在他身后的魏军没敢再贸然追击，跳下马来趴在地上守着老王，直到看到土匪骑马逃跑了，才扶起老王回到帐篷。

众人商量，前面60公里外，有1952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果洛工作团进入果洛时设立的一个物资中转站，有军人和政府驻守，当即派骑术较好的王二虎骑马去请求救援。老王真是命大，那60公里的路程，骑马来回最快速度也得一天，他躺在帐篷里煎熬到了早上，王二虎带着军医赶了回来。军医在帐篷里给老王做了手术，从他的右肩胛骨伤口里取出一颗子弹头，老王说：“把那颗子弹留给我作纪念，也让我记住这个耻辱。”

土匪拦道

老王暂时留下养伤，其余的人又走了一天，傍晚时分到达了当时州政府所在地吉迈滩。在吉迈滩休息了三天，众人便和新的护送员老李老黄再度踏上了去班玛县的路。将近百十公里走得平安无事，但在翻越满掌山时，下起了大雪，也是这场暴雪，让老李和老黄都迷失了方向，无意中拐向一条狭长的山谷。他俩商量后决定，那就将错就错，到

前面30公里的洼尔赛往北拐，再走40公里便可进入玛可河谷地，那里离班玛县政府所在地赛来塘就近在咫尺了。

那天是10月16日，众人走到两面是高耸的岩壁，中间是条隘道通口时，突然被山坡上端着双叉猎枪的人截住，有个人用藏语高声说了一阵后，老李也用藏语回话，口气像在讨论什么，然后老李对大家说："不知是马蒋匪帮还是土匪，他们不说自己的身份，只要我们缴了枪支弹药，就让我们安全过隘道，否则就朝我们开枪。"

老李踌躇了一会儿，最后一挥手对众人说："老黄你先假装投降，扔下手中的枪和子弹后，敌人势必会放松警惕，我持枪注视着他们，你们仨趁机在前面快速通过隘道，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千万不要往后看和停留，老黄跟随在你们身后，如果敌人有动作，我就开枪掩护你们，如果敌人不动手，等你们安全通过隘道，我佯装最后一个缴枪，再见机行事。"老黄说："这样你很危险呀。""逃生是最要紧的，这是眼前我们唯一的办法了。"

按照老李的办法，大家成功逃脱，但却始终没见老李回来，不知道他的生死，老黄也是躁动不安，凌晨就令大家骑马出发，"我得负责把你们安全送到班玛。"当终于看到班玛县城的轮廓时，大家竟莫名其妙地号啕大哭起来，是啥心情？没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当时只能用哭来表达那种感受。到班玛县三个月后，吴邦玺去县委给冯书记送一份机要文件，突然看到老李也在那儿。他说，那天他见大家穿过山隘通道后，先是把子弹撒出一把，分散他们的注意力，然后突然举枪朝山上扫射了一梭子弹，把他们都压了下去，同时猛磕马背飞速朝身后跑去，等他们反应过来朝他开枪时，他已跑了老远，一口气跑了几十公里才躲过这场意外。虽然丢掉一把枪和几十发子弹，却保住了五个人的生命安全，很值得。

选自《良友周报》

沧海拾贝

悄悄退席

◇文/侯美玲

一次，梅兰芳同太太福芝芳、儿子梅葆玖来到玉华台饭庄吃饭。

饭吃到一半，弟子杨荣环带着两个人走进包间，向梅兰芳问安。随后，梨园弟子李万春、杜近芳、袁世海又陆续进来问安。

梅兰芳对他们的到来感到奇怪。后来，在同众人的闲聊中，他得知了原因：原来，服务雅间的跑堂是新来的，又是个京剧迷，第一次近距离目睹京剧大师的风采，激动之余忍不住向其他食客大肆宣传。杨荣环等人正好在隔壁的几个包间吃饭，闻听此事，忙放下碗筷前来问安。

众人离开后，梅兰芳与家人继续用餐。吃得差不多时，梅兰芳压低声音对梅葆玖说："我和你母亲先行离开，你过一会儿再走，我离开的事先不要告诉跑堂。"梅葆玖好奇地问："吃得好好的，为何要悄悄退席？"梅兰芳指着隔壁包间，轻轻说："我们来吃饭，他们不得不停下来问安，已经麻烦他们一次了，怎么好意思再叨扰他们一次？"

临走前，梅兰芳小声嘱咐梅葆玖："等会儿结账时，你问一下隔壁三桌都点了什么菜品，挑他们没点的，为他们各加一个菜，钱结在咱们账上，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说完，梅兰芳和福芝芳悄悄离开玉华台饭庄。

选自《特别关注》

索命哨

◇文/魏炜　图/颜玮



飞来横祸

秦三观是个货郎，成天推着一辆独轮车走村串镇。车上装着各种小物什。进了村口，拨浪鼓一摇，吆喝一声，乡亲们知道他来了，就来买自家需要的东西。他也顺便收些东西，像鸡蛋啊，姑娘家的长头发啊，废铜烂铁啊，但大件不收。

这天傍晚，他来到红柳村前。叫卖了一天，他实在累了，就放下车子，坐到路边的石头上歇息。此时，红柳村里炊烟袅袅，还不时飘过来一阵阵饭菜香味，秦三观也觉得肚子饿了，就拿出干粮和水袋，吃一口干粮喝一口冷水，再望望村子里的炊烟，闻一闻饭菜香，心里一阵失落。

秦三观丢下干粮和水袋，拿过拨浪鼓，摇了几摇，待鼓声落下，他清了清嗓子，大声唱道："华山修炼春复秋，白云青松作伴俦，山间时有恶瘴起，万物为此皱眉头……"他唱的是《宝莲灯》中的一段。他时常走村串镇，逢到演戏，就停下来看，看得多了，就记住了。此时他心情差，想起这一段来了，随口唱起。

秦三观唱一段，就摇一段鼓，唱腔与鼓声相和，倒也热闹。鼓催唱，唱催鼓，他连唱带比画，倒也像了七分，简直把官道当成了舞台，而他就是那舞台上唯一的角儿了。

他正唱得带劲儿，忽听旁边有人击掌叫了一个"好"！他忙停下来，扭头看去，见是个矮胖的中年男人站在一边，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来的。他不好意思地说道："见笑了。"那中年男人走到他跟前，抱拳行礼，说道："我是和庆班的班主宋一良。小兄弟，你这戏是跟谁学的呀？"秦三观说他没跟着师傅学过，只是看人家演过，就记下来了。宋一良竖起大拇指说："听几场就能唱成这样，真是天才！小兄弟，你跟着我走吧。我保证请来最高明的师傅，把你教成角儿，让你一辈子吃香的喝辣的，过得滋润！"

秦三观摇了摇头说："我可不想天南海北地走，像个没线儿的风筝，不知道

飘到哪里。”说完，他推起独轮车，进了红柳村。

进了红柳村他才知道，一个大户人家给老母亲祝寿，特地请来了和庆班，要唱三晚大戏，现下正在搭戏台呢。村里有戏班子唱戏，乡亲们就一门心思地想着看戏，没谁会来买东西了。秦三观也没心思看戏，推着车子穿村而过，回他家所在的回龙村去了。

累了一天，秦三观早早地睡下了，睡得很死。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秦三观就起了床，觉得口渴，就到水缸边舀了一瓢凉水喝。他正抱柴做饭，忽然觉得嗓子里一阵火烧火燎，又忙去喝了一瓢凉水，但嗓子没润凉下来，反倒更干疼了。他想喊想叫，可嗓子里像塞了一团火炭，喊不出，也叫不出。

秦三观急得跑到镇上，敲开了隋郎中家的门。隋郎中让他张开嘴巴，看了看他的喉咙，又给他号了号脉，再问他发生了什么事。秦三观只能胡乱地比画着。隋郎中无奈地摇了摇头说：“有人给你下了哑药。我给你开服药，试试吧。”隋郎中铺开纸开起了方子。秦三观却愣住了：谁会给自己下哑药呢？

秦三观拿着隋郎中开的方子，到生药铺里抓了药。他提着药包往家走，心里头却还在思忖着：这些日子，他的生活一如既往，并没得罪过什么人呀，怎么就遭了如此黑手呢？唯一不寻常的，就是昨天傍晚他在红柳村外唱了一段戏，和庆班的班主宋一良想邀请他入班，他没有答应。难道就此惹下祸端？秦三观越想越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儿，一时恨得咬牙切齿。

那宋一良，是怕他被别的班子请去唱红了，和庆班就不好混了，所以才对他下了毒手吧。秦三观越想越气，咬紧钢牙，誓报此仇。

搅 场

秦三观回到家，一边熬药，一边想着报仇的法子。最简单的法子当然是到县衙告状，但这法子明显没用。因为他拿不出宋一良给他下哑药的证据。

按他的想法，哑药是昨天夜里下的。宋一良动了坏他嗓子的念头，就悄悄跟踪他，来到他家门外。待他睡熟了，再偷偷进到他家，把哑药放到水瓢中。他夜里睡觉打呼噜，嗓子干哑，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喝瓢凉水，于是中了哑药。哑药是在深夜里偷偷下的，不会有人看见。假如他到县衙去告，宋一良死活不认，县太爷又能怎么办？县太爷定然不会向着他，这案子也就成了无头案，最后不了了之。

还有一个法子，就是偷偷打死宋一良。但这太容易暴露，那他就得被斩杀。他才二十岁，是老秦家的独子，死去的老爹老娘唯一的嘱托就是让他早日娶妻生子，传递香火，可他还没成亲，更没一男半女，他可不想断了老秦家这一支。

秦三观心乱如麻。他想出了几个法子，但又都被自己一一否定了。此时，药已熬好，他喝下后，感觉稍稍好了些，就到独轮车前盘点起他的货物。收来的要卸下车，分门别类地放好，待收得多了，再进城去卖给不同的买家，换回银钱。卖的货有少了的也要补上，不能等乡亲们买时没了，那还赚什么钱呀。他的货中有一挂哨子。他拿起一只，放到嘴边一吹，哨子“嘟嘟”作响。秦三观想喊一声：“我冤哪——”吹出来的哨音竟然也变了腔调，仿佛是他说出了话。秦三观拿着哨子看着，忽然生出一个主意来。

傍晚，秦三观来到红柳村看戏。

村里唱戏，那可是大事儿。红柳村的乡亲，先把这个大喜讯告诉了外村的亲戚，邀请他们来看，亲戚们一传十，十传百，就都知道了。有那爱看戏或者是爱凑热闹的，不等吃完晚饭，就急匆匆地奔了来。

戏台搭在村边的一块大空地上，乡亲们早早地就来占地方了，最前面的拿个蒲团或者席子，近前的拿小凳子，后面的拿板凳，再远就有搬桌子

的啦。还有的干脆就坐在房檐上，居高临下地看。

戏台上点着几盏灯笼。

秦三观来得晚，只得远远地站着。

天黑下来，宋一良先上了台，讲了一番客气话，又请两个后生先演了一段小戏，算是热了场。台下渐渐安静下来。

小戏演完，两个伙计搬上了一块绘着山川模样的木板，锣鼓家什一响，有人在幕后唱道："华山修炼春复秋，白云青松作伴俦，山间时有恶瘴起，万物为此皱眉头……"唱毕，扮沉香的后生挑帘来到前台，耍了一番功夫，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今天这戏，依然是《宝莲灯》。

扮沉香的后生年轻俊秀，唱功也好，很受乡亲们的欢迎。秦三观也喜欢，渐渐看得入了迷。演到沉香练功时，那后生连着翻了四个跟头，乡亲们一阵叫好。秦三观一个"好"字憋在嗓子里喊不出来，他这才猛醒，自己不是来看戏的，是来复仇的啊。他偷偷溜出人群，藏到一棵树后，从怀里掏出哨子，猛地吹了起来："嘟——嘟——嘟——"

他这哨子一吹，台下便响起了一片哨子声。原来，秦三观事先给孩子们发了十几只哨子。孩子们刚刚只顾看戏看热闹，没人吹起哨子，这会儿听他吹起，也跟着吹。台下哨子声此起彼伏，台上的锣鼓声骤然加大，把哨子声给压下去了。

那和庆班也不是吃白饭的，见过多少场面，秦三观这招儿，对他们来说，真不算什么。台上的锣鼓稍加了力道，就把哨子声给压下去了。听戏的乡亲们恼了，冲着吹哨子的孩子大声喊道："谁再捣乱，我把他脖子拧了！"

孩子们不敢再吹，秦三观也怕乡亲们把他揪出来打一顿，不再吹了。

台上演沉香的后生却脱下戏服，掼到台上，怒气冲冲地说道："净是捣乱的，这戏没法唱了！"掀帘就进了后台。

乡亲们喊着："唱，快唱呀！"

后台传来后生和宋一良激烈的争吵声。

两个丑角上台来插科打诨。

过了半盏茶的工夫，那后生才又上台，穿上戏服，接着演，却全没了精神，功夫练得无力，唱词也错了，乡亲们不高兴了，嘘声一片。

秦三观看在眼里，暗暗地笑了。

追魂哨

不等大戏散场，秦三观就悄悄溜出来，直奔兴隆镇。来到神手陶家门前，他使劲敲着门。

敲了好一会儿，才听到院里传来踢里踏拉的脚步声，还伴着神手陶的抱怨："谁呀？啥事儿不能等到明天呀？大半夜的这么敲门，吓人呀。"虽是抱怨，但门还是开了一条缝儿。神手陶探出头来看是谁在敲门。

秦三观对着他一通比画。

神手陶见是他，就把他拉进门里。进了屋，神手陶上上下下打量着他，关切地问道："你的嗓子，是咋的啦？"秦三观比画了一通，神手陶明白了个大概，就点了点头，怨恨地说："下黑手毁人嗓子，该死！"

神手陶家世代制陶，是官封的陶户，到了他这儿，都说不清是第多少代了。他心灵手巧，悟性奇高，制作陶器技艺堪称炉火纯青。秦三观原先经常到他这里来趸货，后来灵机一动，就想着自己做，也能多赚几个钱。神手陶也乐得收他这个徒弟，秦三观因此学会了不少手艺，那些哨子，就是他自己做的。

秦三观兜头跪倒，连磕了三个响头。神手陶急得直跺脚："你让我怎么帮你？"秦三观掏出个哨子，做了个吹哨的动作，又比画着舞台上一阵大乱。神手陶明白了，秦三观这是想让他帮着做一个能压住锣鼓点儿的哨子，让宋一良再也演不成戏啊。

神手陶一摆手，说道："我试过，烧制陶哨，再大

就吹不响了。要压制锣鼓声，根本就不可能啊。”

秦三观绝望了，他实在想不出还能用什么办法报复宋一良。那一瞬间，他万念俱灰，默默地转过身，就要往外走。

神手陶忽然叫住了他：“我听说过种哨儿，但没做过，你想不想试试？”秦三观回过身来，兴奋地点了点头。

神手陶说，他的爷爷曾跟他说过一种追魂哨的做法。那是用冤死之人的臂骨做成的骨哨。一旦吹响，怨气出来，被吹之人魂飞魄散，十之八九是要丢掉性命的，正所谓杀人于无形。

秦三观不觉兴奋得直拍手。神手陶重重地叹了口气：“可是，咱上哪儿去找冤死之人的臂骨呢？”秦三观一时也呆住了。

半夜时分，秦三观从神手陶家出来回到回龙村，行至三岔口，见几只野狗正在争抢什么东西，旁边还有团黑漆漆的物什。

他赶跑了野狗，凑近一看，才见那几只野狗争抢的乃是一副骸骨，而旁边躺着的，竟是一个昏迷的人。

他拍了拍那人，那人昏迷未醒。他就把那人背到家中，熬了小米粥喂下，那人才渐渐醒过来。他这才看清楚，那人是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儿，瘦得皮包骨头。

小老头儿跪倒磕头：“多谢大兄弟救命之恩。”

秦三观直摆手。

小老头儿见秦三观是个哑巴，但不聋，就自顾自地讲开了。他那个不争气的儿子作奸犯科，被斩了，他收了儿子的尸身，想回去葬入祖坟，谁知路途遥远，盘缠都花光了，刚刚他饿倒在路边，若不是被秦三观搭救，就要被野狗吃了。他现在才算明白，孽子作孽，天来惩罚，就不该入祖坟，他若再执意背孽子的骸骨回家，只怕还没背回，自己的小命就丢了，更害了老婆和家里的孩子呀。

天不亮，小老头儿就走了。

秦三观急急忙忙奔到昨夜救小老头儿之处，见路上凌乱地丢弃着几块被野狗啃净的骸骨，其中就有一块臂骨。他把这些骸骨收集起来，寻了块荒地葬了，独独留下了那块臂骨。他在坟前祷告一番，求这位不曾谋面的兄弟不要怪罪他，助他报这毁嗓之仇。

秦三观带着那块臂骨找到了神手陶。神手陶大吃一惊。秦三观又比画了一阵子，神手陶明白了几分。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说：“此乃天意呀！”

神手陶开始做起了追魂哨。平日里所做的陶哨，乃是一根扁管，一个风口，一个大肚子，肚子里装一个圆丸。吹动扁管，圆丸滚动击打陶壁，声音便从风口传出。可是这追魂哨的做法，却与陶哨有着天差地别。神手陶也是第一次做。他先仔细回忆了爷爷所教的方法，又认真端详了那块臂骨，然后才拿出墨斗，画好线，接着开始一点一点锯刻。

他先用细钻将那臂骨中间掏空，再在中段位置掏出一个半圆的斜口，口下磨平，再在另一侧的下段也做出同样的斜口。待这追魂哨做好，放到嘴边试着一吹，哨声尖利，刺得人耳疼脑晕，但离追魂似乎还差得远呢。

秦三观接过来，也试着吹了吹，仍是如此，不禁大失所望。看来这追魂哨也就是一种传说罢了。

神手陶忽然说道：“我明白了！那后生作奸犯科，量刑虽重，但也不冤枉，冤气不够，故而这哨音才无追魂索命之效。”

秦三观怔怔地望着他，想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神手陶想了想说道：“自古之冤，莫过窦娥，你就到戏场上去收集冤气吧。”

秦三观一想，有道理啊，拿着追魂哨就出了门。

集冤场

秦三观说不出话，也打听不得，只能听人们说了。听了几天，才听说县城东边的鸣凤镇上有个戏班子正在演《窦娥冤》，他就赶了过去。

寻到演戏的地方，却见宋一良正指挥着手下搭建戏台。宋一良眼尖，见到他就迎过来，笑吟吟地问道：“小兄

弟这是想通了，要跟着我来演戏？”秦三观愤愤地瞪了他一眼。宋一良不由得愣了下。秦三观暗骂道：人面兽心，还在这里装糊涂！

秦三观早早地就占了一个好位置。戏一开场，他就掏出追魂哨，摆在面前，好让它更多地吸收冤气。等到戏演完了，他才收起追魂哨，正要走，宋一良过来拦住了他：“小兄弟，我刚刚一直在看着你，见你摆弄着一个白骨哨子，而且你一句话都不肯说，是不是嗓子出了毛病？”秦三观狠狠地瞪着宋一良。从秦三观的眼神中，宋一良得到了答案，然后痛恨万端地说：“谁这么毒辣，毁了兄弟你呀？我还想着再去劝劝你呢！”

秦三观只是不言不语。

宋一良无奈地说道：“小兄弟，我不知道你遭遇了什么，但我敢摸着良心说，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你带的那根骨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下蛊用的。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也不怕咒，你只管带来好了。我们和庆班的戏，你随时可以来看，而且白看。”

秦三观仍是不说话，他心里却在琢磨着宋一良的话。难道宋一良真不是凶手？那谁是凶手？那天晚上，他并没遇到过别的人，也没得罪过谁，还有谁会对他下毒手？除了宋一良，没有别人！

他来到背人的地方，拿出追魂哨试着吹了一下，效果一如以前。秦三观想，或许是冤气还不够吧，等集够了冤气，就会让你现出原形！

和庆班在鸣凤镇上演了十天，秦三观也看了十天，那个追魂哨，也在戏台前摆了十天。人们看到一根森森白骨，却被他拿着来听戏，就有了各种猜测和议论，也都躲得远远的。但十天下来，追魂哨还是吹不出他想要的效果，这让秦三观很失望。

这天晚上戏散了，宋一良找到秦三观，对他说，他们要到县城边上的角楼村去演戏了，他要是愿意看，可以接着去看。秦三观点头答应了。

两天后，和庆班就在角楼村搭台唱戏了。

秦三观又带着他的追魂哨来看。宋一良特别吩咐，在台下正中的地方给他留了一个位置。秦三观坐到蒲团上，又在身前铺开一块布，把那个追魂哨放在上面。

天黑了，戏才开场。两个伙计搬上了一块绘着山川模样的木板，锣鼓家什一响，有人在幕后唱道：“华山修炼春复秋，白云青松作伴俦，山间时有恶瘴起，万物为此皱眉头……”唱毕，扮沉香的演员挑帘来到前台，耍了一番功夫，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今天这戏，是《宝莲灯》。

看《宝莲灯》可集不来冤气。秦三观收起追魂哨，起身要走，旁边的人把他按下了：“别挡着我！”秦三观只好坐下来。

又看了一阵子，他觉得尿急，起身要走，那人又按住他：“别挡着我！”秦三观说不出话，就去扒拉那人的手。那人更急，呼的一下站起身，两手架住了秦三观的胳膊，抬腿就踢。说来也真是巧，这一脚正踢在秦三观怀里的追魂哨的底端，眼见着那追魂哨就被踢了出来，径直向着台上飞去。

此时，扮沉香的演员站在高高的桌子上，正要翻下来展示一下自己的功夫，猛然看到那根白骨向自己飞来，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一个跟头就从高桌上跌下来，脑浆迸裂，气绝身亡。

其实，那个追魂哨根本就没飞到台上来。

主角一死，和庆班一时寻不来人顶替，大戏也演不得，慢慢地就销声匿迹了。秦三观把追魂哨供起来，再未用过。那后生之死和这追魂哨是否有关，他也讲不清。更何况这追魂哨之事只有他和神手陶知道，也无须讲。

宋一良虽对秦三观这根白骨哨有几分猜测，但也没多说什么，毕竟那后生是自己从高桌上摔下来的，多说无益。

秦三观仍旧做他的货郎。每日里推着独轮车走村串镇，拨浪鼓一摇，乡亲们就会知道那是他来了……

选自《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19.12

临刑喊冤

◇文/王枫　图/段明



缘　起

清末，河南多盗，捉盗贼要靠捕快，所以盗贼一多，捕快也多，大县列名“隶籍”的，竟有上千人之多。其实，正如俗语所说的“捕快贼出身”，白天坐在“班房”里的捕快，正是黑夜里明火执仗的强盗。

全河南最有名的一个捕快，是南阳府镇平县的胡体安，此人就是一个坐地分赃的大强盗。自己当然不出手，也不在本地作案，是指派徒子徒孙劫人于数百里外。由于手段狡猾，而且声气广通，所以很少出事。如果案子闹得太大，追得太急，胡体安还有最后一招：以重金买出贫民来“顶凶”。

有一次胡体安的党羽，在光州抢了一个姓赵的布商，此人是当地巨富，被劫以后，照例报案，也照例不会有何结果。于是姓赵的自己雇人在私下侦查，查出来是胡体安主谋指使。姓赵的便亲自上省，走了巡抚衙门文案委员的门路，直接向巡抚涂宗瀛呈控。发交臬司衙门审问。苦主指证历历，毫无可疑，于是涂宗瀛下令，指名拘捕胡体安。

密札由巡抚衙门下达臬司，然后由道而府，由府而县，层层照行，到了镇平知县手里，拆阅之下，大惊失色。

镇平知县是个山东人，名叫马翥，三甲进士出身，“榜下即用”，抽签分发河南。论州县补缺的班次，新科进士是“老虎班”，遇缺即补，所以到省禀见的第三天，藩司衙门就“挂牌”委署镇平知县。到任不过半个月，就遇见这么一件有关“考成”的盗案，主犯竟是本县的捕快，如何交代得过去？即使逮捕归案，失察的处分，必不可免。

“老夫子，”他向刑名师爷说，“你看看，真正该我倒霉，本县的捕快，竟远到光州作案，上峰指名查拿，足见重视。请老夫子连夜办公事，拿这个胡体安，押解回来。”

“慢来，东翁！”姓毛的刑名师爷慢条斯理地答道，“这个胡体安，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怎么？”马翥愕然，“不是本县的捕快吗？”

“名为捕快，其实也许是地痞、流氓，或者是充眼线的，挂个名而已。”毛师爷又说，“东翁刚刚通籍，又刚刚到任，对河南的情形，谅来还不熟悉。喏，是这么回事……”

等毛师爷略略谈了河南多盗所以多捕快的缘故，马翥更加着慌，“照此看来，这胡体安能不能缉捕归案，犹在未定之天。”他说，“密札上限期只有十天，怎么办呢？”

“事情是有点棘手，不过东翁不必着急，等我来想办法。”

于是毛师爷从床头箱子里取出一个小本子，背着马翥翻了半天。这是个不肯让任何人寓目的“秘本”，里面记载着各种办刑案所必需的资料，其中之一就是捕快的名册，姓名年籍，是“承袭”还是新补，新补则来历如何？查到胡体安，下面注明：“刘学太保荐。”

“不要紧。等我找个人来问问。”

“找谁？”马翥问道。

“也是本县的捕快，刘学太。这是个真捕快。”

于是到班房里传唤捕快刘学太。磕罢了头，刘学太向毛师爷问道：“师大老爷，有什么吩咐！”

“你的麻烦来了！”毛师爷向窗外窥探的人喝道，“都给我出去！关门。”

幕友的规矩，都是独住一院，食宿办公，皆在一起，关防十分严密。刘学太见毛师爷如此处置，知道真正有了麻烦，脸色顿时就变了。

“你保荐过几个名字？”

这是指保荐捕快，刘学太一时也记不清，想到就说，一共报了五个名字，其中没有胡体安。

“不对吧！”毛师爷问道，“有个胡体安呢？”

“胡体安！”刘学太吓一大跳，“保这个人的，多着呢！不止我一个。”

“我只找你一个！”毛师爷扬一扬他的“秘本”，又加一句，“我只着落在你身上。”

“师大老爷明鉴，”刘学太跪了下来，“胡体安是本县一霸，极难惹的，如果风声透露，一定抓不到了。师大老爷既然着落在我身上，我一定想法子抓人来，公事上好有交代，大老爷的前程可以保住，不过……”

听他欲言又止，自然有条件要谈，毛师爷问道：“你还有什么话，尽管说。”

“请大老爷体恤，第一，限期宽些；第二，我的家小不动，免得打草惊蛇。”

“家小不动”，是请求免予扣押他的眷属，差役奉命办案，为加重压力，原有这样的办法。如果扣押了刘学太的家属，可能胡体安会起疑心，所以说是“免得打草惊蛇”。这要求合乎情理，毛师爷允许了他。

“不动你的家小，可以。不过，限期不能宽，因为上面的限期也紧得很。我给你三天限，第四天没有人来，可别怪我无情，要请你老娘来吃牢饭了。”

刘学太跟胡体安是有往来的，他在光州那件案子，刘学太亦略有所闻。抓他倒不难，“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胡体安在镇平的产业甚多，决不会走，软骗硬逼，总可以把他弄到手。但这一来便结成了生死冤仇，人家党羽众多，而且都是亡命之徒，自己决不能去惹这场杀身之祸。

想来想去，只有照自己最初的想法。当跟毛师爷答话时，说“一定想法子抓人来，公事上好有交代”，便是暗示：总有一个“主犯”就是。如今只有跟胡体安自己去商量，弄个“主犯”来归案。

“胡老大，”刘学太屏人密告，“光州那件案子犯了，指名要你的人，着落在我身

上你说怎么办吧？”

胡体安先惊后笑：“老刘，你是跟我开玩笑？自己弟兄，有话好说，何必来这套？”

“这你就不对了！我当你自己人，才来老实告诉你，请你自己想办法，你倒疑心，我在你身上玩什么花样，这不是冤屈人？你不想想，保荐你的是我，我把你弄了进去，于我有什么好处？”

最后一句话，说得很透彻，胡体安原是一种试探，探明真情，随即改容相谢：“老刘，老刘，我跟你说笑话的。你这样维护我，我岂有不明白的道理。来，来，我跟你好好讨教。”

引入密室，一榻横陈，两个人隔着鸦片烟灯，悄悄计议，决定了弄一个“顶凶”去搪塞的步骤。第一件大事，当然是在毛师爷那里送一笔重礼。

礼送进去，毛师爷收下了，这就表示毛师爷已有所默喻。于是在胡体安家抓了个人到“班房”，这个人是个十五岁的孩子，名叫王树汶，是胡体安家厨房里当杂差的小厮。

疑窦丛生

光绪八年（公元一八八二年）九月十四日，刑部接到上谕：胡体安等抢劫案经河南巡抚梅启照、李鹤年审讯结案，但临刑前胡体安大呼冤枉，命令刑部迅速查明案情上奏。

刑部随后上奏，经查阅梅启照、李鹤年原奏，疑点很多，提议将相关人员提押到京，经刑部审讯后再定案。刑部认为，该案经御史闻讯上奏，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案件究竟是否存在冤情？如果不经过详细、谨慎的审讯，不足以定案。随之圣旨命令刑部，立即让李鹤年将所办案件的证人和卷宗派员妥善快速解送到京，交刑部用心审查，务求水落石出，不得存在任何冤枉和纵容。

后河南巡抚等再次上奏，将强盗正犯程孤堆、王牢夭定为斩立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牵涉张凤魁杀死王三娃一案，准备暂行羁押等候办理。刑部认为，上述做法确实荒唐，请旨将该省草拟文书的糊涂官员先行处理。圣谕指出，相应官员等待该案定案时，一并声明请示。

后相关证人押解到京，查明所谓的强盗正犯胡体安，其实为王树汶顶替，是镇平县捕快刘学太行贿受贿、操纵而成。刑部因此上奏剖析，王树汶并不是胡体安。原办案知县马翥也押解到京，马翥亲口交代了自己原办案件的错误和荒唐，这和河南巡抚的二次上奏，存在许多不符，刑部因此指明河南巡抚复审的捏造掩饰之处。

但河南巡抚固执己见，在上奏中大肆狡辩。为此，刑部又调取了该省所取邓州知州及罪犯妻子、族人、邻居的证词，都说王树汶于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从家中逃出，而定案时则改为光绪四年九月，明显自相矛盾。

王树汶既然和胡体安父子相称，那王树汶和胡体安是如何共谋抢劫的？王树汶纠集的同伙究竟是什么人？王树汶此前供述中都没有涉及，如此办案，自然不合情理。至于所谓赃物，更是没有一个可以作为证据的。河南省报告中含糊其词，只说胡体安的赃物和王树汶的赃物完全一样，明显是枉法裁判，栽赃陷害。

同时，对在野外为强盗看守衣物的罪犯，按为强盗望风、接赃的法律条文判刑，犯罪情节和罪行处罚都不相适应。刑部提出，是否将复审该案的南阳知府王兆兰、马永修押解到京进行对质，以查明案情，让他

们心服口服。或不押解他们到京对质，就按刑部现查明案情进行定案，两种意见一并上奏，请示圣谕。圣谕指示，由刑部按现有证据定案上奏。

刑部审查认为，王树汶临刑喊冤的根由，应以是否另有胡体安其人来判断。王树汶有无冤情，尤应以他是否和其他案犯共谋抢劫为依据。为此，刑部提押王树汶进行现场审讯。

真相大白

提审中程孤堆、王牢夭供述，王树汶听从胡体安安排，抢劫张肯堂家，王树汶在寨门持杆看人，等待事后分赃。王牢夭是程孤堆纠集的，程孤堆则是他平素认识的刘三、李大黑火烧脸纠集的。

至于河南巡抚所引张凤魁杀人一案，经过讯问主要证人，何周经、郑宽长都供称，程孤堆、王牢夭都没参与作案。自然不能依据缥缈无据的案件，将涉嫌抢劫、可能处死的重刑犯以等待对质为由胡乱羁押。

王树汶本人只供认于光绪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从自家逃出，被胡广得诱骗威胁同行，胡体安逼令王树汶为他服役，携带烟袋。二十七日晚，王树汶跟胡体安走到不认识的旷野地方，胡体安同伙将衣服脱下，胡体安命令王树汶和另外两人看守衣服。胡体安并未告知王树汶抢劫情由。经和程孤堆、王牢夭对质，程孤堆、王牢夭都供称，王树汶的确没参与作案，只在外望风。

讯问镇平县地保金振梆，称王树汶实为光绪五年十月逃出，而非四年九月。差役吴全、乔四、牛振江、王城得，营兵王得训、阎城淋，书吏王青元、王棠阶，失主张肯堂，主要证人赵荣溃、王殿杰，也将刘学太如何教他们虚假供述，王树汶如何承揽了自己没犯的罪行，县衙如何刑讯逼供，省衙如何诱骗串供等等情节，逐一详细说明。因此，胡体安并非王树汶，而是另有其人，王树汶不应判处死刑，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毫无疑义。

刑部会同都察院、大理寺当面讯问案犯时，各案犯都供述稳定、没有变化。刑部查明，该案原审知县马翥到任伊始，对镇平地方所有事务一片生疏，导致外面贼匪横行，以身试法，内部差幕勾结，玩弄权术。马翥只顾考核成绩，操之过急，对相关情况不仔细调查研究，事事听从品行恶劣的手下幕府指使，试图只拿王树汶一人而破解所有抢劫大案，以堵塞失主之口，导致真正的江洋大盗金蝉脱壳，李代桃僵。

复审案件的南阳知府王兆兰、马永修只是官官相护，保全官局，放弃案件真相不予查究，张冠李戴确定强盗和赃物，将此物指为彼物，更改案中时间，将两人作为一人。

河南巡抚等对案件不加细察，受到下属愚弄，虽然两次抓获刘学太到省，继续任其逍遥法外，只以案犯供述前后不一，草率将王树汶定为强盗从犯，使贪官污吏侥幸逃脱，冤假错案不能纠正。

总之，该案原审以荒谬开始，以捏饰终结，复审以掩盖原审漏洞开始，以罗织罪状、周密罪行终结，案件真实情况几乎全部消失。幸亏唐咸仰给涂宗瀛的奏章，真实可靠，显露端倪。

程孤堆、王牢夭的确是强盗正犯，不便长期羁押。王树汶与胡体安确属两人，虽然抓获胡体安遥遥无期，但在案多人的供述相互印证，确凿无疑。刘学太、刘全太、刘黑十、施游伯都在狱中病故，该案牵连证人很多，不能将他们长期羁押，以免拖累无辜，应遵照谕旨，立即结案。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2019.12 上

和慈禧打赌

◇文/河西走狼　图/段明



光绪年间，阎敬铭担任户部尚书。他为官清正廉洁，深得慈禧赏识。

这日退朝后，慈禧留下阎敬铭聊天。二人正说话间，内务府总管李莲英轻步进来，对慈禧说："老佛爷，您要的皮箱送到了。"慈禧说："拿一个过来，哀家瞅瞅。"

不一会儿，李莲英就拎着一个皮箱进来了。慈禧看了看，对阎敬铭说："阎大人，你瞅瞅哀家买的这皮箱怎么样啊？"阎敬铭走近看了看，问："太后，这皮箱多少钱？"慈禧回答说："六十两银子一个，哀家买了一百个。"

阎敬铭大吃一惊："太后，恕臣直言，这皮箱买得忒贵了。前几日贱内也买了一个，才花了六两银子。"

慈禧扭头问李莲英："小李子，你听见了吗？"

李莲英脸色一变，急忙回答说："老佛爷，奴才这就到内务府去问。"说完，他意味深长地瞥了一眼阎敬铭，离开了。

慈禧忽然问："阎大人，要是这皮箱外面卖的不是六两，而是六十两，你打算怎么办？"阎敬铭摇摇头说："不可能。一个皮箱，六两已经不便宜了。"

慈禧瞅着阎敬铭，说："你敢跟哀家打赌吗？七天之内，如果你能买到六两一个的皮箱，就算你赢，帮哀家买一百个，哀家赏你黄马褂，否则就是你输，到时候……"阎敬铭点了点头："如果臣赌输了，愿凭太后发落。"慈禧"嗯"了一声："你退下吧。"

阎敬铭刚走出宫门，忽然听到身后有人说："阎大人，您下台阶时悠着点儿！"他扭头一瞧，竟是李莲英，正笑眯眯地做了个请的手势。

路过东河沿一家杂货店时，阎敬铭见正好卖皮箱，

进去就向掌柜的订了一百个，一个五两五钱银子，掌柜的今晚备齐货，明儿早上，阎敬铭打发管家来拉。

第二天，管家一大早就去杂货店拉皮箱了。一炷香过后，他回来对阎敬铭说："老爷，杂货店的掌柜变卦了，一个箱子要六十两银子，忒气人了！"

阎敬铭愣了一下："真是岂有此理！你到别的地儿去买吧。"管家又去了好几个地方，奇怪的是，这些杂货店不是缺货，就是卖六十两。

阎敬铭又气又急，对管家说："我就不信，偌大的京城，还买不到六两银子的皮箱了。你一家挨着一家去找。"出乎他的意料，管家跑遍了四九城的大小杂货店，家家全卖六十两，而且是一口价！

阎敬铭这才想起李莲英那天说的那句话，难道是他在背后搞鬼？

于是，阎敬铭又来到了东河沿那家杂货店。掌柜的见到他，"扑通"一下跪在地上，说出了实话："大人，那天您前脚刚走，后脚就来了俩宫里的人，要小的把皮箱价涨到六十两，不然就抓去坐大牢！"阎敬铭心里全明白了。

离赌约期限只有三天时间了，阎敬铭琢磨了片刻，让管家给天津卫的北洋铸钱局发电报，请督办帮忙采买一百个皮箱，每个箱子不得超过六两银子。

第二天，阎敬铭眼巴巴地盼了一天，却没等到天津送来皮箱。他心急如焚，当晚又叫管家发电报催，谁知铸钱局既没有回复，也不见来人。阎敬铭这才意识到，李莲英早已抢先一步打点好了，这场赌约自个儿是输定了。

夫人对阎敬铭说："六十两就六十两，你就说是六两买的，交了皇差再说吧。"他却断然摇头说："弄虚作假的事，我不会做，也做不到！"

这天上完朝，慈禧把阎敬铭叫去，问："你给哀家买的皮箱呢？"阎敬铭跪在地上说："回太后，臣没买到。"

慈禧笑了："那你可就赌输了。"阎敬铭却摇了摇头："太后，臣并没有赌输。"慈禧愣了一下："这话怎么讲啊？"

阎敬铭却没言语，瞄了一眼慈禧身旁的李莲英。李莲英十分知趣，找个借口退了出去。阎敬铭这才把他买皮箱的事讲了一遍："太后，这件事背后，一直有人在和臣暗斗。"慈禧十分意外："竟有这种事？"

阎敬铭回答说："恕臣直言，您应该问一问李总管，他心里恐怕最清楚了。"慈禧"哦"了一声，却说："阎敬铭，不管怎么说，你没替哀家买到六两银子的皮箱，就是你输了。说吧，是让哀家革你的红顶子，还是砍你的人头？"

阎敬铭沉声说："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慈禧却笑了："好了，看在你没弄虚作假的分儿上，给哀家磕仨头，就算是对你的惩处吧。"阎敬铭只好给慈禧磕头谢恩。

几天后，阎敬铭听说慈禧为皮箱的事大发雷霆，命李莲英彻查此事。查来查去，最后查到是采买皮箱的公公虚报银两，把他当场活活打死了。

阎敬铭知道后，一声长叹："李莲英这是在杀人灭口啊！"他决定奏请慈禧，追查李莲英身为内务府大总管的失职之责，于是连夜写好折子，第二天就递了上去。谁知，半个月过去了，宫里却一点动静也没有。

这天上朝，慈禧忽然想重修被洋毛子毁坏的清漪园（颐和园），却遭到阎敬铭的极力反对，理由是国库亏空，拿不出银子来，气得慈禧拂袖而去。

第二天，李莲英突然登门而来，大声说："传老佛爷懿旨，即刻革去阎敬铭户部尚书一职，留京候任！"说完，他一声冷笑，得意地走了。

夫人埋怨说：“看吧，这就是你得罪李莲英的结果。”阎敬铭却“呵呵”一笑：“罢了也好，无官一身轻！”

一天，北洋铸钱局督办来京办差，特意来看望阎敬铭。阎敬铭问他怎么不回电报，督办十分惊讶：“大人，下官没收到您发的电报啊！”阎敬铭一下子愣住了。

夫人得知后，想起了一件事儿：“听下人说，最近管家花钱特别阔绰，好像得了一笔外财似的。”阎敬铭立马叫来管家质问：“上次给天津的电报你是怎么发的？”

管家瞅着阎敬铭的脸色不对劲，连忙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老爷，那两份电报，我……没发。”

阎敬铭惊呆了：“为啥不发？说！”管家结结巴巴地讲了原因。原来，打赌的那天晚上，李莲英亲自出面请管家吃饭，让他盯着阎敬铭，有啥事立马给宫里禀报，还给了管家一张五百两的银票。

阎敬铭大怒，打了管家一顿板子，把他轰走了。晚上，阎敬铭一阵长吁短叹后，写奏折说他年事已高，请太后准许他告老还乡。几天后，折子却被退了回来。阎敬铭心意已决，又连上三道折子，最后才被准奏。

这天，阎敬铭特意来到东河沿的杂货店，花六两银子买了个皮箱，放进奏折，派人送进了宫里。然后，他带着家眷离开京城，回老家去了。

慈禧看完奏折后，叫来李莲英，把折子扔在地上：“你好好看看吧，阎敬铭临走前又给哀家递折子，要罢你的总管。你为啥不把屁股上的屎擦干净啊？”

李莲英捡起奏折，粗略看完后，边磕头边说：“老佛爷，您消消气儿，怪奴才考虑不周，忘了阎敬铭的管家。要不，您就摘了奴才的顶子吧，好让奴才一心一意伺候您……”

慈禧叹了口气，说：“算了，看在你替哀家背锅的分儿上，这事就到此为止吧。这场赌约啊，说实话，是哀家输了。”

李莲英却说：“老佛爷，您是大清国的主子，怎么会输呢？您就是不吩咐奴才，奴才也会替您分忧。主子的面儿，就是咱大清国的面儿啊！”慈禧听后笑了：“你呀，就会拣好听的话哄哀家高兴。甭跪着了，起来吧！”

选自《故事会》2019.11下

沧海拾贝

汉朝马车“烧油”多

马车虽然不烧油，但马是吃粮食草料的，吃多少草料？司马迁说“马一匹则百金”，如果用粮食来计算，一驾豪华车的费用，一年为一千石粮食，相当于现在的27000斤粮食。将近三万斤粮食，养一部“车”，够一个五口之家十年的吃饭费用了。所以古代能坐得起马车的，大多数还是官员，以及富得流油的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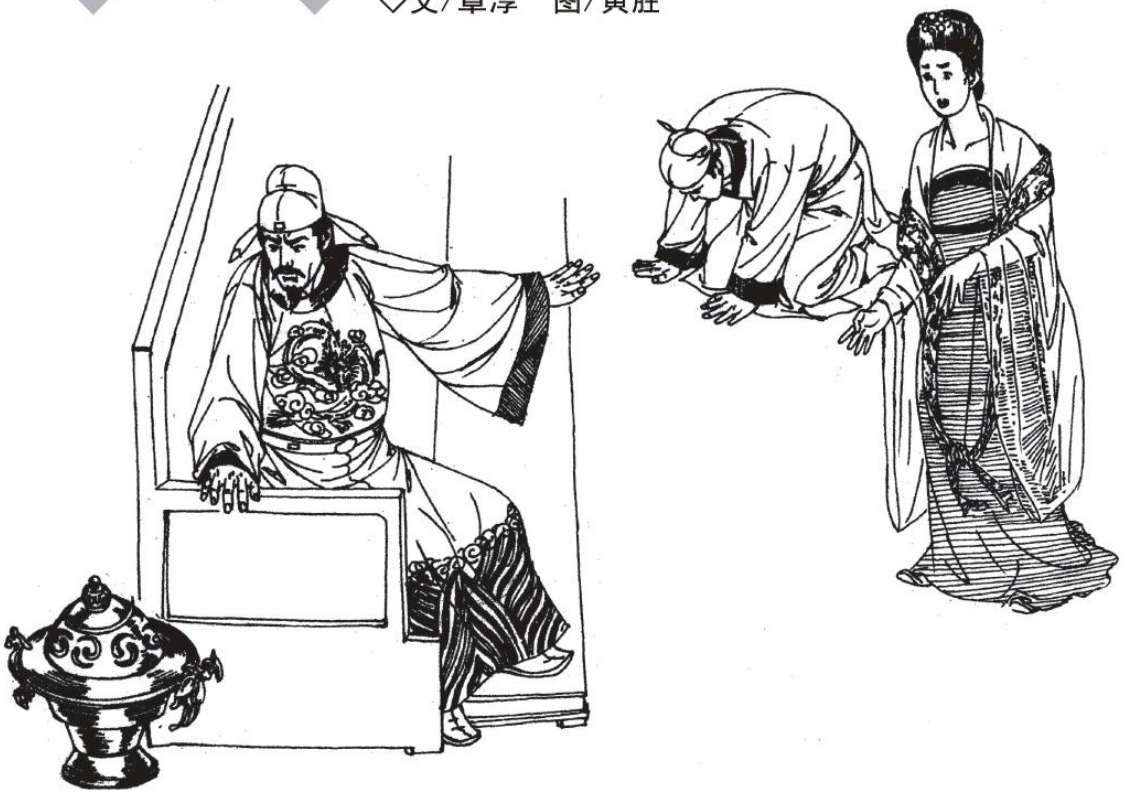
汉朝的副部级干部，每年的薪酬是两千石粮食，但如果养一部“豪华马车”，需要拿出一半俸禄喂马。

为了养车挣面子，有的清官乃至到了吃“糟糠”的地步。当然，为了抵制国家的用车政策，汉朝一位叫贡禹的御史大夫，曾向皇帝建议减掉三分之二的豪华车辆。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

公主之死

◇文/章淳　图/黄胜



一

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二女儿城阳公主，是长孙皇后的第五个孩子，她前面有三个哥哥李承乾、李泰、李治和一个姐姐长乐公主。后面有两个妹妹晋阳公主和新城公主。

唐太宗李世民视城阳公主为掌上明珠，从小就对她疼爱有加。父皇的疼爱，让城阳公主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城阳公主长大之后，嫁给了宰相杜如晦的儿子杜荷。杜荷是凌烟阁功臣的儿子，又是皇帝的女婿，本来有大好前途，却想谋杀皇帝。杜荷谋反失败，唐太宗李世民下令把他杀了。

杜荷死后，城阳公主又改嫁薛瓘。薛驸马出身学霸世家的河东薛氏，家里的宗亲都才华横溢，李世民家族选女婿，特别喜欢跟河东薛氏联姻。

薛驸马出身好，颜值高，学问也不错，是个标准的金龟婿。唐太宗李世民选中薛驸马后，为女儿女婿办了一场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婚礼。

城阳公主对薛驸马也很满意，夫妻二人婚后的日子，琴瑟和谐。

城阳公主的三哥李治登基称帝之后，长孙皇后的子女当中，李承乾、李泰、长乐公主、晋阳公主、新城公主都因为各种原因去世了。唐高宗李治一奶同胞的兄弟姐妹，只剩下城阳公主一人了。高宗李治对城阳公主，更是加倍珍惜。

但是，城阳公主小时候有父皇李世民娇惯，长大了有皇帝哥哥李治娇惯，就越来越不知轻重了。

二

城阳公主干点出格的事情，高宗李治一般都会容忍。关键是，城阳公主干的事情，已经触到了皇帝容忍的底线——犯了巫蛊之事。

古代的皇帝，有两件事情不能容忍，就是“男谋反，女厌胜”。

谋反是对皇权发起的直接挑战，而厌胜之罪，等同于谋反。厌胜，就是用巫术咒人。后宫当中巫蛊之事是大忌。唐高宗的发妻王皇后，就是因为巫蛊之事被废掉的。当年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也是因为巫蛊之事被迫自尽的。

城阳公主做了巫蛊之事，高宗李治非常犯难，毕竟她是李治唯一活着的亲妹妹，李治舍不得严厉处罚她，只好把妹夫薛驸马拿出来当挡箭牌。

高宗李治下诏，把薛驸马由左奉宸卫将军，贬为房州刺史。薛驸马本来是禁军将军，负责保卫皇宫的安全，现在因为城阳公主惹事，被贬官外放。

薛驸马没办法，只能去房州赴任。

这要是别的人犯了巫蛊之罪，肯定要杀头的。皇帝没有杀城阳公主，只是把她的丈夫贬官，已经是法外开恩，对得起妹妹和妹夫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城阳公主又干了一件情商极低的事情出来。

她觉得是自己害了丈夫，就要求陪薛驸马去房州赴任。城阳公主这样的要求，让哥哥唐高宗李治很为难。

出了厌胜之事，唐高宗只是让薛驸马外任刺史，已经有包庇的嫌疑了。在皇帝已经法外开恩的情况下，城阳公主还要求和老公一起去房州，这不是摆明了对李治的处罚不满吗？

城阳公主这么做，让唐高宗李治下不了台。皇帝一生气，既然你要离开条件优厚的京城，去荒凉的房州受罪，那你就去吧。

皇帝批准了城阳公主的请求，让她和薛驸马一起去房州了。

三

城阳公主从小娇生惯养，从来没有受过苦。她到了房州之后，水土不服，得了恶疾，竟一病不起。薛驸马也没有幸免。

城阳公主和薛驸马的死讯传到了高宗李治的耳朵里，李治哭了，哭得很伤心。

李治和城阳公主从小一起长大，感情非常深厚。三个妹妹长乐公主、晋阳公主、新城公主对李治的皇权构不成威胁，李治对妹妹们也疼爱有加。李治想好好对待妹妹们，偏偏妹妹们“不争气”。二妹晋阳公主十二岁就去世了，三妹新城公主也是年纪轻轻就离开人世，城阳公主是李治唯一活着的亲妹妹，本来有荣华富贵的好日子过，结果因为犯傻，把自己作死了。

高宗李治没办法，只能派人去房州，把城阳公主和薛驸马的灵柩运回京城。

李治停朝五日，在显福门为城阳公主举办了档次极高的葬礼。李治把城阳公主和薛驸马陪葬在昭陵，让他们和父皇母后永远在一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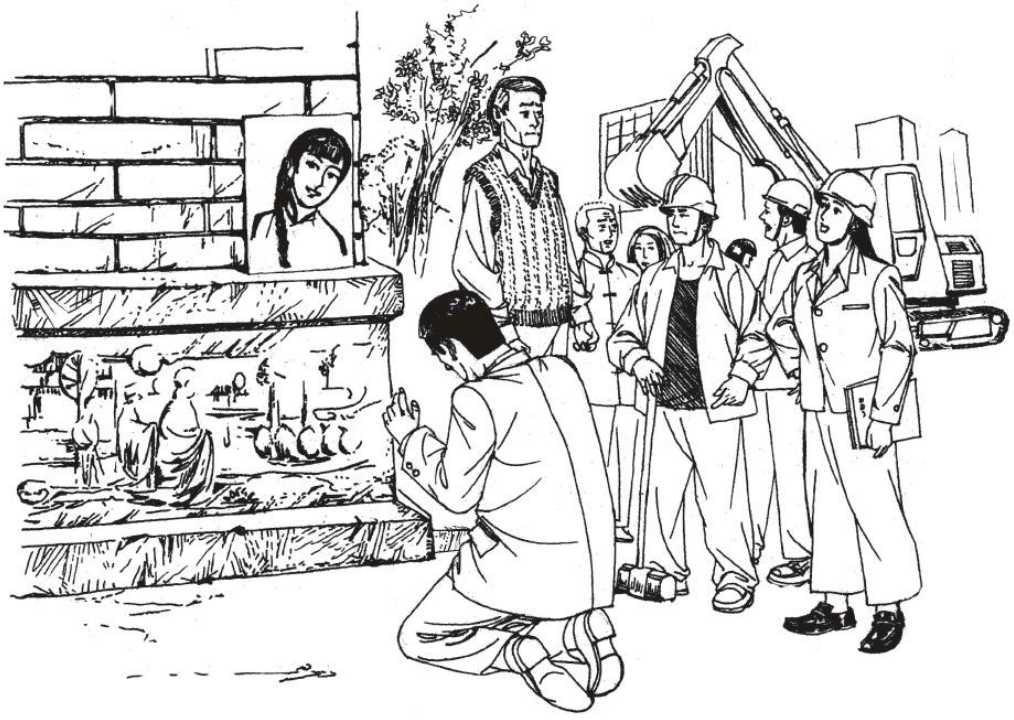
为了弥补城阳公主，李治把城阳公主的长子封为河东县侯，还让他当了济州刺史。李治和皇后生下的唯一女儿太平公主，在父皇的安排之下，下嫁给城阳公主的次子。

城阳公主要是不那么娇纵任性，她的好日子还是有得过的。只可惜，城阳公主太傻了，她坑死了老公，坑死了自己，也坑苦了哥哥李治。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

老街花爷

◇文/刘建超　图/黄胜



花爷在老街靠剪纸的手艺为生。

花爷家从爷爷辈开始就是剪纸高手，爷爷以剪裁“福”字而闻名。他剪出的“福”字是被称为写出天下第一福的乾隆爷的手迹体，不但福满喜庆，还透着皇家高贵的威武气势。

坊间传说，当年青要山的匪首赖大疤瘌强占民女为八姨太，点名要花家送五百幅乾隆体的红福，要大摆笼席庆贺。

花家也不敢得罪赖大疤瘌，只得按时把“福”字送去。

赖大疤瘌从进入山门开始把五百幅“福”字依次粘贴，直至布置的新房。

不承想，官兵顺藤摸瓜，沿着“福”字直接杀入新房，逮着了呼呼大睡的赖大疤瘌。

赖大疤瘌被押出山门时，定睛一看，才看出那一张张“福”字竟然是“祸”字。

没错，这剪纸近看是福，远看是祸，福祸相依，善恶自有报应啊。

花爷出生时，花爷的家人不打算让他再做剪纸行当，送他读书，做学问。

花爷偏偏还是喜爱剪纸。家人不让他动剪刀，他就在旁边看，到了学校，拿出剪刀就能把看到的图样剪出来。

花爷同桌的女孩叫林烟，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一条粗大的辫子垂到后腰。林烟喜欢花爷的剪纸，花爷将剪纸都一股脑儿送给了林烟。

林烟父母在文化部门上班，他们希望林烟去学戏。

老街戏班子招收学员，父母给林烟报了名，林烟就上了老街剧团的学员班，离开了学校。

花爷喜欢看戏，只要有林烟的戏，花爷就去看。林烟还只是个学员，登台的戏份就是跑个龙套，扮个群众演员，花爷也照样目不转睛地盯着林烟看。

花爷看完戏回到家，就拿剪刀，把记忆中林烟的举手投足、姿态神情记录在剪纸上，只是不管林烟在台上是什么打扮，剪纸上的林烟都是梳着一条长辫子。

林烟在学员班毕业后，

就进了老街戏班子，慢慢地开始红了。林烟第一次饰演的是《破洪州》中的穆桂英，那时也没有照相机之类的贵重稀缺玩意，林烟的台上风采都被花爷记录在剪纸里了。

林烟演完戏，卸了装，就会到老街的文峰塔下，花爷已经在等她了。

文峰塔在老街东南隅，离老街的戏园子不太远。文峰塔建于宋代，是一座密檐式砖石塔，塔身九层，有三十米高，塔内供有文曲星。一层拱门两侧原有对联一副，右侧的已倒塌，左侧半副字迹依稀可辨：楼九尽云通天尺。

花爷把新剪出来的剪纸，交给林烟。

那日，月淡风轻。花爷和林烟依偎在文峰塔下，花爷递给林烟一张新剪纸。是林烟的剪影，下面还有一行字：待尔长发及腰，做我新娘可好。

林烟依偎在花爷的肩头，你？拿什么来娶我啊？

花爷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林烟说，我要新房，要雕龙刻凤的双人床。

花爷拿出剪刀，一会儿工夫，挂着彩灯的新房，飞龙走凤的红床就呈现在林烟面前。

林烟说，我要花被要喜糖，要“三转一响”作嫁妆。

花爷不语，手里繁忙，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就放在林烟手掌中。

花爷拥着林烟，俩人的悄悄话羞得月亮都躲进云里。

花爷没有等来林烟，却等来了一场风暴。

林烟的父母带着造反派的人抄了花爷的家，把积攒的剪纸当作“四旧”付之一炬。

林烟也被父母逼着，嫁给了造反起家的莫副主任。

林烟在文峰塔下，哭得梨花带雨。她用花爷的剪刀，把粗黑长辫子剪掉，塞到花爷手里。花爷独自坐在文峰塔下哭到天亮。

那日，林烟急匆匆约花爷来到文峰塔下，告诉花爷，说造反派开会，明天要来捣毁文峰塔，说文峰塔也是“四旧”。林烟急得手发抖，说这可是老祖宗留下的文化啊，他们这是作孽啊。

花爷没有说话，去八角楼买回一沓红纸，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天不吃不喝。

第二天，莫副主任带着人扛着镐头、锤子来到文峰塔，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吃了一惊：只见文峰塔从上到下都被贴上了剪纸，这些剪纸都是伟人头像，还有伟人的语录。

一干人看着文峰塔，谁也不敢下手，干瞪眼没办法。

短时间，老街人纷纷效仿，都来花爷家里求伟人像，粘贴在自家的房屋里、院子里，老街的许多老物件就是这样被保留下来。

老街人对花爷更加佩服。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老街人没有想到，三十多年后，文峰塔又一次面临灾难。

这次要来拆迁文峰塔的竟然是林烟的儿子，恒达房地产公司总经理莫名。

林烟因病去世多年，葬在了老街。儿子莫名随父亲去了南方，进入房地产行当后做得风生水起，此番回到老街也是荣归故里，要做一番事业。

莫名圈下来老街几百亩地要搞开发，文峰塔也要拆除。

尽管莫名说不是拆除，是搬迁，要把文峰塔一砖一瓦登记造册，在另外的一个公园重新修建，老街人也是坚决地反对。

老街人又去找花爷，看到花爷正捧着林烟那条粗黑的辫子出神。

莫名带着施工队来到文峰塔时，抗议的老街人围住了挖掘机。

莫名被花爷带到了文峰塔前，文峰塔上又被贴满了剪纸，剪纸是个女人的头像，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一条粗大的辫子垂在腰后。

莫名怔住了，这是母亲林烟啊。

忽然有人说，快看啊，剪纸上的人流泪了。

果然，剪纸上林烟的眼角有一滴泪水缓缓流下，如一点鲜红的血液。

莫名哭着跪下了。

花爷一生未娶。

选自《广西文学》



拴红头绳的鸡腿子

◇文/张爱国　图/段明

1985年大年初三，一大早，我们堂兄弟姐妹十一人就冒雪来到二十里外的大姑家。每年的这一天都是我们最盼望的，因为我们在大姑家有好吃好喝的，还可以疯玩。今年更不一样，三伯家的大哥腊月结的婚，新嫂子是第一次到大姑家来，按风俗，大姑是要给她备个鸡腿子的。嫂子有鸡腿子，依大姑的性格，我们也不会没有。

一进大姑家的门，我就看见大姑家的大桌子和小桌子上都摆好了油果、麻饼和方片糕等茶点。大姑高兴坏了，用油腻腻的手先是拉着嫂子一番嘘寒问暖，又挨个儿摸摸我们的脸，和她比比高，然后叫我们坐席，吃茶。我年龄小，往年都是坐小桌子的，不料大姑却说："国子，你今年十二岁了，该坐大桌子了。"我高兴得像泥鳅一样挤进哥哥姐姐们中间。

当大姑笑着捧来一大盆热气腾腾的鸡腿子时，我们一个个眼光呆直。这几年家里虽然养了几只鸡，但除了年三十晚上，平时连一块鸡皮都没吃过，有时鸡生了瘟病死了，母亲也要腌起来晒干，留着待客。

"这是你的，云儿。"大姑首先将一个鸡腿子放到嫂子面前，笑着，又像是命令，"你吃，一定要吃。"然而，当看到大姑放到我们面前的鸡腿子时，我们的眼光突然黯淡——这些鸡腿子上，都拴着醒目的红头绳。

昨天晚上，奶奶一再告诫我们："明天到你大姑家，大姑一定给你们准备了鸡腿子，你们要看有没有拴红头绳。没拴，你们就吃；拴了，就是你大姑借来的，不许吃！"奶奶眼睛红红的："你们去了，你大姑恨不得把她腿上的肉挖给你们吃，可是，唉……"

原来，这些鸡腿子只是大姑借来做做样子的，是为了尊重"一桌无二席"的习俗。

"大姑，我茶点吃饱了，吃不下。"我姐似乎吞了一口口水，笑着把她的鸡腿子放到盆子里。

“我也饱了，大姑。”胖姐跟着说。

大姑看着她俩，张了张嘴，却没有说话，转而对嫂子说：“云儿，你吃，我撕给你吃。”大姑三下两下将嫂子的鸡腿子撕碎，还将一块鸡腿肉塞进她的嘴里。

我看着嫂子吃。虽然她想努力保持新媳妇的矜持，想尽量把嘴巴张得小一点，但只要鸡腿肉一进嘴，她嚼上三两下就吞进肚子里。我狠狠地吞下几口口水，目光又落到我面前的鸡腿子上：油晃晃的，散发着热气，热气里全是鸡肉的香味，直钻鼻孔。那根红头绳已浸透油水，变成暗红色，刺眼得很，可恶得很。

大姑又到厨房里忙去了。门外，谁家放起了鞭炮。弟弟妹妹们开始闹起来。我悄悄指着我的鸡腿子，低声对身旁的胖姐说：“我这个怎么没拴红头绳？”

胖姐看了看，惊异地说：“对呀，你的怎么没拴？”

“我今年十二岁，第一次坐大桌，大姑有意让我吃的吧？”我说，“奶奶说，没拴红头绳就能吃，对吧？”

“嗯。你运气好，吃吧。”胖姐看着我的鸡腿子，咂了咂嘴。

大姑过来时，发现我还在啃鸡腿骨上的那一小块脆骨，很吃惊，却连忙笑着走开。

不一会儿，我姐悄悄把我叫到大姑家后院，一把揪住我的耳朵：“谁叫你把大姑借来的鸡腿子吃了？你知道大姑借了多少家才借来这些鸡腿子的？”我姐恨不得一口把我吞掉。

“我的没拴红头绳，能吃。”我疼得龇着牙，“胖姐也看到的，真没拴。”

“扯谎！”我姐丢开我的耳朵，伸手从我口袋里掏出那截油乎乎的红头绳，“扯谎！打嘴！”我姐一巴掌打来。我急忙躲开。我姐又一把揪住我的耳朵，狠狠一拧。“啊——”我一声惨叫——我的耳朵本已冻伤，被她这一拧，撕心般地疼。

我哇哇大哭。

我姐也哭了，用袖口擦我耳朵上的血：“谁叫你好吃的？你把大姑借来的鸡腿子吃了，叫大姑拿什么还人家？你不懂事，你不知道心疼大姑，你不知道大姑没了大姑父……”

“我的两个心肝儿。”大姑压抑着哭声跑出来，一把抱过我和我姐，将脸紧紧地贴在我们的脸上，眼泪决堤一般，“都怪大姑，大姑没本事……”

直到现在，每年去给大姑拜年，七十多岁的大姑都要给我们每人准备一个鸡腿子，虽然现在我们谁都不稀罕吃。

选自《大观·东京文学》

唯美食不可辜负

沧海拾贝

曹操率领大军在官渡和袁术对峙的时候，由于军粮匮乏，一个饿得不行的士卒在沼泽中抓泥鳅烧着吃，被以违反军纪的罪名抓来交给曹操处罚。

正当众人以为这个士卒必会受到严重处罚时，曹操却让这个士卒依样烧了两条泥鳅给他吃，曹操吃过泥鳅觉得味道非常鲜美，很高兴，不仅没有处罚这个士卒，反而让他将这道菜推广到全军，并因此解除了这次饥荒。

官渡之战大胜后，曹操再次奖赏这个士卒，并且把这道菜命名为“官渡泥鳅”。

选自《传奇故事·百家讲坛》



做你姐

◇文/安子　图/周欣欣

通往村子的小路口，她正站在那里，推着一辆自行车，等了很久的样子。她也看到了他，隔着不宽的路冲他招手，唤他：“冬娃——”

他的心一酸。在监狱里，因为表现好，他被提前一年半释放，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回家。而她也早早地写信给他，要他一定回来，她和哥在家里等他。

从未见过面的她，却这样唤了他的小名。他迟疑了一下。倒是她落落大方地笑着，伸手将他的行李拿过来放在自行车后架上，说：“冬娃，来，你推着车，咱回家吧。”

两年前，他知道哥娶了媳妇，是哥在广州打工时认识的。她不嫌弃哥住在偏僻的穷山沟、没有了父母，甚至不嫌弃哥有个正在监狱服刑的弟弟。为这，那时候他把自己攒下的所有钱，托管教买了一条细细的金项链寄给她，并对哥说：“你要好好地待嫂子。”

她推了他一把，说：“愣什么，走啊！”他扶过车把，看了她一眼，低低地叫了声“嫂子”。

“别叫嫂子，以后就叫姐。”她笑，然后说，“你哥本来说了来接你的，可是一直没得着空回来，别生你哥的气，你哥心里惦记着你呢……”他应着，推着自行车朝前走，心里多少有些失落。

开始哥去看过他几次，可是去一趟真的太远了，而且后来他在监狱里也过得习惯了，就只和哥书信联系。可是他想见到哥，爹妈走了以后，是哥把他养大的，他却不争气。她好像看出他的心思，说："冬娃，过去的事都过去了。现在回来了，跟着姐好好过日子。"

他在家里闲了几天，哥一直没回来。家里没有电话。她说："你哥过几天就会写信来，别怨你哥，你哥都是为了这个家。"

在一个家里，他和她飞快地熟悉起来，他会主动帮她做家务，她也不拒绝，像使唤自己亲弟弟一样使唤他去打水，扫院子，割草喂羊……还要他每天穿得干净整齐，并要他去见村邻和亲戚。有时她会跟着，一副坦然的神情，甚至会同村里人说："我弟回来了，看，是个帅小伙子了。"她的态度影响着他，他慢慢摒弃了心底的自卑，从容地过起了生活。

农忙后歇息了几天，她又独自一人去了两趟30公里外的县城，回来后就开始收拾他的衣服，说，已经给他报过名了，要他去县城学开车。他先是吃惊，然后死活不肯。他知道学开车要花不少钱，这是她和哥的血汗钱，他不能花。

那天，她很生气，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什么都不学，以后就在家这样耗着，让你哥在外面打工养着你？你就不能有点出息？"

他妥协了，说："姐，你别生气，我去。"她这才笑起来，说："这就对了，以后，哥和姐还指望你呢。"

他格外刻苦，比所有人都更用心地学习。她隔几天就会去看他，带着她蒸的馒头、炒的鸡蛋和换洗的衣服。最后一次，她带去了一个年轻女孩。女孩二十出头的样子，精巧的五官很是招人疼爱，在她身后看着他羞涩地笑。他明白过来，脸一下红了。

他顺利拿到驾照，因为勤奋又懂事，很快找到了工作。顺理成章，婚事也定了下来。

好日子慢慢临近，他问她："写信让哥回来吗？"不等她回答，又说："要不我去找他？"她摇头，说："你哥还是回不来，他跟人家签了合同的，有个工程，不做完谁都不许走。"他无奈地说："姐，也不是哥非回来不可，是你太辛苦了，哥也该回来看看你。"她笑笑："以后你哥看我的日子多着呢，你要不嫌姐不是你亲姐，就让我把这事给你办了。"

这样，几天后，他就把女孩娶回了家。在家待了几天，他回去上班，叮嘱妻子好好照顾姐。

半个月后，妻子匆匆跑去县城找他，说自己只回了一趟娘家，姐就不见了，留了一封信给他。他急忙把信拆开，看到她娟秀的小字："弟，姐走了。其实在你回来之前，我和你哥已经离婚了。别怪你哥，这么多年，是你哥抚养和照顾着你，对你，你哥有恩，永远是你最亲的亲人。我和你哥，是缘分已尽了吧！所以，我不让你叫我嫂子，只让你叫我姐。是我要你哥答应我瞒着你的。弟，还记得你送姐的那条项链吗？还有那时你对你哥说的话。那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当时我就想，以后不管怎样，你都是我的亲人，我会像爱自己的亲弟弟一样爱你，所以，当我知道你要回来，我就决定等你，等你把日子过好……现在姐可以放心地走了。别怪姐，姐还年轻，还要过自己的生活，以后，一切都会好的……"

"姐——"他只喊了一声，一米八高的大男人，眼泪流了一脸。

选自《聪明泉》



井下深情

◇文/南在南方　图/段明

出　门

那年夏天，我第一次出远门，从陕西到山西晋城一个叫白沙的地方去下窑井，做苦力。

以前我没做过这种活儿，也没见过煤，小西对我说，那只是个粗活，没啥技术含量，只要有点力气就行了。

小西刚过十八岁就开始下窑井，挣了不少钱，可他总觉得不够。他的对象艾冬梅不想让他去，说是太危险了，要他留在家里和她成亲。他说：“我还没有把楼房盖起来，我还没有把彩电买回来呢，你就想用一根裤带拴住我啊。”

艾冬梅一本正经地说：“我又不是图这些才喜欢你的。”

小西说：“我喜欢你，我才下窑井，我想让你吃好的穿好的。”艾冬梅笑了，脸上有点红。

小西就当着我的面和艾冬梅抒情，他们以为我还不懂事。

我说：“小西，要不我们今天不走了，你和嫂子成亲去？”

小西像是惊醒了一样说：“我们走，再不走，赶不上火车了。”艾冬梅说：“那你早点回来。”

我看见艾冬梅的眼睛像一口水井映着光，一晃一荡的，我咽了一口唾沫。

我说：“艾冬梅哭了。”

小西说：“不管她。”

我说：“她都哭出声了，小西，你怎么这么心硬啊。”

小西说：“你以为我想当煤黑仔。下一年窑井尿三年黑水，两块石头夹个人，说不准哪天就成饼子了，还不是想跟她有个好日子过。”

车过黄河时，我看见它很细很窄，一点

也不像书上说的那样壮阔。

小西呵呵笑，说：“书上说深圳遍地黄金，你为什么不去深圳？”

我懒得和他抬杠，一路上的景色让人着迷。

下了火车，再换汽车，终于到了那个叫白沙的地方。

我看见了高高的井架，看见了井架上面五彩的旗子，看见了黑黑的煤，还有和煤一样黑的同伴。

矿主看着我，说：“你的胳膊太细了。”说着就在我的肩上用力一拍，拍得我差点倒了。

矿主又说：“还有一点力气，留下吧。”

人家肯要我，我激动得直咽唾沫，这是我的一个毛病。

小西后来说我笑的样子像是太监见了皇帝，一副奴才嘴脸。我说：“咱凭力气吃饭，又不是当官。”

小西觉得我太嫩了，说在外面做事情，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才行。我点点头叫他师傅，他立刻摆了师傅的架子：“在井下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哪里有异常，要学会逃命，井下可没有景致。”

下　井

在井下，小西做的是技术活儿，打炮，他打完炮就没事了，找个地方躺着，用矿灯照着艾冬梅的照片傻乎乎地笑。

我和伙伴用铁锨把煤上到架子车上，然后赶着骡子把煤拉到开阔地，倒在矿车上，最后吊车把煤吊到地面上。

那是个竖井，我们在井下仰着头能看见一块圆圆的天，早上它很亮，慢慢地就淡了，像一个钟表。

井下是黑暗的，我们头上的矿灯也是昏黄的，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骡子能看见呢？

小西说，这些骡子下了井就吃住在下面，实在干不了活儿，它们才有机会上到地面去。时间一长，它们在下面就都习惯了。

小西偷偷地对我们说，把食堂的馒头弄些给骡子吃，它力气大一些，跑得快一些，就能多出活儿，多出活儿就能多挣钱。

还有小西每次下井时，总要弄些青草给骡子带着，骡子总会舔他的手。他拍拍它的头不说话，任它舔。

小西有时睡好了，会帮帮我，那准是他想求我给艾冬梅写情书。

我本来不会写情书的，可小西一定要我写，写了几回就写好了。

小西有时会跟我说一说艾冬梅，好像不说他心里难受一样。

他说，艾冬梅做了绣花枕头，是鸳鸯戏水；艾冬梅给他唱山歌，唱得可好听了……

小西絮絮叨叨地说，像个饶舌的妇人，但我一点也不嫌烦，我觉得他的这些话多少还是有些营养的。

事　故

秋天的时候，我们去了一趟晋城，小西在那里给艾冬梅买了一件红艳艳的羊毛衫。

然后，我们到邮局寄了回去。小西在里面夹了一封信，这次是他自己写的，只有一句话：我的心，你晓得；你的心，我晓得。

我说这话好，胜过千言万语。他呵呵笑，很幸福。

事情来得很突然，那天早上，我们一起吃了饭，小西说他先下井去，把煤放下来，免得我们等活儿。

事情就是他一个人在井下时发生的，瓦斯爆炸，他被烧得面目全非，被救上来时，我已经认不出他了。

两天后，小西醒过来，他依然不能说

话，我喊他的名字，他的眼睛动了动，他的听力是好的。

一个月之后，他能开口说话了，可他的声音变了，虽然大夫为他的脸植了皮，可我面前的小西再也不是原来那个小西了。

小西说，艾冬梅一定认不出他了，她一定不会嫁给他了，他太丑了。

小西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可以下床了，小西说："这样的矿留着还会害死别人的，我要去矿务局。"

我陪他去了矿务局，小西说了那天井下发生的一切。

几天之后，一群人来了，他们下井检查了，说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得炸掉这个窑井。

他们说干就干，矿主像个无头苍蝇一样折腾着。在拉倒井架之前，小西说下面还有几头骡子。

矿主灰着脸说："窑都没了要那些骡子干什么？"

小西说那都是命。

小西最后一次下到井下，他给每一头骡子眼睛上蒙了黑布，他怕光伤了它们的眼睛。

他做这些时，所有人的眼睛和骡子的眼睛都是湿润的。每一头骡子都用舌头舔着他的手。

冬天来临时，我和小西一起回家了，离家越近小西越胆怯。

最后，他让我先回去。他说他得先到艾冬梅那个村子看看她，要是她认不出他，他这辈子就准备打光棍儿了。

我没有回家，我悄悄地跟在他后面，我希望艾冬梅一眼就认出他。我怕如果艾冬梅没有认出他，他会想不开。

他站在艾冬梅的门前，他喊她的名字。

艾冬梅出来了，她就穿着他寄回的红毛衣。他喊："艾冬梅！"

她看着他，显然她没有认出他。

他又喊："艾冬梅！"

她看着他，美丽的眼睛看着他说："我一定在哪里见过你的。"

他再喊："艾冬梅！"

艾冬梅突然扑到他的面前，她解开了他的衣服，她失声地喊起来："小西，你怎么成了这样？"

原来小西穿着她一针一针织出来的毛衣。

两个人紧紧地搂着，直到艾冬梅的父母出来了也没有松开。

我站在那里直流眼泪，我是一个多余的人！然后我朝回走，我想告诉我们全村子的人，准备喝小西的喜酒吧！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民间故事选刊》订阅须知

1. 欲订阅《民间故事选刊》，请您记准邮发代号：18—28，可到当地邮局、邮政所或邮政代办处办理订阅手续，可破季订阅。

2. 拨打邮局报刊征订热线11185，转人工服务，会有专属邮政人员和您联络。

3. 在邮局订阅不便的读者可通过邮购订阅刊物，杂志社竭诚为读者提供邮寄业务。汇款时，请您务必写清地址、邮编、联系电话，注明所购期次，收款单位不要简化或误写。

4.《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社址：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邮政编码：050000；联系人：邢国琳0311-87065018；安立芬0311-87046170。



冬夜艳遇

◇文/韩冬　图/段明

民国初年，京城大酱缸胡同住着一户人家，只有父子二人。父亲人称关老七，年过六旬，是个更夫；儿子叫关顺，三十多了，平日里靠拉洋车养活自己。

这年冬天的一个阴霾天，关老七抽着烟袋锅，眯着眼，不时瞅瞅外面，他心里惦记儿子关顺。往常这工夫，关顺早收车返家了，今儿个也不知是怎么了，这时候还没回来。眼下兵荒马乱，可别出什么事！关老七正担心，就听大门一响，一个大嗓门喊：“爹呀，我回来啦！”

关老七迎出去，见儿子关顺已把车拉进院了，车上竟坐着一个女人。关老七吃惊地问：“这位——”关顺凑过来，小声说：“爹，您先别问，一会儿我告诉你。”

说罢，关顺过去殷勤地扶下那个女人。那女人进了屋，搓着手，娇滴滴地喊冷。关顺忙让她脱了鞋，到炕上暖和。关老七把儿子拽到西屋，问怎么回事。

关顺小声告诉他爹，这女人是他在街上捡的。关老七一听，心下颤抖，忙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是犯大清律例的。关顺却嗤之以鼻，说：“大清垮了，现在是民国。”关老七郑重其事地告诉儿子，不管什么朝代，拐带人家妻女，都是犯王法的事。等这陌生女人暖和够了，得把她送走。关顺不听他爹的话，指指外面，振振

有词地说：“天这么黑，还下雪了，大冷的天儿，把一个柔弱女子赶出去，任她冻死，不是缺德吗？”关老七见儿子执意让这个陌生女子留宿，也是儿大不由爹，只好妥协，关照明天一早务必把女子送走，关顺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到了该去打更的时间，关老七再三叮嘱儿子，男女授受不亲，莫惹出祸来。关顺嘴上答应着，脸上却老大不高兴。

第二天早上，关老七打更回来，一撩开西屋的门帘，见炕上没有关顺，他赶紧走到东屋门口，用力咳嗽了几声，挑开门帘儿一看，不由顿足哀叹，只见炕下是一男一女两双鞋，炕上关顺和那个鬓发散乱的女人正在酣睡……

关顺和那个女子一直睡到中午才慵懒地穿衣下炕。关顺到西屋去，见老父亲正一口接一口猛抽烟袋锅，把个西屋弄得乌烟瘴气。显然，老爹正在生气。关顺却不在乎，他手里捏着一块明晃晃的大洋，放到嘴边用力一吹，马上举到父亲耳边，得意扬扬地说：“您听听，这是墨西哥鹰洋，小翠赏的，人家可有钱啦！”

关老七气愤地把烟袋锅往炕沿上猛磕了几下，瞪眼训斥道：“混账东西！这要是大清，连我都要受牵连！”

关顺却嬉皮笑脸地说：“您老说的那都是老皇历。现如今，今朝有酒今朝醉，那个小翠肯倒贴咱，这好机会不是人人都碰得上的！”

关顺正说着，东屋那个叫小翠的女人娇滴滴地喊道：“关顺，把尿盆倒了，再给我打些洗脸水来，要不凉不热……”关顺麻溜儿答应一声，赶紧出去伺候小翠了，剩下关老七一个人在屋里嗟叹不已。

要说，关顺这德行，跟关老七的溺爱有很大关系。关家原是旗人，世代享受朝廷俸禄，孩子打小不愁吃穿，慢慢成了纨绔子弟。清政府一倒台，关家失去了生活来源，开始是靠变卖祖上的家产过活，后来坐吃山空，一贫如洗。无奈之下，父子俩只能当苦力过活。

关老七虽然生气可也没办法。倒是每晚出去打更，眼不见心不烦，落得耳根清净。

这天早上，关老七打更回到家，见儿子的洋车不在家，他以为儿子醒悟了，出去干活了，可一直到傍晚，东屋也没动静。一连几日，关顺都没回来，关老七这才着急，他找遍了四九城也不见儿子的影儿。

本来，儿子失踪，关老七该报官，可他怕这事说不清楚，给儿子弄个拐带女人的罪名。没办法，关老七只好等，希望有朝一日儿子幡然醒悟，拉着洋车乐呵呵地回家。

关老七惦记儿子，没事就四处打听儿子下落。一天，他从一个拉洋车的那儿打听到，前些日子看见关顺拉着一个女人奔天津方向去了。关老七一听，也不打更了，一个人花好几天的时间才到天津。到了天津，他走街串巷找儿子，逢人就向人家比画儿子的模样。

功夫不负苦心人，一次，关老七在码头上碰见一个干力气活的汉子，那人听关老七描述完儿子的模样，他告诉关老七，别指望找到儿子了。前阵子，汉子在码头干活，偶尔看见一幕：一个贵妇模样的年轻女人，把一个年轻男人领到火轮船上，连哄带骗地卖给了来收“猪仔”的洋人。那女人会洋话，和洋人有说有笑，那个不懂洋话的男人还陪在一边傻笑哩。那女人收了鹰洋，跟洋人握手拜拜，临走时叮嘱那个傻男人，要听洋大人的话。后来，那男人左等右等不见领他来的女子回来，要走，被洋人的帮手连

打带骂踢翻在地，又拖进船舱。关老七听了描述，知道那男人就是自己的儿子关顺，那女人不是小翠还会是谁！

汉子告诉关老七，这样的事在这里不稀罕。洋人把中国人当“猪仔”买走，去美利坚干苦力、修铁路，没几个人能活下来……关老七听了汉子的话，差点想一了百了。

关老七一路讨饭，走回北京城。这以后，他就变得疯疯癫癫，逢人就絮絮叨叨地说：“我儿子叫关顺，拐他走的女人叫小翠，这个女人可坏了，是狐狸精变的，骗走了我儿子……”人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左邻右舍见关老七可怜，时常施舍些吃的给老人。让关老七不解的是，经常有个仆人模样的中年男子，自称姓修，隔三岔五就拿些米面送给关老七。关老七清醒时总问：“咱俩素不相识，你为何对我这么好？”老修回答：“不要谢我，是五夫人让我来的，这些东西也是五夫人给你的！”关老七诧异地问：“谁是五夫人呀，我从未见过她！”老修听了，只说：“我们做仆人的，只管按主人吩咐的办，不敢多问！”

关老七没想到，这个谜一直到自己弥留之际才解开。那天，躺在炕上的关老七早已吃不进饭，他睁着眼睛，就是咽不下这口气……这时，那个老修进屋告诉他，五夫人来了，来看他了。

关老七一听五夫人，黯淡的目光霎时明亮起来，他努力往旁边瞅去，见一个衣饰华贵的富态女人走了进来，看到他，女人脸上竟流下两行泪来，轻启朱唇叫了声：“公爹，我是兰香，您老还认得我吗？”

关老七一听，激动得嘴唇嚅动，用微弱的声音说：“兰香！你不是那年和关顺去天津，走丢了吗？”

“我哪是走丢了！”兰香幽幽叹息，“我是被您的儿子，卖给了妓院……”从兰香的诉说中，关老七这才知道，当年，他们家境败落，关顺领着结婚不到一年的媳妇兰香去天津走亲戚借钱，不长时间，关顺却一个人回来了，说媳妇丢了，找遍天津也没找见。其实，是关顺赌钱输了，把媳妇卖给了妓院。兰香是童养媳，没娘家人，关家人遍寻不见，也就作罢。

兰香被丈夫诓骗卖到妓院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不久，兰香遇到了一位富商，是天津城里一位有名人物，因妻子久婚不育，想在妓院选一名可心的女人为妾，一是为了生儿育女，续上香火；二是为了装点门庭，显耀身份，便于结交权贵。富商相中了兰香，把她赎了出来，从此兰香给这位富商生儿育女，成了精明能干的贤内助。

关老七静静地听着，两行浊泪从眼角淌了出来：“报应呀！”吐出这句话，关老七永远地走了。

兰香擦了把泪，用老修递过来的一条金黄绸缎给老人遮盖住遗体。然后，她屏退屋内所有人，跪在地上小声念叨着：“公爹，我要告诉您老一件事，我不说出来，会憋闷死。您老到了那边的极乐世界，莫怪儿媳心狠！跟您老说实话，那个小翠是我找来的，是我在妓院里结拜的一位好姐妹！我就是要您儿子也尝尝被拐卖的滋味儿……”

关老七出殡那天，排场震惊了街坊邻居，大散孝、诵经、扎纸活，应有尽有，极尽哀荣。那纸钱撒得长长厚厚铺了一路，直到坟地。

没人知道是谁为无儿无女的关老七办了这么一场风光的丧事，都说，这老头一定是上辈子积德了。

选自《故事会》2019.11 上

师长卖马

◇文/徐全庆　图/段明



马队无精打采地向前走，全无一点战马的威风。也难怪，人每天都只能吃半饱，哪有粮草喂马呢？赶马的司务长也是垂头丧气的样子，步伐显得十分沉重。

师长喊住司务长，说，怎么，舍不得这些马？

司务长点点头，说，它们可都是咱们的宝贝呀。可咱们也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过年呀？抓紧时间把它们全卖了。师长这样说时，语气非常坚定。

司务长应了一声，继续往前走。师长柔柔的目光“抚摸”着那些马儿，突然，他又喊住司务长，问，怎么只有十二匹马，我那匹白马呢？

司务长用乞求的目光望着师长，说，咱总得留一匹马呀。再说了，那匹白马可是立过无数战功的呀，还救过您的命呢，求求您留下它吧。

胡闹。师长的脸严肃起来，指着那十二匹马说，它们哪个没立过战功，单单留下我的马，其他人怎么想呀？拉去一起卖了，这是命令。

太阳落山时，司务长回来了，十三匹马卖掉了十二匹，只有师长的白马没有卖掉。师长疑惑地望着司务长，问，这匹马会没人要？

没有人肯买我有什么办法？司务长不看师长，低着头嘟囔道。

明天再去卖。师长说，语气十分坚定。

第二天仍没有卖掉。

第三天也没有。

师长纳闷。司务长再去卖马时，师长就偷偷地跟着。有人问价钱，司务长没好气地说，两千块。那人摇摇头，走了。师长走过去，盯着司务长说，两千块，你以为你卖汽车呢？再有人来买，只准要六百，多一个子儿都不行。师长说完，又狠狠瞪了司务长一眼，才转身离去。

晚上，司务长又把那匹马牵回来了。司务长说，六百也卖不掉。

师长说，明天再去，卖五百。

可仍然没有卖掉。

价钱一降再降，可那匹马却一直没有卖掉。

就有人议论，说师长并不是真的想卖马，只是做个样子。师长生气了，亲自去卖马。

师长牵着白马站在路边。很多人都主动和他打招呼，可没有一个人买马。师长更加疑惑。

这时，一个操着河南口音的商人走过来，师长拦住他问，买马吗？那人打量了一下师长，又打量了一下白马，问，多少钱？

二百块，师长说。

二百？那人以为自己听错了，这么好的马只卖二百？我买了。那人说着连忙掏钱，可却发现没有带钱，满脸遗憾地说，我身上只带了一点零钱。

师长问，零钱有多少？

只有三十多块钱。

行，卖给你了。师长说着把马缰绳递给那人。

那人一脸惊喜，连忙把一把零钱塞到师长手中，抓过马缰绳就要走。

站住。躲在一边的司务长跑过来，大喝了一声。

那人吓得一哆嗦，马缰绳掉在地上。司务长说，你知道这是谁的马吗？这是我们彭雪枫师长的马，彭师长还得靠它打鬼子呢，你怎么舍得买彭师长的马？

那人望着师长，问，您就是曾经驻守在河南桐柏山下的彭雪枫师长？

师长点点头。

那人把马缰绳递给彭雪枫，您怎么可以没有马呢？这马我不能买。

彭雪枫把马缰绳又塞到那人手中，说，这马已经卖给你了，我再把它要回来，那我彭雪枫成什么人了？彭雪枫说完，快速离开了。

第二天天刚亮，彭雪枫突然听到一阵战马嘶鸣声。彭雪枫正在发愣，卫兵来报，咱们卖出去的十三匹战马全回来了。

彭雪枫跟着卫兵去看，只见十三匹战马昂首立在风中。他那匹白马马背上有一封信，信上说：彭师长，我把这十三匹战马全买回来了，现在再卖给您，您要付给我的是日本鬼子的人头，越多越好。

选自《四川文学》

二里半

◇文/张子玉　图/段明



漫江的东南，有座乌金顶子山。乌金顶子山西有一片冒烟起的红松林子，这儿是一块地势平坦的地方。一眼暖泉水无冬历夏哗啦哗啦流着，进林子赶山利禄的人，累乏了，都乐意在这块歇歇脚，喝一口甘甜的山泉水，吃张山东大煎饼……想不到，这样幽美的地方，却给起了个怪名字，叫“二里半”。

说这话还是小鬼子侵

占东北的时候，实行集家并屯，到处杀人放火，一家姓马的孩子和老婆连惊带吓，得了快当病死了，就剩马大宝光棍儿一个人，怀里揣个良民证，偷偷钻进林子里在这儿压下了小地戗子。

这一天，天刚擦黑，地戗子外飘着大雪，马大宝做锅大饼子刚要吃，忽然走进来一个人，马大宝认识，是他同乡陈老七，因受不了小鬼子的气，跑到山里投了抗日联军。

陈老七进了屋，身上的雪都没顾得打扫，就对马大宝说："大宝，快帮帮忙。"

"啥事？"马大宝知道抗联是自己的队伍，平常日子也没少给抗联送东西。

陈老七告诉大宝，这些日子连着下大雪，山上的吃的快要断了，周围屯子都看得紧，运不出粮食，求马大宝想办法。

马大宝是个脆快汉子，一听忙点头，"行，行，这事就包在我的身上。"

陈老七一听，感动得不知说啥好，对马大宝说："兄弟，这就靠你了，明天早上日头不出山，你无论如何把粮送去，要不大伙儿就得饿肚子了。"

马大宝说："你就放心吧。"

陈老七走了，马大宝把打的几只野鸡用背筐背着，连夜到了漫江村。村口用大木头夹的一个小门，里面有个自卫团站岗的。马大宝一看，是个姓朴的人，把野鸡从门外扔了进去，门开了，姓朴的问："大宝，天这么晚还回来干啥？"大宝说："别提了，断顿多少日子了，熬山蘑菇吃拉不出屎来。"

姓朴的一听，急忙告诉他："哎哟，回来取粮？上边说可不兴多了，一斗是满数。"马大宝连连点头："好，知道了。"

马大宝进了屯子，把抗联断粮的事一说，大伙儿都东挪西凑，也不管是小米子，苞米粒子，给马大宝的粮食袋子足足灌了有三斗。

都半夜了，马大宝背着粮往回走，姓朴的一看直伸舌头："不行，不行，这要是让人家知道你背这么多粮出去，准有通抗联的嫌疑。前几天李万山当班，放出屯子的老许，才背了二斗多，不知咋透了风，老许和李万山都吃了官司，老许还活活被打死了，这你又不是不知道！"

马大宝哈哈大笑了："伙计，别较真，怕啥？出事俺老马担着，就说钻出去的。"

姓朴的拗不过，只好让马大宝出了村子。

马大宝回到戗子，累得浑身冒汗，吃了口凉饼子，就倒头睡了。

心里有事睡不实，马大宝睁眼一看，屋里还有点黑，忙刷锅烧火，想做点饭吃了就给抗联送粮去。响干的木头填满灶坑，用松明子点着火，烟一个劲地往回冒，马大宝寻思，不好，准是烟筒堵了，想要开门去打烟筒，可是门咋也推不开，马大宝一使劲，门掉了，这才看到，昨晚的一场雪太大了，把小戗子都盖上了。马大宝急了，山上还等他送粮呢。喝口凉水，抄起背筐就走。

天格外冷，大树都冻得咔巴咔巴直响，马大宝肚里没食，在大雪里背着粮食拱着雪洞子走，累出汗湿透小棉袄，又让凉风一吹，冻得硬邦邦。可马大宝还是咬着牙，在雪里爬着、走着……

抗联战士陈老七来迎接马大宝，站山顶上一看，小戗子让大雪盖住了，一溜平的大雪地啥也闹不清，陈老七难住了，不知该怎么去找马大宝。不管怎样，照着大概的方向摸吧。走着走着，前边出现一道雪沟，试着下脚发现有个东西，低头一看，正是马大宝，背筐还压在身上，可马大宝早已冻硬了。陈老七含着泪，一打量，马大宝身背粮食在雪地里整整拱了能有二里半地呀！

从此，人们就把当年马大宝的小戗子这块地方，叫"二里半"。

选自《民间故事》

大侠水上飞

◇文/刘学柱　图/颜玮



清朝末年，舒城县城有家济生药房，药房掌柜苏仁德常常带着儿子苏同去大别山深处的猪头岭采药。

这日，苏仁德有事抽不出身，便叫苏同独自去采药。苏同收拾妥当，背起药篓，骑着毛驴向猪头岭出发了。

苏同轻车熟路，采到了满满当当的药材。苏同将药篓担在毛驴背上，牵着毛驴下山。此时天色将晚，他隐隐约约听到有女人的呼救声："救命，救命呀！"

苏同拴好毛驴循声走过去，拨开树丛一看，眼前是一个深坑，一个年轻女子正在坑中呼救。那女子看到苏同过来了，连声求救："公子快救救小女子！"

苏同来不及多想，连声答应着，找到一根藤蔓，抓着藤蔓，一点点滑到坑下面，扶起那女子，再攀着藤蔓，好不容易将女子救下。

见女子十分虚弱，苏同拿出随身携带的水囊，喂女子喝了几口水。过了一会儿，那女子缓过劲儿来，渐渐有了精神。

那女子告诉苏同，她是宋家庄宋财主的女儿，名叫宋媛，独自溜出来捕捉蝴蝶，越走越远，结果失足跌落深坑之中。要不是苏同碰巧路过救了她，这深山老林的，她可能就没命了。

说到这里，宋媛忽然一把抓住苏同，一往情深地说道："小女子这条命是公子给的，无以为报，甘愿一生服侍公子。"

两个年轻人年纪相当，郎才女貌，苏同有心对宋媛表明心意，没想到宋媛也有这心思。深闺小姐本不该说这样的话，宋媛说完也是脸上绯红，深深低下了头。

苏同一时也顾不上许多，一把拉住宋媛的手，坚定地说："我这就回去请父母找媒人登门说媒，我苏同发誓，此生定要娶姑娘为妻！"

就这样，苏同将宋媛送回宋家庄，远远看着她安全回到家中，这才掉头往家赶。

回到济生药房，将采到的药材放好，苏同见过父亲，说完话却迟迟不肯离去。苏仁德问道："同儿，有什么话要说吗？"

苏同鼓足勇气说道："孩儿此番采药，救了个女子，与这女子一见钟情。"

苏仁德听完事情经过，哈哈一笑说："宋家庄就在猪头岭脚下，我在猪头岭采药几十年，对宋家庄再熟悉不过，听说那宋财主也是一个温良宽厚之人。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咱们与宋家也算门当户对，我

这就找媒人给你说合这桩亲事。”

舒城南郊有个南艳湖，湖边有个洪家庄，洪家庄有个媒婆叫洪娘。洪娘能说会道，不知说合成了多少亲事。

为了儿子的终身大事，苏仁德亲自上门去请洪娘。洪娘自然满口答应，连称这是一桩门当户对又有着奇妙缘分的好姻缘。

受了苏仁德的委托，洪娘特意选了一个好日子，领着苏仁德和苏同，带上备好的厚礼，一路吹吹打打，浩浩荡荡去宋家庄登门说媒。

因为路远，到了猪头岭地面，已是黄昏，一干人便在悦来客栈住了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一行人整理好准备起身，正要去宋家提亲，客栈掌柜却慌慌张张跑过来。

苏仁德上山采药常在这家客栈借宿，与掌柜很是熟识。掌柜一把拉住苏仁德，一脸严肃地说：“仁德兄，你这是去宋家说媒吗？”苏仁德不解为何，点头应道：“是啊。”

掌柜苦着脸道：“去不得了，昨晚龙眠山强盗闯到宋家庄，将宋财主闺女给抢走了。你此时过去说亲，岂不是添乱吗？”苏仁德闻言大惊失色，苏同上前抓住掌柜：“掌柜，你、你、你胡说！”

掌柜一字一顿地说：“公子冷静，此事可不是儿戏，我岂能说谎！”

苏同扔下掌柜，拔脚往客栈外冲，一个机灵的伙计见势不妙，一把抱住了苏同。苏同红着眼睛，说什么都要去宋财主家看看。见儿子如此激动，苏仁德一时也没了主意。

倒是洪娘，沉稳地将苏仁德拉到一边，低声商量。洪娘对苏仁德说，眼下这个情况，先要安抚住苏同，另外也要探探情况，她愿和一干人等留下看着聘礼，苏仁德陪着苏同扮成路人的模样，去宋家庄看个究竟。

苏仁德想想，这样也好，虽然此时登门有些唐突，但毕竟也是为提亲而来，如果宋家真的蒙此大难，苏家也不能袖手旁观。

苏同听说能和父亲一起去宋家，也不闹了，只是一心想知道宋媛现在情况如何。

来到宋家庄，此时庄里鸡飞狗跳，没有了往日的宁静祥和。两个人说明来意，下人将他们迎入家中，只见一家人正哭得死去活来。

宋夫人告诉苏同：“苏公子每每随父采药，我家小女守在闺阁之中，从窗口遥遥相望，暗生爱慕之情。这次见公子独自上山采药，便溜出门，故意装作跌入深坑，只为能够认识公子。这些日子，小女天天在家等着公子上门提亲，我细问之下，她才告诉我实情，还说你们不日就会上门提亲。不料，昨晚龙眠山强人将小女抢走了……”

苏同听了这话，再也支持不住，一口气没上来，一头栽倒在地。

苏同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自家的床上。他看了看父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道：“宋姑娘可有消息？她若有不测，儿子怕也活不成了。”

苏仁德夫妻急得团团转，又是叹气又是跺脚。苏仁德说道：“既然同儿与宋姑娘有约，我们又请了媒婆要上门说亲，现在半道遇着这事儿，我苏家岂能袖手旁观。只是龙眠山强人已成气候，官府都没办法，我苏家又有什么办法呢？”

苏夫人脱口说道：“拿钱赎人。济生药店经营这么多年，也攒了不少银两，儿子遇到这样的事儿，我苏家要银子又有何用，不如将银子送与强人，赎回宋姑娘。”

苏仁德连连点头说：“夫人有见识！此事宜早不宜迟，我这就去办！”

苏同听闻父母要拿钱上龙眠山赎回宋媛，从床上爬起来，也要上龙眠山。苏仁德无奈，只好依着儿子，又不放心，便将家中银钱，悉数带在身上，伴着苏同，连夜往龙眠山而去。

两人马不停蹄，经过城南洪家庄南艳湖时天色已晚，苏同在夜色中隐约见个人影，在南艳湖上行走如飞，连忙指给父亲看。苏仁德眨巴眨巴眼睛，惊叫一声：“水上飞！”

苏同以前随着苏仁德外出采药，常常听人说起“水上飞”。这水上飞可不得了，武功天下第一，而且行侠仗义。只是这水上飞不知隐居于何处，轻易不见其踪影。有人痛恨龙眠山强人，希望有朝一日水上飞能来龙眠山，荡平这伙强人。没想到，今天在这儿居然真的碰到了！

苏仁德“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苏同也双膝一软，跪倒在南艳湖边。父子俩一起求告：“水上飞大侠，请出手救我等黎民百姓吧！”那水上飞眨眼之间，踏水来到父子俩的身边。苏同偷眼一看，顿时愣住了，怎么是洪娘？

洪娘看了看父子俩，却是一脸诧异之色：“你们父子俩咋在这儿？你们说谁是水上飞？”

苏仁德说：“大侠，您就别装了，我们都看到了。宋家姑娘被龙眠山强人抢上山去，我们拿出家当上龙眠山赎人，不知强人放不放人。您是江湖上武功第一的大侠，怎能见死不救？”

洪娘愣了下，先是看看苏同，再看看苏仁德，随即应道：“你们先去一步，看看能不能将人赎回，我紧跟着上山就是！”父子俩一听这话，千恩万谢，直奔龙眠山而去。

第二天一早，父子俩上了龙眠山。大当家叫黑豹，苏仁德奉上银钱，说明来意。黑豹呵呵一笑，说：“我们是强人，干的就是烧杀抢掠的勾当，你既然把银子送上山了，我们收下就是了。想带走宋姑娘，嘿嘿，没门儿！趁我心情好，快点滚下山。迟了，砍下你们父子两个人的头！”

苏同大叫：“盗亦有道，我们拿钱赎人，你就应该收钱放人！”黑豹狞笑一声，抽出腰间的铁鞭恶狠狠地吼道：“规矩，老子手中的铁鞭就是规矩。”

苏同却不害怕，一副拼命的架势，低着头往前冲，苏仁德连忙用身体护住苏同。黑豹吼着：“好，老子一铁鞭将你俩打成肉泥！”

就在这时，只听一声喝叫：“住手！”一个人跑了过来，苏同惊喜万状：“水上飞！”

洪娘指着黑豹厉声喝道：“你就是黑豹？宋媛姑娘的事，我水上飞管定了，放了苏姑娘，一切好说，如果执迷不悟，我可不轻饶你！”

黑豹愣了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你是水上飞？你上个龙眠山，都气喘吁吁的，哪像天下第一高手的样子！”

洪娘眉毛一竖道：“这么说，你是不想放宋姑娘了？”黑豹道：“水上飞发话，我岂敢不听。不过机会难得，我得讨教一二！”话音未落，黑豹手里的铁鞭，就劈头盖脸向洪娘砸来，只见洪娘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铁鞭打翻在地。

所有人都呆住了，黑豹狂笑：“你一个不会武功的女人，跑到我龙眠山自称水上飞，这不是找死吗？”

苏同和苏仁德一起扑到洪娘的身前，道：“你不是水上飞，何苦上龙眠山送死？”

洪娘受了伤，看着苏同说：“我不是洪娘吗？专门为人做媒的红娘，这次答应为你和宋姑娘做媒，我不能有头无尾。宋姑娘被强人抢去，我干着急，却一点办法没有。我就豁出去了，可惜强人没被我唬住。”

此时，黑豹听出了端倪，一时间竟然呆住了，他收起铁鞭，叹了口气说：“罢罢罢！我杀富济贫，却从来不欺负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外人只当我是强人，可我也是个讲义气的，成全你们吧。”说罢手一挥，令人将宋媛带过来。

三个人抬着洪娘下山，到洪家庄时，天已大黑。忽然，苏同看到几个黑影在南艳湖上行走如飞，跑到南艳湖边细看，月色朦胧中，他看清楚了：南艳湖上有条堤埂延伸到湖心小洲，这是妇女们晚上洗衣服经过堤埂。这些日子湖水涨起，淹了堤埂，但妇女们轻车熟路，依然在堤埂上行走，夜色中宛如踏水而行……

选自《民间文学》

有害秘方

◇文/莲青来客　图/段明

善城人历来爱喝羊肉汤。任庚银是个有主意的人，他见善城人越来越多，就在自家门口垒起锅灶，卖起羊肉汤来。任庚银的汤锅一开，果然生意兴隆。然而不久，竟门可罗雀！

任庚银一打听，原来，他的羊肉汤3个铜钱一碗，一般人一次至少要喝两碗才能喝饱。两碗就是6个铜钱。这对那些官家富户来说算不上什么，但对平民百姓来说却是个不小的数目，何况汤客大都是些平民。

任庚银恍然大悟，可怎么才能吸引汤客、盘活汤锅呢？跑堂伙计建议说："掌柜的，咱就降降价吧，一碗就卖两个铜钱。"任庚银摇摇头说："这主意我想过，可也算过一笔账，如果两个铜钱一碗，我们不但赚不到钱，还要赔钱。"跑堂伙计一听没了主意，然而任庚银总归是精明人，又想出一个主意。

这天，任庚银贴了张告示，大意是：凡喝羊肉汤者，只要碗里有肉，清汤可以随便加、任意喝！跑堂伙计疑惑不解："这'见肉加汤'的主意能行？"任庚银胸有成竹地说："你就瞧好吧！"

其实任庚银早算计过了，羊肉汤是羊肉和清汤混在一起，里面最值钱的当然是羊肉，而不是清汤。让汤客们多喝两碗清汤，熬汤时多往锅里加些水，清汤自然就多出来了。

这主意果然灵验，不几天工夫，任庚银的羊肉汤锅又火了起



来。可出乎意料的是，月底一算账，他的汤锅不但没赚钱，还赔进600多个铜钱！这么火的生意，怎么会不赚钱呢？

跑堂伙计说："以前，汤客至少要花6个铜钱，买两碗羊肉汤才能喝饱；现在按'见肉加汤'的办法，只要花上3个铜钱就能吃饱喝足了。汤客们省了钱，还能多喝几碗清汤。"任庚银说："当初定这主意时，我也是这么想的，可现在汤锅火了，怎么又赚不到钱了呢？"跑堂伙计一笑又说："掌柜的，这些天你见汤锅红火，只顾着高兴了，还没来得及仔细看。"任庚银不解地问："看什么？"跑堂伙计说："自从'见肉加汤'，汤客们起初还是比较守规矩的，都是每人花3个铜钱买一碗羊肉汤，然后清汤加多加少也都是一个人喝汤。可后来就不同了，是一位汤客花3个铜钱买一碗羊肉汤，然后那些跟着同来的汤客，再偷偷用自带的碗筷把肉分开，到汤锅上加汤喝汤。这样一来，卖出去的羊肉汤少了，可跟着蹭汤喝的人却多了，熬汤用的柴钱自然也就多了，汤锅能不亏吗？"

任庚银恍然大悟。

第二天，他起了回早，等亲自收拾好汤锅，才叫堂客生火熬汤。不一会儿，汤锅便咕嘟咕嘟冒出气泡来，汤客们也接二连三地进了门。这时，跑堂伙计赶紧问："掌柜的，'见肉加汤'的主意改不改？""不改！"任庚银坚定地说。

下午，送走最后一位汤客，任庚银迫不及待地算起账来。一算，不但没亏，还赚80多个铜钱。任庚银高兴坏了，跑堂伙计却迷糊了，就问："同样是'见肉加汤'，以前不赚钱，今天怎么就赚到钱了呢？"

任庚银见四下里无人，把跑堂伙计拉到汤锅前，拿起一把勺子，往锅里一伸，就从锅里捞出一只碗来，还神秘兮兮地说："奥妙就在这里！"跑堂伙计一头雾水："不就一只碗吗，有什么稀奇的？"任庚银又说："你可别小看这只碗，把它倒扣在锅底，熬不了多久，锅里的汤就会冒起泡来，整个羊肉汤锅就像熬开了一样，其实锅里的汤并没有开，不过是锅底碗里的气泡冒上来罢了。这样对付了那些蹭汤喝的汤客们，还能省下不少柴钱，咱的汤锅岂有不赚的道理？"跑堂伙计一听，连声赞道："好主意！"

任庚银和伙计聊得正欢，不想，两位衙役来到汤锅店铺，说："任庚银，有人把你告了，跟我们走一趟吧！"任庚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想问个究竟，衙役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他带了出去。

来到县衙，就见大堂上有不少人，有的捂着肚子，有的提着裤子，有的正往茅房那边跑。

任庚银跪在堂前："县令老爷，你抓小民，小民何罪之有？""好你个大胆刁民！堂上这些百姓，都是你的汤客，今天，他们喝了你的羊肉汤都拉了稀，你还敢说没罪？"县令一拍惊堂木，大声喝道："从实招来，不然大板伺候！"

任庚银心里"咯噔"一下，"喝了没熬开的羊肉汤还能不拉稀？这一点当初怎么没想到呢？"他自知理亏，可依然硬气说："俺熬羊肉汤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以前他们喝了不拉稀，今天怎么就拉了稀呢？一定是他们有意合伙诬陷俺，大老爷一定要给小民做主呀！""看来不打你是不会招呀！"县令再拍惊堂木道，"给我重打30大板！"打完又说："招还是不招？不招再打40大板！"

30大板下来，任庚银早已疼得哭爹喊娘，再打40大板，哪里吃得消？任庚银只好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原来是众汤客无德在先，你无德在后呀！”县令听完大声喝道：“来呀，把这些无理无德的告状之人给我各打30大板！”汤客们一听，立马跪下，一边磕头一边说：“县令大老爷，饶了我们吧，我们再也不敢蹭汤喝了！”县令想了想又说：“念你们人人拉稀，也是受害者，本县姑且饶了你们，不过，若是再犯定打不饶！”

见此情景，任庚银忍着疼大着胆说：“县令老爷断案不公呀，他们的30大板你饶了，我这30大板可是白挨了，小民冤枉呀！”“这……”县令一时语塞，可他一拍脑门又说，“说白挨也不白挨，你不是顾虑那些无德的汤客蹭你的汤喝吗？今天本县就给你出个好主意，以抵消那30大板，如何？”任庚银来了精神，忙问：“什么好主意？”县令说：“你在卖羊肉汤的同时，每碗再发给汤客两个清汤牌牌，变‘见肉加汤’为‘收牌加汤’，这样一来，不就无漏洞可钻了吗？”任庚银如获至宝，也顾不得屁股疼了，赶紧磕头谢恩。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尽管用了“收牌加汤”的主意，可任庚银的汤锅还是慢慢冷清下来。难道汤客们还顾忌他锅底扣碗？

跑堂伙计提醒他：“现在市面上早就盛行什么秘方呀、秘籍的，咱是不是也来个秘方羊肉汤？”任庚银一听来了主意，他上山采药，下河取草，经过半年努力，终于研制出秘方羊肉汤来。

这一招果然真灵。“祖传秘方羊肉汤”招牌一出，任庚银的羊肉汤锅不仅再次红火起来，还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吃，就连县令大老爷也要隔三岔五地叫衙役们给他端上两碗解解馋。任庚银喜不自禁。

然而好景不长，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这天夜里，莲青山上下来一股土匪，不说青红皂白，就把任庚银掠上了山。

善城人都知道，莲青山上的土匪心狠手辣。可出乎意料的是，当匪首看到任庚银吓破胆的样子时，不禁哈哈一笑，说：“任掌柜，别害怕，弟兄们把你请上山，一不害你的命，二不图你的财，只想请你在山上给兄弟们好好熬上几天羊肉汤！”任庚银不信匪首的话，哆哆嗦嗦地说：“好汉，别开玩笑了，你们山上山珍海味多得是，哪缺我熬的那碗羊肉汤呀？好汉还是把小民放了吧，家里还有80多岁的老爹呢！”“山珍海味山上确实不缺，可哪有你熬的羊肉汤好呀？”匪首哈哈一笑，神秘兮兮地又说：“实话告诉你吧，我乔装打扮，在你那汤锅店，早已喝过多次羊肉汤了，那真叫一个香、一个爽呀！”说完，还把少了一截手指的手，伸给任庚银看。任庚银果然想起此人确实不止一次地光顾过他的羊肉汤锅。

任庚银信了匪首的话，就在山上给土匪熬羊肉汤。转眼20多天过去了，任庚银惦念老爹，说要下山，众匪们哪肯同意？又熬了20多天，才把他放下山。

任庚银从山上下来，并没有直接回自己的家，而是径直去了县衙。县令早就知道任庚银被掠上山的事，如今一见，一脸的惊讶。任庚银就把活着回来的缘由说了一遍。县令半信半疑。任庚银又说：“县令大老爷，你不是一直都想剿灭莲青山上的土匪吗？现在俺有个好主意！”县令更加惊讶：“我堂堂一县之令，几次剿匪都未成功，你一介平民，能有什么好主意？”任庚银说：“小民保证，7天之后，山上的土匪一定会陆续下山，只要设下埋伏，定能将他们一一擒获！”县令剿匪心切，忙说：“你有这个把

握？可敢立下军令状？”任庚银说：“敢！”

7天后，果见三三两两的土匪陆续下山，落入县令设下的埋伏。最后，就连匪首也被逮了个正着。

县令大喜。

这天，任庚银杀羊熬汤忙得正欢，忽然听到门外街上阵阵锣鼓家伙声，正由远及近向自家羊肉汤锅方向传来。任庚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赶紧出门，不想县令的轿子正好落在自家门口。县令慢慢走下轿子，指指身边一班衙役，衙役们抬着3担金、4担银、20多匹绸缎等物，大声对任庚银说：“任掌柜，清剿莲青山上的土匪你可是立了头功，今天，本县带领众衙役是专门来犒赏你的，这些赏品还请笑纳！”

任庚银看了看那些金银绢匹，又看了看善城大街小巷那些看热闹的乡邻，两眼早已眯成了一条线！任庚银咧开大嘴，哈哈一笑，说：“为民除害，都是县令大老爷您的功劳，小民俺怎敢和大老爷您争功？”“唉！任掌柜，没有你山下设伏的主意，本县又怎能将土匪一一擒获？你的头功，全是你的头功呀！”县令哈哈一笑，话头一转，接着又说：“任掌柜，莲青山上的土匪虽然清剿光了，可本县却有一事不明，你是怎么知道他们7天后一定会陆续下山的呢？”任庚银搓了搓手，支支吾吾地说：“反正山上的土匪都被县令大老爷您清剿光了，至于7天下山的事，你就别再问了。”“本县正要将剿匪的事情上报皇上，给你请奖赏呢！不知道7天下山的原因，这奖赏怎么给你请呀？”县令两手一摊，笑呵呵地说。任庚银听了喜不自禁，他赶紧向县令靠了靠，小声道：“不瞒你说，小民认识一种叫‘赛神仙’的草，在熬制羊肉汤的祖传秘方中，小人就用了这种草。”县令不解地问：“这种草又有何效？”任庚银神秘兮兮地又说：“用这种草熬出来的羊肉汤清香无比，喝了还想喝！”县令先是一惊，然后恍然大悟地说：“你给土匪熬羊肉汤的时候，也用了这种草？”任庚银神秘兮兮地又说：“要不然，小民咋敢和县令大老爷立下军令状？”县令又问：“你是从什么地方弄到这种草，又是怎么带到莲青山上去的？”“这种草莲青山上就有。”“原来如此！”县令若有所思地说。

几天后，阵阵锣鼓家伙声再次由远及近传来。任庚银闻声，立马猜想到，一定是县令奉朝廷旨意，给他送皇上的奖赏来了。任庚银立马放下手里的活，赶紧出门，果见县令和一班衙役正敲锣打鼓地向自家汤锅方向走来，善城大街小巷依旧围满了看热闹的乡邻。

还没等县令下轿站稳，任庚银就迫不及待地一下跪在地上，一边磕头，一边大声说：“小民任庚银叩谢皇上的奖赏，叩谢县令大老爷为小民请赏！”

县令没接任庚银的话茬，而是大声对衙役们喝道：“来呀，把任庚银拿下，打进死牢！”

“小民何罪之有？”任庚银浑身打了个激灵，赶紧问。

县令厉声喝道：“你擅研有害秘方，熬制上瘾羊汤，祸害本县百姓，难道你还不知罪？”

“清剿莲青山上的土匪，小民可是头功！”任庚银据理力争。

“功过有别、赏罚分明历来是本县的作派！”县令说，“清剿莲青山上的土匪你确实有功，本县已经赏过你了。可你枉法取利，祸害善城百姓之罪，本县又岂能轻饶？”

任庚银终于低下了头……

选自《故事林》

沈家有喜

◇文/罗书钵 图/段明



天空下着微雨，绿柳成行，喜鹊在树梢欢呼，又是一年春天。

沈家大院里，正召开着家庭会议。沈员外时而坐着，时而站着，看上去有些不安，似乎在忍住脾气。他环顾自己的几个儿子，问道：“你们倒是说话啊，怎么都哑了呢？”

沈家四个儿子低着头，不敢接话。沈员外的夫人看不下去了，小心翼翼地说：“老头子，也别着急，办法总是能想出来的。”

原来，沈员外有个女儿，叫沈凝，年方二八，出落得水灵灵的，肌肤雪白，落落大方，还饱读诗书，有大家闺秀的风范。沈员外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心想将来定为这闺女钓来金龟婿。可万万没想到，一次庙会归来，女儿性情全然大变。以前，女儿娇羞懂事，夫妻俩心里美美的。可是如今，很多媒婆来提亲，有大富大贵的公子，有有权有势的少爷，沈员外家的门槛都快被踏破了，可女儿就是不接招，总是推托，说自己年纪还小。傻瓜都看得出来，女儿这是有心思了。

沈员外没办法，把天天跟在沈凝身边的丫鬟叫过来，连哄带吓，丫鬟才道出了实情。原来那次庙会看戏，人太多，男男女女，挤成一片。突然，戏台上传来一句“玲珑骰子安红豆”，旁边有个男声接着唱道“入骨相思知不知”。这首温庭筠的词也是沈凝喜欢的，她猛然抬头一看，才发现身边一个书生模样的小伙儿，长

得面如满月，玉树临风，一下子就心生好感。在旁边的丫鬟一看小姐的眼神就猜到了，这是小姐动心了，便主动上去和那个书生打招呼。书生施礼后告知，他姓张，家住贞丰里的南边，来逛庙会，到这里要过几条河呢。这样，三人开始你一言我一语，谈了大半天，还余兴未尽，丫鬟开始提醒小姐，该回去了。这时，沈凝才醒过神来，发现是在和一个陌生男子谈诗论经，脸上马上就是一片绯红。但丫鬟明显感觉得到，小姐走的时候是多么恋恋不舍。

沈员外得知这些后，差点跳起来。但他还是决定派大儿子按照丫鬟说的地点，去找找那个张公子的家。

大儿子坐上船，七拐八拐地过了几条河。经过几番打听，总算找到了张公子家。一到跟前，他傻眼了，不但路不好走，房子还破旧。要不是走进屋子内，看到里面家具虽然简陋，却也干净的话，他早就扭头走了。接待他的张公子当然不知道来人何意，却也彬彬有礼。从张家出来后，他还打听到，张家原本是大富人家，只是出现变故，中道衰落，但家风甚好。

他一五一十，如实报告给了沈员外。沈员外心里纠结，于是召开家庭会。儿子们不发话，是心疼妹妹，不知该说什么好。毕竟沈家是大富大贵人家，如果女儿嫁到张家去难免受委屈。但妹妹沈凝心气高，她看准的人应该是不会错的，不能冷了她的心啊！

张家那边也是眉头紧锁。张公子，名张简。自从在庙会上遇到了沈凝，他茶饭不思，每日脑海里都浮现着沈凝的一笑一颦。他的母亲知道后，得知儿子喜欢上了沈家的女儿，就劝他放下这些念想，加上那天沈员外的大儿子来暗访的事公开后，张家都觉得一点戏都没有了。张简从此后总是长吁短叹，一脸愁苦，连提亲的勇气也没有。

看到女儿是铁了心要嫁进张家，沈员外的夫人出了个主意，张家出不起这个结婚的开销，我沈家可以出啊。一句话，提醒了沈员外，他喜出望外，一拍大腿，是啊，我怎么没想到？沈员外心里有数了。可是，这张公子喜欢女儿，怎么不来提亲呢？总得按规矩来吧。当有人告诉他，你沈家太有钱了，人家想提也不敢提，沈员外没话了，只好去问夫人怎么办。夫人又是一句话，人家不提，我们可以提。这句话如石破天惊，让沈员外嘴巴张大了好一阵子，可回过头来一想，也对啊。但为了面子，还是觉得先请媒婆去张家说明来意。张家一听大喜过望，举家欢呼，自然乐意。

媒婆于是在沈家和张家来回地跑。心想，这媒人做得太顺心了，太新鲜了。一般是男方提亲，女方要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媒婆得死劲给两家撮合，有时磨烂了鞋、磨破了嘴，也未必就能做成媒，只有做成了才有答谢礼。没想到，沈家就是大气，为了女儿心愿，什么都好说。张家也没有辜负沈家，可以说是上下同心，协力办好这桩婚事。

沈凝和张简当然觉得是喜从天降，很快就心情大好。小订婚、大订婚、办嫁妆等等程序顺利完成，两家很快就约定了大婚的日子。

那年正月初八，张家准备了四艘大船，每艘船上装点大红绸缎，锣鼓声敲得震天响，着长衫、马褂，戴着礼帽的张简更显得一表人才。随着长长的鞭炮声响，四艘迎亲船浩浩荡荡出发了。

那边沈家也是一片热闹，为了多给女儿备一些嫁妆，沈员外是费尽脑筋，那些要带到张家去的嫁妆都是上等用品，担心张家来的迎亲小伙子毛手毛脚弄坏了，沈员外想，能出个什么辙让那些小伙子小心点呢？正好夫人将刚缝好的被子搬了过来，在司仪卷被子时，他让管家把红枣、桂圆、花生等等卷在被子里。然后又让管

家煮好很多鸡蛋，为了图个喜庆，用大红纸一涂，全是红蛋了。他安排把这些红蛋藏在木箱子里、篮子里、木桶里。

一阵吹吹打打后，酒足饭饱的迎亲小伙子们开始搬嫁妆，沈员外一个个跑到他们面前耳语，告诉他们上下装卸时要小心，安全到了男方家自然有惊喜。小伙子们都相信了，特别卖力，也特别小心。沈员外摸着胡须，放心了。

迎亲回去时刻一到，四艘船浩浩荡荡，欢快的喇叭声、锣鼓声四处沸腾。船顺河南下，就在拐入第二条河流的时刻，宽阔的河面上忽然冒出了四艘大船。不同的是，这四艘船上的人都是蒙面人，也没有张灯结彩，杵在船头，眼睛瞪得老大，看上去就不是善茬。

果然，就在迎亲船满怀喜悦，敲锣打鼓的时候，前面四艘船有人在喊话："我们是来劫船的，把船上的嫁妆和新娘都留下，其他人滚下河去，要不然，不要怪老子动刀了！"声音越喊越响，越喊越大，迎亲船里的人一开始以为是过路的，没怎么理会，一听到对方自报打劫的，才肯定了事态突变，心里顿时紧张了起来。几个没见过这架势的小伙子见来人手提着刀，急得就要跳河，被旁边一个老者叫住了。只听见一个老者拱手喊道："前面好汉，车有车路，河有河道。今天是我们张家公子结婚喜日，请好汉给条大路，一起来张家喝杯薄酒，如何？"

对面船上的大汉狂喊一声："酒就不要了，还是那句话，嫁妆和新娘留下！"说着，大手一挥，四艘船如箭一般劈开波浪，杀将过来。说时迟那时快，一声洪亮的声音仿佛从空中飞来，声音中透出巨大力量："大胆蟊贼，我是张简，有本事冲着我来！嫁妆你们尽可以拿去，谁要是动我娘子，立即让你成刀下鬼！"这声音就是一针强心剂，把两边的人马都吓住了。看到新郎官都要拼命了，迎亲队伍马上精神一振，那边老者紧急指挥大伙儿不要慌，快速应对。

张简这时干脆把礼帽也摘了下来，红色长礼服，一把长长的佩剑，长发飘飘，立在船头，威风凛凛。那边杀过来的抢亲船一见到这阵势，一愣，反而慢了下来。这一慢下来，迎亲船的小伙子一鼓作气，拼命划桨，船如脱兔，呼啦啦从抢亲船边上飞驰而去，很快就把抢亲船甩出了老远。坐在迎亲船里的新娘沈凝，红盖遮面，身着花衣花衫，足蹬绣花鞋，听到外面的吵闹声，开始有点心慌，后来听到张简的声音，她心定了。她偷偷撩起一点盖头，瞄了一眼站在船头的张简，看到如此飒爽英姿的郎君，听到他为自己都敢拼命的话，心里乐开了花，把刚刚在家里和她娘哭得一塌糊涂的事抛得老远了。

而最高兴的人要数站在河岸的沈员外了。他骑着一匹马，带着大儿子远远望着，看到女婿的表现，看到迎亲队伍的表现，他又摸了摸胡须，满意地笑了。

迎亲队伍顺利到了张家，大伙儿突然想起了沈员外的耳语，便一一打开嫁妆，看看有什么惊喜。果然，原来这些嫁妆里面都包裹着红鸡蛋、红枣、花生，就是给大伙儿吃的。旁边看热闹的小孩也一拥而上，抢着红蛋。

婚后的张简在沈凝的鼓励下，考取了功名。在一次家庭联欢时，张简讲起了当初迎娶沈凝发生的故事，沈凝的大哥才道出了真相。红鸡蛋、花生这些是希望沈凝嫁过去早生贵子，是博个彩头；抢亲船是沈员外和大儿子两人一起策划的，除了试试张简的胆量，还试试张家人是否团结。

沈家和张家这件事传开后，人们交口称赞。于是，贞丰里的婚俗里慢慢又添加了嫁妆里藏红鸡蛋、花生，迎亲船也改为摇快船，考验大伙儿做事是不是齐心。

选自《乡土·野马渡》



猛将庙灭蝗灾

◇文/金颂军　图/段明

仙人指点

有一年，天下大旱，各地纷纷闹起蝗灾。蝗群飞过的时候，黑压压的一大片，蝗群落到哪里，哪个地方的庄稼就被啃得精光。

新义村本来是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但最近一段时间，村里陆续来了好多面黄肌瘦的外乡难民。难民们纷纷诉说：“这天杀的蝗虫太可怕了，仅仅几天工夫，庄稼被吃得精光，只剩下光秃秃的一片，让人怎么活呢！”

村民听了非常震惊，后面的话更让所有人感到五雷轰顶。“估计用不了半个月，北边的庄稼吃完了，蝗虫要往这里飞了，你们快做点准备吧。”

蝗灾的消息很快报到知县欧阳明那里，欧阳明听了马上上报朝廷，又拿出自己的俸禄在县衙门口支起了救灾的粥铺，接济灾民。接着，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翻阅一摞又一摞的书籍，想从中找出治蝗虫的良方。

欧阳知县查遍了典籍，就是找不出一点顶用的办法。苦思冥想中，突然想到了施王道观里的真人知识渊博，或许有良法。

他乘着一顶小轿来到道观，低头急匆匆地往里走，突然和一个年轻道人撞了个满怀。

那道人微笑着对他说：“先生别急，建猛将庙可治蝗也。”

“猛将？是何方大神？”

“此人是‘灭蝗神’，上天封为‘天曹司上天王’，此次蝗灾来势汹汹，非此人此庙治不了。”

欧阳明依稀记起书中有记载“灭蝗神”，只是自己当时只当民间传说，没有细看。正当惊疑不定时，面前的年轻道人已如一缕轻烟直上青天。

欧阳明知是碰到仙人指点迷津，连忙一揖到地，说：“仙人慢走，请明示如何建庙请神！”

半空中传来声音：“庙址须建在百乡的中心位置，此处向东南方向三里便是。用百家砖、百家木，齐百心一起建庙。”

欧阳明按仙人指点，在百乡的中心位置找到了一块风景秀丽的风水宝地，决定把猛将庙建在这里。

当地的乡绅、村民得到了欧阳明的指令后，不敢怠慢，迅速行动起来。杨家拆来自家大门，作为庙门；老李头砍倒了门前的百年榆树做梁；阿大拆了小屋，背上青砖瓦片匆匆赶来……一时间，乡间小路上，一人背、二人担、四人抬，来往的全是运送建庙材料的村民。

村里的泥工和木匠更是一人不缺，全部来到了猛将庙址，这个砌墙、那个刨梁，分工协作。

村里的巧手媳妇聚在了一起，整理各家送来的竹子，裹上香木粉，做成一支“百家高香”。

而几个负责雕刻猛将老爷的巧匠却犯难了，这个“灭蝗神”猛将爷谁也没见过，凭空可雕不出来啊！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杨家乡绅给大家指了一下正在现场指挥施工的欧阳明，只见欧阳知县眉清目秀，腰悬宝剑，气度不凡，加上他在乡里官声一直很好，能为民做主，是不可多得的好官。那几个巧匠一下子开窍了。

七日后，当大家把欧阳明手书的“猛将庙”牌匾挂到新建成的庙门中央时，怪事出现了。只见一片五彩祥云破开密布的乌云，从西方急急飘来，落到猛将庙上空时“轰隆隆”一声惊雷，五彩祥云从中裂开，一道彩霞直射佛像。说来也奇怪，这本来泥塑木雕的猛将爷被神光沐浴后，双目有了神采，犹如活了一般。

仙人灭蝗

猛将庙落成后，本来田间四窜的小股蝗虫顷刻不见了踪影。哪知，没高兴多久，北方的蝗虫大军遮天蔽日般地杀到了。村民们带着鸡、鸭、水果等贡品，在庙前跪倒一大片，求猛将老爷灭虫。

但村民们有所不知，从远处看，这座猛将庙正在散发着若有若无的五彩霞光，死死压制着蝗群的气焰，使得蝗虫不敢落下来吃庄稼。

然而这蝗群越聚越多，蝗虫翅膀扇动的“嗡嗡”声让人心惊胆战。一股股胆大的蝗群已经飞入田间，“咔嚓咔嚓”开始啃起庄稼来了。

正当形势危急时，欧阳知县骑着快马飞奔而来，边跑边大声叫着：“快点上‘百家香’！”

机灵的村民听到后，马上手脚麻利地把贡在猛将像前的“百家香”抬出点着。

说也奇怪，“百家香”点起后，一股清烟如飞龙直冲天空，冲散了黑压压的蝗群，然后又化成了无数的小烟令箭，如下雨一般插在了田头，正在田间啃得欢的蝗虫一下子全部化为灰烬。

看到庄稼保住了，村民们好高兴啊。哪知没多久，刚被驱散的蝗虫又聚集起来，黑压压一片，恍如末世。万亿蝗虫一起用力扇着翅膀，扇起的大风吹得田头的小烟令箭飘摇不定，几近溃散。

欧阳明带着心胆俱寒的村民们纷纷跪地，祈求神仙眷顾。

村民的祈求再一次应验了，只见庙里的猛将老爷双目中发出耀眼的五彩光芒，一下子射在了门口的“百家香”上，那炷香立即升腾起水缸粗的烟柱，大家发现烟中有一个仙风道骨、眉清目秀的年轻人，左手托官印、右手执剑，正随烟冲向天空中的蝗群。这人面孔分明就是庙里的猛将爷。而在欧阳明看来，这人就是前几日在道观前碰到的仙人。

只见猛将爷右手挥剑，把右边天空中的蝗群尽数斩灭，左手官印往天空中一抛，化作一张巨网，把左边的蝗群一股脑儿兜在网里，手指尖轻轻一点，巨网直坠黄海，把所有的蝗虫淹死在海里。

灭了蝗灾后，天空中的猛将爷回头看了一下大地，点头向欧阳明微笑了一下，然后向庙前的所有人说道：“尔等齐心灭蝗感天动地，所以上天派我前来助你们渡此一劫，望众生百年齐心，好自为之，可保百世安康。”

说完，清烟化作五彩霞光直上九天而去。

选自《山海经》

救主蛤蟆

◇文/水近冷　图/颜玮



一

古时有个人叫张大福，他是地主家的伙夫，每天的工作之一是到河边淘米，每次洗米时都会洒出些米来。河里有一只小蛤蟆，每次都会在张大福洗米时吃他洒出的米粒，张大福有时会故意多洒出些米来喂小蛤蟆，洗米时还会和小蛤蟆说说话来打发乏味的生活。

转眼几载，张大福变成了张老福，在地主家干这几年也攒了些银子，打算回老家看看亲人，在临走之前他到河边，看着那只吃了他几年米的蛤蟆说：“蛤蟆啊蛤蟆，你陪了我这么些年，我明天就回家乡了，再见吧。”

蛤蟆似乎听懂了，点点头转身钻进了水里。

第二天天刚刚亮，张老福就收拾好行李踏上了回家的路。刚出村口没多远，张老福突然听到身后有吧嗒吧嗒的声音，张老福转身一看，原来是那只蛤蟆，正一蹦一跳地跟在他身后，张老福轰它，蛤蟆还是跟在他身后。看来这蛤蟆重感情，张老福找来一只木桶，装上蛤蟆，挑着担，打算带蛤蟆回家。

二

走了几天来到一座山前，这座山叫弯头山。如果翻过山走三天就可以到家，如果绕过去就得走五天，张老福想尽早回家，于是决定翻山，没走多远遇到一个樵夫，樵夫看到一个老头挑着担往山上走，拦住了张老福说道：“老人家您是要上山？”

“是啊，翻过山就离家不远了，离家好几年，很想念啊！”

“老人家，您还是别上山了，这山上有一条蛇，经

常出没，已经吃了很多人了，您还是绕道而行吧。”

张老福想，绕道得多走几天哪，蛇我见多了怕什么，于是谢过樵夫，还是上了山。身后樵夫摇摇头自言自语道：“又一个送死的。”

张老福走了一阵，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叫他。回头一看，除了瑟瑟秋风卷过枯黄的杂草，其他什么都没有。张老福又继续走了一阵，身后又传来叫他名字的声音，再次回头还是什么都没有。

正当张老福纳闷的时候又传来第三次叫他名字的声音。张老福放下行李，抽出扁担，紧握在手，第三次回过身来还是什么都没有。张老福心想可能是自己上了岁数错听了风声。抬头看看，天色也不早了，要是不赶紧下山找间客栈，自己就要路宿这荒山野岭了。

张老福挑着他的行李和大蛤蟆来到山下的一座小镇子，走到一家客栈门口，敲敲门，一会儿门开了，走出来一个小伙计，他看了看张老福，又望了望张老福身后的山路问道：“您从山上下来的？”

“啊，山风还挺大。”张老福放下扁担，拍了拍身上的灰，准备进门。小伙计拦住了张老福继续问道：“您在山上听到有人叫您的名字了吗？”

“听到好像有人叫了，不过也可能是风声。”

“那您回头了吗？”

“回……”

张老福的回字还没说完，小伙计“砰”的一声就把张老福关在了门外。张老福使劲拍拍门，里面传来一声客满了就没了动静。他又走了几家客栈，还是问同样的问题后，说声客满关门。

三

天已经黑了，张老福走到村口最后一家客栈门前，心想如果再不让住就只能睡外面了，瑟瑟秋风让张老福打了个寒战。开门的是个老掌柜，当他听到张老福的遭遇后，也是很同情张老福，便请他进了门。

张老福纳闷地问：“老掌柜，他们为什么不让我住店呢？”

“你有所不知啊，我们这里前几年来了一条大蟒，就住在那弯头山上的山洞里，它会跟在路人身后叫他们的名字，如果回头了，它就会记住你的样子，半夜它就会来找你，把你吃掉。它已经吃了很多人了。”

“难道我要客死他乡了吗？”

“后院有一口大瓮，我给你扣里面，你别出声，也许那条大蟒找不到你，你就能逃过一劫。”

“那多谢老掌柜了。”

张老福来到后院，放下行李，把装蛤蟆的大水桶放在墙边，睡到了瓮里面。半夜三更，一阵大风卷着沙石吹开了客栈的大门，一直吹到后院，风沙散去，一条灰白大蟒，吐着腥红的芯子，绕着大瓮转圈。

这时，水桶里的蛤蟆蹦了出来，扑通扑通朝大蟒跳去，一口咬住了大蟒的身子，大蟒回头去咬大蛤蟆，蛤蟆背上的疥疙瘩被咬破，里面全是疥毒，大蟒又换个地儿咬，还是有毒，于是大蟒把蛤蟆缠在中间，大蟒和蛤蟆扭作一团。

老掌柜听到后院的打斗声心想，这个老头死定了。等到天亮，老掌柜叫来小伙计说：“走，去后院看看那老头怎么样了。”

他们来到后院，看到满地是血，而大瓮里却传来一阵阵的呼噜声，搬开瓮一看，那张老福正睡得香呢，“老头，老头别睡了，快醒醒。”

张老福睁眼一瞧，一地的血迹，不远处的水桶倒了，水洒了一地，可是蛤蟆不见了，“我的蛤蟆！”众人顺着血迹一直来到村外一个半山坡上，蛤蟆和大蟒都已经死了，至死蛤蟆还咬着大蟒不松口。

张老福老泪纵横地说：“蛤蟆啊蛤蟆，是你救了我！”

选自《大河文摘报》

一起血案差点让澳门提前回归

◇文/陆茂青　图/段明



1922年5月28日黄昏7时许，澳门果栏街。一位中国女郎在绸布店台阶上等待黄包车，亭亭玉立，她那秀美的面容引得一旁的一个葡萄牙黑人士兵垂涎三尺。

女郎发觉了葡兵的淫邪眼光，鉴于曾有女同胞光天化日之下受侮辱的先例，为防不测，她走下台阶，穿过马路，进入弄堂准备离去。色胆包天的葡兵尾随而来，至灯光稍暗处一跃而上紧紧搂住女郎。

“救命啊!快抓流氓!”女郎边惊呼求救，边奋力抗拒。“瑞记”剃头店学徒循声望去，见葡兵调戏同胞，不禁怒火中烧，操起一根门闩冲了过去，对着葡兵背上猛击一记。葡兵又气又恨，丢下女郎恶狠狠扑过来，两人扭作一团。

这时，店主周苏赶来为徒弟助战。打得葡兵拔腿向新马路警岗逃去。周氏师徒紧追不舍，身后是一群闻声赶上来的华人，捋袖抡拳，一片喊打声。

岗警狂吹警哨，立时拥上来七八个警察，将周氏师徒扭住，不分青红皂白，横拖竖拽到附近的瑞安码头警察署关了起来。

葡兵当街侮辱华人，仗义救助者反被拘禁。消息传出，华人群情激愤，数百人聚集在瑞安警署外，大呼放人。

29日凌晨，澳门60多个华人公团，上万人浩浩荡荡地拥向瑞安警署，将警署围了个水泄不通。

葡军中队长弗利中校挥舞手枪大叫“让开”，人墙纹丝不动，弗利又吼几声，回答他的是无数愤怒的目光。他再也按捺不住，举枪就射，不料子弹瞎火，正欲退弹再上膛

时，华人冲了上来。“开枪！”弗利声嘶力竭地号叫。

排枪齐放，华人纷纷倒地。葡兵趁势拥来，一场混战展开。不断有华人倒下，死47人，伤13人，尸首相枕，血流满地!

葡兵做贼心虚，残忍地将尸体装船运走，抛进大海，妄图毁尸灭迹，并大造舆论，诬称葡兵在执行任务途中遭乱党袭击，伤亡多人，被迫进行自卫。

就在“五二九”大屠杀的当天，60多个工、商、学界的团体联合发动全澳华人罢工、罢市、罢课。立刻，工厂关门，商店停业，学生离校；车船不动，电灯熄灭，众多华人索性去了内地，澳门陷入了瘫痪状态。

澳葡当局继续采取高压政策，宣布澳门全境戒严，封锁关闸，禁止华人去内地，又封闭了参与抗暴的68个公团，胁逼复工、复市、复课。

公团领袖们义正词严，要求取消戒严令，开放关闸，恢复公团活动自由，严惩凶手，赔偿损失。为取得内地声援支持，澳门各公团领袖联名致电广东军政府及广州外交后援会，要求军政府派巡洋舰进入澳门，保护华人生命安全。紧接着又派代表前往广州，谒见军政府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和外交部长伍廷芳，再次请求支持。孙大总统慨然应承：“澳葡当局倒行逆施，视我同胞生命如草芥，激起天怨人怒，政府绝不会袖手旁观，日内必有行动。”

孙中山言出行随，6月1日，广东军政府照会葡萄牙驻广州领事馆：所有事件经过及结果，应由澳门督府完全负责。

与此同时，军政府调“雷震”“雷干”鱼雷艇两艘，开赴香山水面，停泊前山；又派出一个精锐营往前山协防，与海军呼应，作为对澳葡当局的示威警告。

广东各界紧密配合，一连两次在东园召开声势浩大的“国民对葡大会”，通电全国抗议澳葡当局暴行，向葡萄牙领事馆递交了《抗议书》。又吁请军政府采取军事行动，以武力收回澳门。

广东军政府鉴于澳葡当局顽固不化，趁着可用民心，再作有力举措，向葡萄牙领事馆提出三项严正要求：所有葡军黑人士兵撤离澳门；对死伤华人赔偿道歉；永远禁绝澳门赌业与鸦片业。

而葡萄牙领事无礼而又狂妄，竟宣称葡军枪击华人，系为镇压乱党，纯属内部正常事务，中国政府无权干涉。

这一答复传开后，激起各界更大义愤，孙中山指示伍廷芳宣告中外：我军政府决以强硬态度，积极办理此案，绝不退步，直至采取最后必要手段。根据孙中山的指令，军政府海军部又调“广贞”“广亨”“永翔”三舰，严阵以待，只等总统令下，便可进军澳门，完成收回澳门、保护同胞的神圣使命。

澳葡当局大为紧张，急忙增加关闸兵力，紧急挖掘工事，构筑炮台，又急电已驶往上海的军舰“毕地利亚”号火速南下。

为试探广东军政府的决心，6月13日，一队葡兵乘汽艇侵入湾仔，广东军发出警告劝其退出，葡军置若罔闻，并开枪挑衅。严阵以待的我陆海军官兵奋起反击，将葡军赶下海去。6月15日，葡军又出动飞机越界侦察，我军猛烈开火，敌机仓皇逃遁。

正当澳葡当局风声鹤唳惶惶不安、广东军政府将以武力收回澳门时，事发不测——1922年6月15日深夜，早有反意的广东军政府陆军部长陈炯明，在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支持怂恿下，发动了武装叛乱，包围总统府，炮轰孙中山住所。孙中山化装脱离险境，在“永丰舰”上指挥战斗，与叛军鏖战50余日后，北去上海组织讨逆军。陈炯明的叛变，使澳葡当局逃过一劫，收回澳门的难逢良机就这样丧失了。

选自《读者报》2019.12.20

澳门回归博弈记



◇文/罗燕明　图/段明

1949：葡萄牙的愚蠢选择

面对新中国的成立和人民解放军进军全国的步伐，葡萄牙当局同英国当局一样惴惴不安，甚至惶惶不可终日。

1949年1月，即解放军渡江前3个月，葡驻华公使丰赛嘉在提交葡外长马塔的一份长篇报告中，分析了葡萄牙在中国的殖民势力面临的严峻局势，认为共产党执政后的中国很可能会结束葡萄牙对澳门的统治。他提出一个典型的葡萄牙式的问题：一旦中共对澳门采取行动，“列强又会持什么态度？”

丰赛嘉说：“综观各方面情况，我们只能从以下两种立场中做出选择：一、美国立场，即如果新中国政府不对前政府签订的条约和承担的义务以及对‘民主’做出各种保证，则对新政权不予承认；二、英国立场，即设法尽早承认，以此对新政权表示欢迎和好感。”

葡国政府最初考虑追随英国。这不仅因为英国是葡萄牙的传统盟友，更重要的是英国也有一个与葡萄牙类似的香港问题。1949年1月葡外长马塔致电葡驻英大使贝克，说澳门兵力只够镇压共产党在澳门的挑衅，但不足以反击可能的所谓“入侵”。因此建议英国必须与葡萄牙一起协防解放军的进攻。

英国接到建议后犹豫了几个月。其间发生了英国紫石英号军舰与我渡江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的事件。英国不想把事件闹大而殃及香港，况且他们知道葡萄牙善于渔利，又不会完全听命于英国政府。“两国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几经考虑，英国决定拒绝葡萄牙的建议。6月15日，英国政府告诉葡国政府，他们决定守卫香港，但是不能许诺在澳门受到攻击时给予军事上的援助。

无奈之下，葡萄牙当局把目光投向了美国，并很快得到回应。9月13日，美军第七舰队访问澳门，舰队指挥向澳督许诺，一旦澳

门有难，他将率队前来协防。原来，美军第七舰队正在执行美国政府的一项使命，游说亚洲各国，孤立新中国，为盟友撑腰。

11月1日，英国政府向各国发出承认新中国的备忘录。葡国外交部回复，说他们不能不关注中国新政权对澳门的态度；目前还应考虑同西方国家采取相同态度的必要性。也就是说，葡国是否承认新中国，一是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澳门立场，二是美国承认新中国，它才承认。

这样，新中国成立后，葡萄牙政府的对华政策一开始就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

1952：澳葡当局登门致歉

在中国领土上，澳门与广东不过一墙之隔，经济生活样样离不开祖国大陆。葡国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中国。一旦澳门有事，中国方面并无大碍，而澳葡当局可就惨了。他们一般只能同广东交涉，要找中国政府，非求助第三方不可。

关闸是澳门连接内地的口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葡方在关闸北中方一侧不远处偷设了一个岗亭，企图蚕食中方土地。到了1952年，这个岗亭仍在。7月25日，驻守岗亭的葡国士兵与我边防军士兵发生武装冲突。葡军首先开枪，我方进行自卫。双方交火长达两天，互有死伤。中方派人入澳交涉，提出葡方不但闯入中国地界，还首先开火，须负全部责任，遭葡方拒绝。8月2日，中方宣布封闭关闸通道，暂时断绝了澳门的生活资料来源。仅20天，澳葡当局便撑不住了，只能妥协，答应中方条件。由于两国没有邦交，中国边防军不承认葡方官员的身份，澳葡当局只好派澳门华人商会主席何贤（何厚铧之父）出面交涉。

8月23日，澳葡经济局长罗保在何贤等人陪同下，带着他签署的“道歉书”，通过关闸向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安厅边防局第五分局司令致歉。葡方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把岗位撤至关闸外葡方一侧，答应赔偿中方人民币4.4万元。

1966：澳葡总督签下认罪书

葡当局以落后的殖民主义方式治理澳门，澳葡当局的公职岗位几乎都由葡人或澳生葡人占据，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受到排斥。不仅统治者不懂中文，被统治者也不懂葡文，而且整个教育水平不高，难出人才。中华民族是重视教育的民族，澳门同胞也不例外。官方不办学，他们就坚持自办。

1966年7月，澳门氹仔岛的居民自筹经费修建小学。申请提交了3个月，仍未得到澳葡当局的任何答复。居民们决定在业已承租的地段先行开工。11月15日，澳葡当局以非法建筑为由派出警队拆除工程，与工人发生冲突，结果，40人被打伤，64人被捕，其中包括两名《澳门日报》记者。次日，氹仔街坊总会向澳葡当局提出惩处肇事者、谢罪、赔偿、释放被捕者等五项要求。18日，氹仔居民小学筹委会又进一步提出不得阻止建校、确保居民权利等五项要求，但是澳葡当局不是拖延敷衍便是一口回绝。这就激怒了澳门社会各界，抗议和冲突不断发生。12月3日，澳葡当局在总督府前开枪扫射前来示威的澳门师生，造成8人死亡、212人受伤、62人被捕，史称澳门“一二·三”惨案。

这一事件震惊了全中国，广东和各地红卫兵云集拱北，试图冲破解放军的阻拦，进入澳门解救阶级兄弟和骨肉同胞。国际社会也反响巨大。12月5日，联合国托管理事会通过了亚非组提交的一份因美英阻挠而没有实施的议案，建议安理会敦促各国与葡断交，并对其实行经济制裁。

由于问题严重，葡国政府不得不通过驻法大使联系中国政府以平息事态。中国政府答复得十分巧妙：澳门所发生的事情是地方

问题，应与广东地方政府磋商解决。澳葡当局被迫吞下无邦交的苦果，屈尊去找广东地方政府联系。12月9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派了一位外事处处长，直截了当地要求澳葡当局无条件接受澳门居民及群众团体的全部要求。10天后，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又限期澳葡当局携具体方案前来谈判。22日，双方会谈的结果是，葡方接受中方的全部要求。最后，中方拿出一份拟就的澳葡当局“认罪书”，令葡方人员带回去，请他们的总督在上面签字。

这份由中方起草的澳葡当局“认罪书”，葡文译为“投降书”，在里斯本引起了巨大的惊恐和激烈的争论，被葡方视为奇耻大辱。争论双方都认为，这是让他们在遭受耻辱和放弃澳门之间进行选择。

1967年1月29日，澳葡总督嘉乐庇在国内争论不休的情况下签署了“认罪书”，毕竟他负不起放弃澳门的责任。

1979：神秘的中葡建交

从1966年氹仔居民办学事件中，葡萄牙政府似乎终于搞明白了，澳门并不是他们的领土。葡外长诺格拉在一次内阁会议中指出：“我们从未真正拥有澳门的主权，我们的生存，全赖中国的善意，并一直与其分享权威。”葡总理萨查拉也认为，“我们早已不是主权的拥有者，而是在他人的监督之下，经营这块共管地。”

1974年4月，葡萄牙发生军事政变，推翻了独裁统治。新政府决定放弃海外殖民主义制度，在澳门问题上向中国立场靠拢。新外长苏亚雷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葡萄牙希望同中国探讨澳门的未来，并且希望同北京建立关系；澳门并不是一块殖民地，而是葡萄牙行使主权的一个商业中心。

1975年1月，葡外交部照会台湾当局，宣布断交，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随着葡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中葡两国关系越来越密切，双方的往来交流也不断加深和拓展。1978年1月9日，两国建交及澳门问题的正式谈判在巴黎展开。双方代表分别是中国驻法大使韩克华和葡萄牙驻法大使马尔丁斯。谈判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建交谈判，另一部分是秘密的澳门问题谈判。整个谈判进行得十分顺利，但一直到中美建交之后才落下帷幕。这也体现了葡萄牙要与美国保持一致的外交传统政策。

1979年2月8日，韩克华和马尔丁斯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巴黎签署《联合公报》，从即日起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双方同时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谈话纪要》。这份文件当时没有公布，为中葡建交谈判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国际社会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这份文件。正与中国交涉香港问题的英国当局颇感奇怪，又抱有期待：为什么中葡建交不提澳门前途？也许中国允许葡人继续控制澳门？

这份文件以双方各自声明的形式确认澳门是中国领土，将归还中国。至于何时归还，以及以何种形式归还，将来由两国政府在适当时候通过谈判方式解决。

1986：收回澳门主权的谈判

中国政府把收回澳门主权的中葡谈判安排在1986年。双方几经商议，决定从6月30日正式开始，地点选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中方代表团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周南，葡方代表团团长为葡驻联合国大使梅迪纳。谈判共进行了4轮，历时9个月。

此前，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一波三折，最终于1984年12月签署了《联合声明》。中英谈判的障碍在香港主权的归属。在中葡之间，这样的原则问题已由两国在建交时解决，双方都认为澳门是中国领土。加上中方

决定对澳门也实行“一国两制”的方针，中葡谈判不仅应当比中英谈判来得容易，而且可以结合澳门的具体情况仿照中英谈判的议程和已达成的协议。

但是葡方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却与中方有些不同。在他们看来，借鉴香港的经验意味着攀比英国，也就是说，葡萄牙得到的待遇和好处，只能比英国多，不能比英国少。哪怕仅仅是面子，它也要争。葡方曾提议谈判地点应在北京和里斯本两地轮流进行，目的是尽可能地拉长谈判时间。英国人谈了两年多，葡萄牙人至少也要谈一年，以便让外界看来他们不是简单地接受中国的立场，否则太没面子。

第一轮谈判确定议程，共两天。葡方接受了中方建议的三大议题，即澳门回归的时间，过渡时期的安排，中国对澳门的政策。

第二轮谈判，9月1日—2日，进入实质问题。中方提交了解决澳门问题的全部协议文件草案，包括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及其附件《中国政府对澳门问题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和《关于过渡时期的安排》，还有关于国籍问题的中方备忘录。葡方没有拿出任何文件的草案，只说要对中方的草案进行认真研究。

葡方看了中方备忘录后对国籍问题提出异议。中国实行单一国籍制。中国血统的人侨居国外，可以选择居住国的国籍，那将自动失去中国国籍；如果居住国内，他们不能选择外国国籍。相反，居于中国的外国血统居民，包括澳门“土生”葡人，如果不选择中国国籍，中国政府可以承认他们的外国国籍，把他们当作侨民，但是他们的参政权要受到一些限制。葡国承认双重国籍，把国籍归属等同于所持护照。澳门居民无论什么血统只要持有葡萄牙政府护照，包括澳葡当局护照，就会被视为葡萄牙公民。至于他们是否也算中国公民，葡国政府不管。持葡国护照的澳门人大约占澳门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华人又占绝大多数。如果把他们都划为葡萄牙公民，未来澳门特区将难以管理。

这种分歧是由两国不同法律造成的，似乎不好解决。但是在第三轮谈判时（10月21日—22日）还是解决了。中方采取了灵活的作法，澳门回归后，持葡国护照的华人仍然可以在国外使用原有护照，但是他们都属中国公民。葡方也有回应，规定澳门回归后任何人不得由于同澳门的关系而取得葡萄牙公民的资格。至于“土生”葡人，后来的《联合声明》加了一句：“在澳门的葡萄牙后裔居民的利益将依法得到保护。”

三轮谈判按期完成。11月17日—22日，周南副外长应邀访问葡萄牙，但其间又出现了问题。周南刚下飞机的当天，葡萄牙总统苏亚雷斯就向他提出，20世纪内交还澳门不合适，时间太早，应该考虑在21世纪来解决澳门问题。

收回澳门主权的时间本是中国主权内决定的事情。邓小平早在1984年10月就提出了澳门回归的时间问题。他着眼于对香港是否有利，并曾考虑澳门比香港回归早些、晚些、或同时几种方案。后来香港问题比较顺利，为了争取葡方的合作，中国政府决定把早或晚的问题拿到谈判中解决，但前提是在20世纪内中国必须收回澳门主权。

谈判时，中方提议，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的同时也收回澳门主权。葡方则是尽可能地向后拖。他们认为，中国给英国12年的过渡期，给葡萄牙的过渡期也不应少于这个数，这关乎国家的尊严。还提出一个非常可笑的说法：我们不争主权，中国则应该让澳葡历史凑个整儿。当时，葡萄牙政界和媒体都大肆鼓吹难以接受中国在2000年之前收回澳门主权。原来葡方邀请周南副外长访问，是为了把在北京解决不了的问题拿到里斯本来，利用东道主的地位压中方妥协。

周南严词拒绝了葡方的无理要求。葡萄牙人所谓的面子，不过是想继续其殖民者的

风光，而中国坚持20世纪收回澳门主权则在于维护中国主权的尊严。离葡前，周南在机场指出：“在20世纪末，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是10亿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中国政府的决心。”

可笑的是，葡萄牙政府准备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澳门问题时，竟发现1979年中葡建交时达成的秘密文件《关于澳门问题的谈话纪要》丢失了。先是总理站出来表示，他根本不知道这份文件；接着总统府发言人又说，中葡建交时从来没有过什么秘密协议。但是前任总统和外交部长却肯定这份文件的存在，说该文件不在总理办公室的档案处，就在外交部的保险柜里。

这份文件终于被找到了。1987年1月6日，葡总理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公布了文件，与会者才没有什么话说。会议决定接受中国政府的决定，就在20世纪内解决澳门归还中国的问题，时间定在最后一天，1999年12月31日交还澳门。当葡方代表把结果告知中方时，周南表示，12月25日，你们不是要过圣诞节吗？接着是放新年长假，长假期间搞回归庆典，合适吗？他建议是不是稍微提前一点？几天后，葡萄牙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把澳门回归时间最终定在12月20日。

1987年3月18日—23日，中葡举行第四轮谈判，4月13日，中葡两国在北京正式签署《联合声明》，包括附件《中国政府对澳门的基本政策的具体说明》和《关于过渡时期的安排》。1988年1月15日，《联合声明》生效，澳门过渡期由此时正式开始。

选自《党史文汇》

宋太祖选才

◇文/张松

南唐徐铉、徐锴、徐延修学识渊博，在江南一带家喻户晓。三人中，徐铉学问最高。每年，南唐会向宋太祖纳贡，有一年由徐铉带队。按惯例，宋太祖要派一个人去南唐迎接，陪徐铉一起前来。徐铉能说会道，传遍朝廷上下，这次大臣们以各种理由拒绝，不去干这个差事。以往，南唐纳贡，有官员主动请缨，但当大家得知这次徐铉出马后，能躲则躲。

宋太祖也很头痛，他知道手下的官员怕跟徐铉正面接触，怕说不赢丢面子。他想了几天，终于想到一个法子。

次日早朝，他叫太监写了十个不识字的殿前侍卫的名字。太监写好后递给宋太祖。宋太祖看也没看，直接点了个人。

沧海拾贝

满朝官员感到特别惊讶，陪同徐铉的应该很出色，善辩论，跟徐铉不相上下，如果辩不赢，可是有损大宋的威严。而宋太祖找了一个不识字、也不会辩论的人，丢脸丢到南唐去了。皇上御笔亲批，下属也不敢多问，按照宋太祖的意思执行，叫选中的殿前侍卫尽快出发。

殿前侍卫不明所以，糊里糊涂到了南唐迎接徐铉。徐铉见了殿前侍卫后，发挥自己的特长，引经据典来炫耀自己的才华。殿前侍卫不懂他说的话，不知道怎样回答，一概点头表示同意。

徐铉摸不透对方的学问，一直跟他交谈，一连几天，殿前侍卫不厌其烦地点头回应。对手深藏不露，徐铉变得小心谨慎，话也少了。到了大宋，徐铉纳贡后便匆匆告辞，他认为自己遇到了最强的对手，一刻也不想多待，急于回南唐去。

选自《科教新报》

蒋纬国晚年嘱托的三次大陆祭亲

◇文/方一戈　图/段明



一

事情还得从台海坚冰破冻的第六个年头亦即1993年说起。

那年10月，吴神农转道香港赴大陆探亲。临行，他去台北中华战略学会向老上司辞别。这“中华战略学会”，是蒋纬国早先晋升陆军二级上将不久，发起成立的一个民间社团，蒋退役后，便被推任该学会的理事长。吴神农也是学会成员。斯际，蒋纬国已77岁，两鬓染霜，得知吴神农将回老家探亲，他沉吟片刻，缓言道：“你到了湖州，能不能抽时间去戴山一趟，帮我到戴家的祖坟前上炷香，祭奠一下？”

蒋纬国所说的“戴山”，位于湖州市区东郊约15公里处，此地因山得名。当初，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先祖由安徽徽州南迁，就是在戴山落的根（清代中叶又移居四川）。戴家遗存这里的祖茔，其确切地点，实际在戴山偏南的后林木桥头村。抗战以前，戴季陶每逢清明，总要偕夫人钮有恒回戴山祭扫先祖，有好几次，少年蒋纬国都与戴安国等全程随侍。因此，蒋纬国对戴山是有印象的。

吴神农自然把老上司的嘱托铭记心间。他在湖州市政协有关人士陪同下，特意挑了个晴好的日子，前往戴山。

走进农居错落的后林，那所戴季陶夫妇1931年为家乡捐资兴建的小学，依然童音悦耳，书声琅琅，只是旧建筑大半已在抗战岁月圮毁，如今的校舍是乡里筹款新修的。

后林小学校长替吴神农找来一位熟谙旧事的老农。提起戴家祖坟，老人连声应说：“这个坟，晓得，晓得，长久没有人来上喽。”他引领吴神农等人折入村北一处桑园，七弯八拐，来到一座桑树环抱的土冢前。那便是戴家祖茔：地面上一个

半人高的椭圆状隆起，坟首不见墓碑，没有标识，唯有青蔼漫覆摇曳……

吴神农献上花环，恭行祭礼。他对墓主默诉：自己是“代表戴季陶先生的过房儿子”，从海峡对岸专程前来“叩拜先祖”的。整个过程全拍了照。

吴神农将照片带回台湾，向蒋纬国复命。蒋纬国翻来覆去仔细看了照片，听了叙述，许久许久端坐着，不说一句话；末了，长吁一口气：“谢谢你。我好像做对了一件事……”

翌年四五月间，吴神农又有大陆之行。他告诉蒋纬国，此番探亲期间，想去宁波转转，包括到奉化溪口看看蒋家故居。蒋纬国微笑颔首：“好啊！那你帮我到我祖母坟上祭奠一下，献个花！”

祭奠那天也是个晴丽天气。出发前，吴神农先在奉化市区穿街寻店，选购了蓝、白、黄三种色彩的上好缎带，请人扎成一捧鲜亮的大花束，而后打车直趋溪口。

车过“武岭”城门，进入溪口，眼前豁然开朗。但见清流潺潺，远山苍苍，小街似带，粉壁黛瓦，一派如画风光。

蒋纬国祖母，亦即王太夫人（王采玉）的墓，坐落在镇区以西2公里处的白岩山鱼鳞岙，保存极好。从墓道的牌坊下拾级而上，一条长逾600米的卵石小径蜿蜒曲折，顺山延伸；两旁松林修竹，葱翠幽深。小径的尽头，便是坟丘：四周石墈围护，中央黄土封顶；坟前石碑上，孙中山先生于1923年工楷横题的“蒋母之墓”，字迹犹新……

吴神农在墓前单腿跪下，献花，鞠躬。花束的挽带上恭书：“祖母大人灵前孙纬国敬叩”。一位同行的游客自告奋勇，帮他在边上把“一鞠躬，二鞠躬，再鞠躬”的情景，都摄入了镜头。

回到台湾，吴神农将照片送给老上司过目。蒋纬国一张一张看得非常细致，良久，才抬起头，目光穿越窗户，投向很远很远，那神色，分明跌落在一种难以言表的哀伤中。他对吴神农说：“照片真清爽。看起来，你还蛮郑重其事的。”吴回答：“这是将军您交代的事。我只怕做得不够好，能不郑重吗？”

二

日历，翻到了1995年，枫叶红醉的深秋时分。吴神农携堂客（他一直以长兴乡间的习唤，称谓妻子）跟随台岛一个赴川旅行团，去九寨沟游览。行前，吴照例到蒋纬国住处辞别。

79岁的蒋纬国，彼时正遭受着一场他完全意想不到的“飞来横祸”：台北市政当局在民进党陈水扁（时为台北市“市长”）的操控下，枉法逞威，借口“规纠违建”，强令拆除蒋在至善路71巷自费营筑的宅邸，致使暮年蒋纬国只能赁屋蛰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成了一头‘无壳的蜗牛’”。祸不单行，他的身体也开始每况愈下，自从前年心脏大手术之后，他已在荣民总医院几进几出，“紧急”过好几回。

但蒋纬国依然“树老心雄”，顽强地同疾病、同“横逆”作抗争。听吴神农言及此次旅行将途经成都，他立马眼睛一亮：“你可不可以到昭觉寺去一下，替我到亲伯亲姆的坟上拜拜？我想，我此生是没有机会去的了，你就代表我去尽点孝吧！”

蒋纬国说到的“昭觉寺”，乃是成都北郊的一座著名古刹，唐建宋盛，素有“川西第一禅林”之称。他话中的“亲伯亲姆”，即指的戴季陶、钮有恒夫妇俩。1949年2月，戴季陶在广州去世，灵柩被运往蓉城，与其先故的母亲、夫人合葬于外西枣子巷。“文革”年月，戴墓数遭盗掘，所幸遗骸未毁；后来，有关方面几经周折，找到了骨殖并予火化。1989年，蒋纬国通过港、沪通道，曾将戴季陶的遗灵（骨灰）接引至台北供奉，复又送回大陆，由昭觉寺接纳，修墓归葬……

吴神农怀揣着老上司的

叮嘱，登上航班。飞机降落在成都，已薄黄昏。导游招呼大家抓紧去青羊宫看“变脸”。吴神农要求“脱队行动”，去昭觉寺祭拜戴墓。旅行团里有位基隆中学的校长，姓汤，苏北盐城人，20世纪40年代在国民党青年军服务过。他说自己和蒋纬国有“袍泽之谊”（蒋1945年曾在青年军二〇六师任营长），理当为蒋事效力，因之也要去祭墓。

二人风风火火，打车赶到市区5公里外的昭觉寺。寺院晚斋已毕，山门甫闭，但有个侧门尚虚掩着，还能同里边搭上话。

吴神农隔了门扇，申明自己从台湾赶来，想进寺内祭拜一下戴季陶墓。帮助通报的小和尚，领着吴、汤穿过偏殿，谒见长老。闻悉“匆匆迟客”是远道赶来祭戴的，长老蔼然道：“戴季陶？我知道的，知道的。那可是蒋介石的拜把弟兄哦。”

于是，长老缓缓前导，将吴神农他们引至寺院后方一片绿树掩映的塔林（安葬僧人的墓地）。戴季陶的墓，就静卧在这塔林一隅，占地约30平方米：墓穴，呈长方形；坟首，竖立着一方有屋檐式尖顶、琉璃瓦披覆的墓碑；碑身以汉白玉镶嵌，正面是两列清秀的阴刻篆书：“吴兴戴传贤季陶先生之墓德配钮夫人有恒合葬于此”。吴神农熟悉这有点瘦金体味道的书法，那应该是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的手笔……

由于下午刚刚下过雨，墓前地上稀湿。好在长老有先见之明，预先让小和尚带了一个蒲团备用。吴神农在墓前摆好蒲团，双膝跪倒，规规正正地朝墓穴默默磕了三个头。汤校长帮他拍照。那陪同的两位和尚，一老一少，也在暮色四合之中，伫立一旁，恭恭敬敬地双手合十致礼……

蒋纬国这次是在他赁居的台北“梅园”，看到吴神农带回的照片的。他病容憔悴，起坐乏力，仍坚持着，全神贯注地一张一张细细看完了所有照片。看到照片上吴肃然磕头的情形，老上司嘴角漾开一丝笑纹：“神农，你帮我向亲伯亲姆行了大礼啊，好，好。不过，也真有点难为你了……”

三

吴神农说，以他与蒋纬国的长期近距离接触，感觉蒋本人对自己的身世、血亲问题，私底下其实很看得开，非常豁达。曾经有一次，在蒋纬国书房，蒋让吴神农看墙上挂着的蒋介石和戴季陶的相片。吴仔细端详，觉得老上司委实有三分神似戴季陶，三分神似蒋介石。蒋对吴说：“我叫戴季陶‘亲伯’。‘亲’，就是嫡亲；‘伯’，也可以是‘爸爸’。人们因此认为我是蒋介石的儿子也好，是戴季陶的儿子也好，反正我就是我……”

对于晚年蒋纬国，吴神农认为，老上司最令人敬重与感动的地方，莫过于他的那份拳拳“中华心”、殷殷“大陆情”。

蒋纬国在许多场合都公开表示，自己“自离开大陆之日起，就一直有想回大陆的念头”。曾经有台湾某记者向他发问：“将军，连你都想回大陆？”蒋对这种荒谬的“惊诧”极为愤慨，当场反诘：“我想回大陆有罪吗？”并且，明确告诉在场的所有媒体：“我是中国人！”“我连做梦都想回大陆！我想大陆都想疯了！”言毕，已是热泪盈眶，哽咽难语。

吴神农说，他亲眼见到，在蒋纬国办公室的书桌一角，长年摆放着一本伸手可及的大陆版《奉化县志》，以便随时翻阅。蒋对吴解释：“这样，我就时常可以看一看故乡。”而在书桌后边靠墙的柜子顶端，蒋还虔心供奉着“家乡的水土”各一瓶：左者，汲于滔滔扬子“母亲河”；右者，取自溪口祖母坟头“故乡泥”……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蒋纬国直至他生命的终点，也没能实现夙愿，重新踏上他魂牵梦绕的故土。

选自《钟山风雨》

千里遣送暗较量

◇文/左燕燕　图/黄胜



成立于1995年7月10日的天河监狱，又名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担负着将在京犯案的外地服刑人员遣送回原籍服刑的任务。20多年来，他们跨越了30个省份，累计行程超过百余万公里，遣送过近16万人次。

清身检查避危险

2019年12月4日下午6点，载有数十名同省级服刑人员的列车，缓缓从北京西站开出。10多个小时后，他们将随列车返回家乡，进入当地的监狱服刑。这是北京天河监狱的“常规动作”，除去春运、暑运期间，北京天河监狱的遣送行动，基本保持每周一次。

遣送服刑人员，容不得半点差错。遣送前，民警要对服刑人员全面清身，耳朵、嘴巴也不能放过。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服刑人员将钢丝、牙签等细微的违禁物品带出，导致危险发生。遣送过程中，武警一路持枪护送，民警每隔两个小时轮班值守，以防止各类突发事件出现。

23岁的张某，已经在天河监狱服刑半年时间。12月4日下午，当民警点到她的名字时，她才知道，自己要被遣送回家乡服刑了。2012年，专科毕业的她，独自来到北京打拼。起初是做设计工作，干了没多久，进入一家电信诈骗公司。担任业务经理半年多的时间，她诈骗了100多万元，终因诈骗罪获刑11年，随后，进入北京天河监狱服刑。

接到被遣送的通知后，当天下午4点，张某和其他几十名同省籍服刑人员，被民警从各个监区带入集中大厅。她的右手和另一名女性服刑人员左手铐在一起。她们坐在蓝色的布制包裹上，在民警的安排下，核对入狱时的贵重物品、身份证件，等待清身。

民警把服刑人员所穿的衣服鞋袜，包括可能藏有细小物品的耳朵、嘴巴，都细致地检查了一遍，以防止有夹带违禁物品的情况发生。即便钢丝、牙签一类微小的违禁物品，都有可能在遣送的路途中导致危险发

生。因此，民警们很仔细，用手一一摸过他们的衣物。检查完毕后，服刑人员依次登上开往北京西站的汽车。遣送民警宣读纪律，“现在进入非常时期，凡有擅自行动者，从严惩处，一切行动必须服从民警指挥……”

遣送部署需谨慎

接近下午5点，天色渐晚。此时，是北京的晚高峰，有些路口开始堵车。遣送民警格外紧张，认真打量着车内车外的异动。

押运车队前方，有一辆警车开道。车队开到十字路口时，它会超到车队前方，停在路边，阻挡个别社会车辆插入遣送车队中间。车队通过后，警车再迅速超车赶到下一个路口别车，如此反复。与此同时，北京西站的遣送民警、武警以及铁路公安，早已提前在车厢内外部署了警戒。服刑人员到达后，在民警的护送下，从出站通道进入站台。一切准备妥当，绿皮火车缓缓开出北京西站，一处流动的“临时监狱”又出发了。

几名女性服刑人员，坐在车厢的后部，张某则坐在靠过道的位置。遣送车厢的座位，不是随意安排的。服刑人员坐在哪里，和谁坐在一起，监狱在前一天开会时，都会部署。部署会议上，各个监区会汇报服刑人员的服刑改造、危险评估和现实表现等情况，随遣的医生，也会汇报服刑人员身体状况和疾病情况。民警们会根据这些信息，提前为他们安排座位。

同案和同一案种的服刑人员，不能坐在一起；表现好的或者刑期短的坐在靠窗和过道位置；表现好的服刑人员监督表现差的，以确保遣送期间的安全。遣送事宜属绝密，服刑人员在临行前才会得知消息，负责遣送的民警也不过是在部署会议上，才得知遣送的目的地和服刑人员信息。

下午6点左右，已经是饭点。民警挨个给服刑人员们发放面包、火腿肠和矿泉水。随行医生同时给患病的服刑人员发放药物。除了这些食物、药品，服刑人员的座位周边，没有任何其他杂物，如餐盘或窗户上的安全锤。民警休息区域和服刑人员座位之间，隔着一层简易的布帘。服刑人员安置完毕后，民警开始入座休息。为了确保任务顺利完成，值班的民警，两小时换岗一次，武警全程持枪护送。

稳定情绪是职责

53岁的遣送民警王春明，参加工作已经14年。遣送任务路途遥远，常常要跨越多个省份，因此，他早已习惯在衣柜里备好四季的服装。遣送过程中，由于长期蜷缩在列车座位上，他的腰肌、颈椎，出现了各种问题。由于工作的保密性质，王春明的家人从不知道，他出差去往何处，只能叨叨两句，“几天回来”，“注意安全”。

14年的遣送工作，王春明经历过各种突发情况。2016年，他们遣送服刑人员去往云南，车程40多个小时，在经过山区时，突遇洪水将道路冲断，列车突然停了下来，一停就是10多个小时。食物和水储备不够，王春明只能把民警的食物和水，提前分发给服刑人员。车上没有信号，他们便在窗户边来回晃动手机寻找信号。最终，他们在车厢衔接处打出了汇报电话。

除火车遣送，王春明还会时常参与汽车遣送，通常是600到800公里距离内，可以当天到达。虽然路途较短，但遣送过程强度却更高，压力更大。由于交通状况、天气变化、社会车辆等等因素，他们会面临更多的问题。他还记得，有一次，跟随汽车将服刑人员遣送至河北。途中，一名服刑人员绝食，全程躺着闭上眼睛不说话。焦急时刻，车子又在河北境内堵了4个多小时。他们只能不断对该服刑人员进行教育谈话。

遣送途中，无论出现何种突发情况，确保服刑人员情绪的稳定，是民警们的首要职责。在王春明看来，服刑人员的情绪和诸多因素有关，路途长短、天气温度，甚至他们个人心理

素质，都会影响到情绪。为了稳定服刑人员的情绪，民警们需要从各方面进行细致入微的照顾。夏季车厢内会出现阴阳两面，阳光直射的座位温度更高，他们需要不断和列车员联系，调节列车温度，并多分发矿泉水。一旦服刑人员之间发生争执，民警首先会将他们分隔开，再带到车厢协调处理。

看似平静的车厢里，暗流涌动。王春明多年的经验判断，有时服刑人员故意挑衅，和民警的一个眼神对视，都充满较量，“他也在试探，就看你能不能从心理上把他压制住。”

早上7点40分，列车到达终点站。当地监狱民警和武警、铁路公安早已在车站警戒等候，这批服刑人员的档案移交至当地监狱后，遣送任务圆满完成。民警坐上返程的大巴，短暂休息后，他们将返回北京。重任在肩，过程烦琐的遣送任务，容不得半点差错。一旦出错，没有做检讨的机会，“脱下这身衣服，就得穿上那一身衣服。”一位民警打趣道。

选自《新京报》

沧海拾贝

古代“通缉令”为何百试百灵

古代的通缉令，通常是一段文字，用来说明被通缉者的姓名、年龄、籍贯以及体貌特征等，直到唐朝时，才在通缉令上画上罪犯的样貌。但这个画像，不仅是黑白的，还很抽象。为什么这么抽象，还能抓到人呢？

这是因为古代社会人口流动性非常差，一个地方可能三五年都不见得会出现一个陌生人，所以很轻易地就能构建起个人身份证+地方保甲连坐+关卡盘查的三级网格，也就是所谓的“天罗地网”。

早在商鞅变法时，秦国就推行了照身贴制度，也就是现代社会的身份证，上面由官府写明你的详细姓名和身份、籍贯，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法去外地。秦国在统一六国后，在全国推行了这一制度，并被后世所沿用。明朝的出行证明就更为细致：除了身份证明外，僧侣云游还需要有度牒，商旅和赶考的学子还需要地方出路引。

历朝历代皆有保甲连坐制，即如果你所在的村镇有罪犯而你没有检举揭发，就会受到连坐之刑。秦朝的亭长、后世的保长，主要职责就是发现自己辖区内是否有形迹可疑的人出现。

有惩处手段，自然也有奖励措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就流行悬赏制，比如楚平王抓伍子胥时，赏额就高达五万石粮食，宋朝时赏金更是高达5万铜钱。百姓自然乐意去检举身边隐藏的陌生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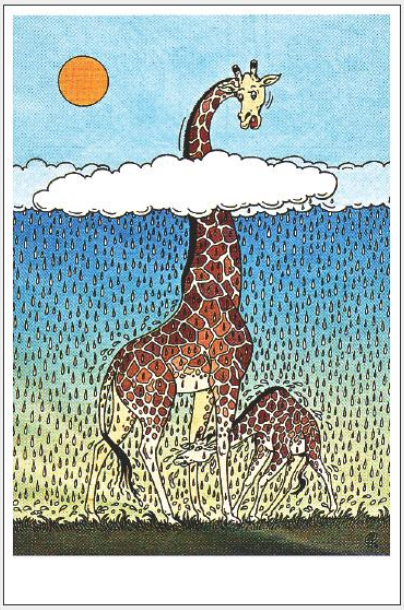
古代道路不像今天这样四通八达，在一些关键路段，往往有城池关卡，而且还不容易绕过去。如果没有绝对的把握能够逃过关卡的盘查，那么就只能从山野丛林里穿行，这个风险是极高的，即便不迷路饿死，也容易碰到野兽。

所以，当一个罪犯逃亡后，朝廷会第一时间在沿途关隘下发海捕文书。这样，当罪犯到达一处关隘后，无法拿出身份证明，就会被当场抓住，但如果拿出身份证明，捕快与海捕文书上的一比对，也会发现就是被通缉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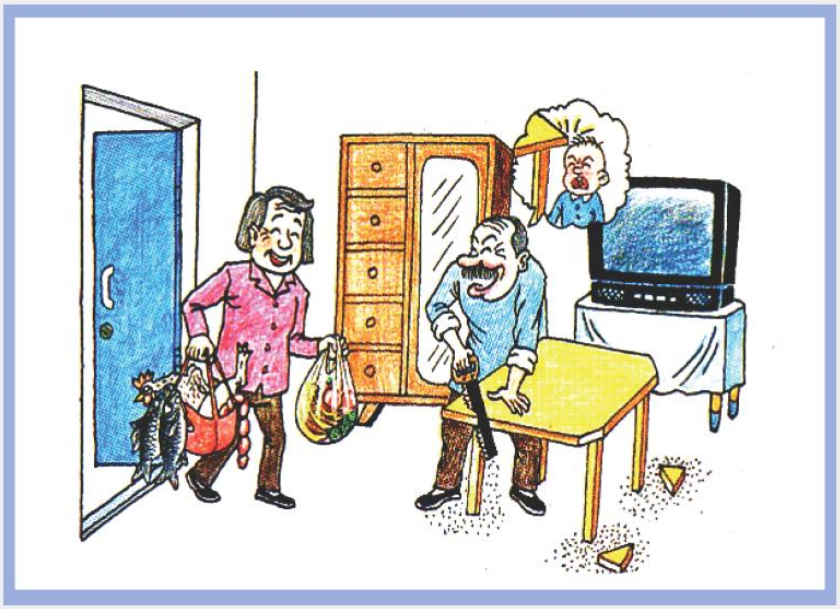
既然靠这些手段就能抓逃犯，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画上一幅并不写实的画像呢？这是因为古代识字率不高，所以配上一幅画像，可以让百姓直观地记住被通缉的人是男是女，是不是大胡子，脸上是不是有颗痣等，方便百姓检举揭发时辨认。

选自《大河文摘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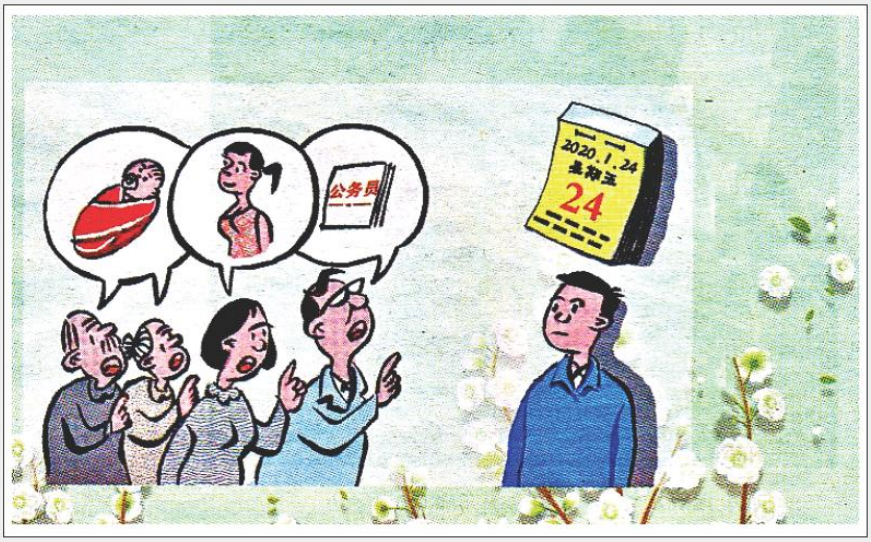
★漫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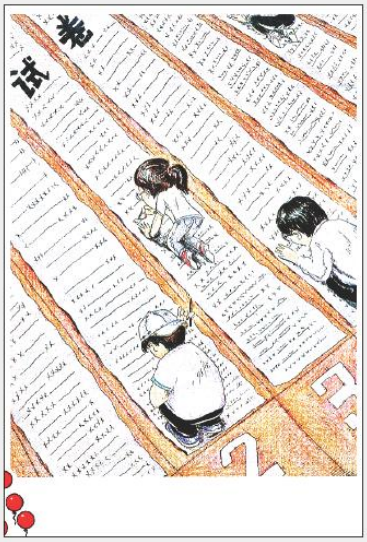
下面是不是下雨了 / 毕力格



今天孙子要过来 / 张生博



布置任务 / 谭平权



学生之路 / 杨晓波



宝宝要玩滚雪球 / 刘志永



争功 / 周喜悦

（摘自《讽刺与幽默》）

欢迎订阅20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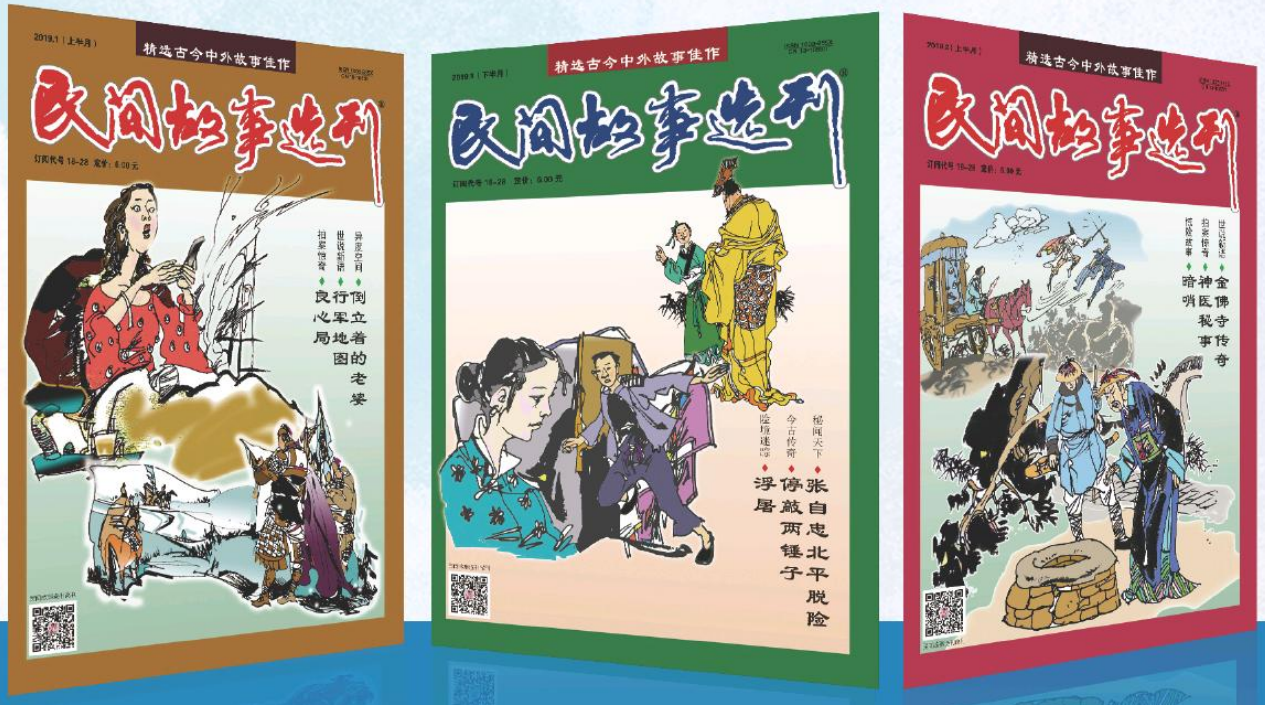
民间故事选刊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中小学图书馆馆配期刊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精品期刊

第一、第二、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民间故事选刊》（半月刊）

订阅代号：18-28

每册定价：6元 全年：24册 年价：144元

邮编：050000 社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电话：0311-87828762 87065018 87046170 87088404

民间故事选刊微刊 民间故事选刊微店

ISSN 1003-255X
CN 13-1055/I

定价：6.00元

ISSN 1003-255X
08
9 771003 255209